

旧券

I 2A5.1

X 2 S(2)-2

神怪武俠小說

紅燈照



1326	
1438	1438
827.88	T10
8	8
3013	3013

神怪劍俠小說
紅燈照卷下 目錄

- | | | |
|-------|-----------|-----------|
| 第十七回 | 寒奸胆釵光劍影 | 負腐屍補服朝珠 |
| 第十八回 | 延慶嘉名州官紓聖慮 | 懷來駐蹕縣令放欵差 |
| 第十九回 | 治國無方空言罪己 | 陞官有徑勇躍勤王 |
| 第二十回 | 施夏楚玉犬遭殃 | 棄秋曹金蟾脫殼 |
| 第二十一回 | 鹿傳霖請旨幸西安 | 龍奉日回函談北闕 |
| 第二十二回 | 開和議傷心十二條 | 收餉銀轉瞬三千萬 |
| 第二十三回 | 羅豐祿飛章劾罪魁 | 董福祥拍電諷恩主 |
| 第二十四回 | 料事如神早知今日 | 其言也善悔不當初 |
| 第二十五回 | 禍首親王加恩圈黑獄 | 頑皮太子被廢出青宮 |
| 第二十六回 | 一臺飛機血活現冤魂 | 卅載報前仇適符讖語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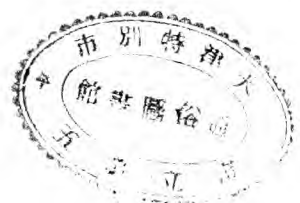
紅燈照卷下 目錄

一

旧參

I 246·4

X Z S(2)-2



第二十七回 風平浪靜擇日回鑾

雨過天青沿途接駕

第二十八回 受惡報惡棍凌遲

接仙緣仙姑賣笑

第二十九回 獨流鎮俠客誅凶

靜海縣匪魁被磔

第三十回 使名稱謝罪國恥毋忘

道號賜鋤姦皇恩普及

第三十一回 天緣琳瑯塵封昭德殿

御容懷惻夢隕紫微星

第三十二回 糊塗宴駕內幕收場

忽促登基全書結局

神怪劍俠小說
紅燈照

著作者 徐哲身

第十七回 寒奸胆釵光劍影

負腐屍補服朝珠

却說善仁的老母和妻妹。一見善仁。厥了過去。頓時舉室慌亂起來。一面先救醒善仁。一面又都跪在本立的面前。求他搭救。本立聽了。便假裝不知此事的樣子。忙問沈蓋道。這件事情。我們統帥那面。是否有人舉發。還是統帥自己調查所得。請娘舅總要看外甥的面上。替我們這位王兄。想一個法子才好。沈蓋聽了。搖搖頭道。這有甚麼法子可想呀。你們難道連右內區警察署署長。吳恆德的事情。都不知道麼。這時候。善仁已經醒了過來。也忙跪在沈蓋的面前道。沈大人。我王善仁的口裏。從來沒有提過拳匪兩個字。這個冤枉。總要求你老人家。高抬貴手。放我一條生路。沈蓋聽了。又裝出無法可想的樣子道。你們且起來。容我想想看。如果想得法子。這是一天之喜。想不出法子。這位王兄。也不能怪我公事公辦。因為我們統帥。到底是一個外國人。我們有多少

事情總與他講不清楚的。本立也忙把大家拖了起來坐下。忙又問沈憲道：「娘舅，我看這事非走我們那位義母的門路不可。我知道我們統帥除了我那位義母的說話，他還有幾句肯聽外，其餘的真是沒有第二個人了。善仁的老太太在旁聽了，忙着拜托本立道：『蔣世兄，你與瓦太太，究有母子的情分，自然比較別人容易進言。』說着忙拉了本立到裏面去，商量了好半天，方始出來。本立一出來，便對沈憲道：「娘舅，我們王伯母說她情願孝敬我們義母，二三十萬兩銀子，要她在統帥面前求情，你老人家想想看，現在我的那位義母，豈是這點點銀子，說得動她的呢？」沈憲聽了道：「對呀，我也是這般想。照我的理想，至少要三百萬，方才可以打動她老人家的心。善仁聽了，忙對沈憲道：『沈大人所說的數目，並非我不肯，一則數目太大，二則我雖然略有家資，無奈都是不動產，一時也來不及。若在幾十萬的數目，我的力量，還能夠勉強湊數。』沈憲聽了道：『三百萬的數目，這是我個人的理想。至於家姊瓦太太，她老人家答應不答應，尙無一定的把握。現在王兄既然無此魄力，這事只好不談。』沈憲說到此處，便把他的眼睛，向那

班兵士看了一看。似乎要叫他們捉人的形狀。善仁的妹子在旁看得清楚。忙岔嘴對本立道。蔣世兄。我有一句不中聽的說話。可是不敢開口。本立聽了忙答道。世妹。這是甚麼事情。這是甚麼時候。大家只要有了主意。快快說出來。還嫌不能一定保住我們王兄。世妹。怎麼這樣半吞半吐起來。善仁的妹子道。我的意思。打算先送沈大人。個人十萬兩銀子。這班弟兄們。每人一百兩一個。作爲吃茶之費。最好要將這件公事。先行代爲洗刷起來。然後再跟着籌款。報効軍餉也好。作爲罰款也好。瓦太太拿去。做花粉之資也好。沈靈接口道。王姑太太這話。倒還有些理道。不過銀子數目。總得談定。若是不能湊集巨數。單是送我一筆。依然仍是廢話。說完。便一把將她拖到後房。出其不意。把她的那張粉靨。捧着連連的。聞起香來。善仁的妹子急忙一面掙脫。一面對沈靈道。沈大人。快不可如此。我是一個孀婦。沈大人難道還不知道麼。沈靈這人。原是色中餓鬼。此時不知怎的。心裏動了淫念。不克自主。忙對她說道。姑太太。你此刻若肯從我。令兄之事。我一定更加幫忙。不然。那就。那就。說到此地。把話止住。善仁的妹子。一見沈靈。

欲作獸行。本想破口大罵。後來又轉折一想。暗忖道。我們哥哥的性命。此時全在他的手裏。若是得罪了他。當然萬分危險。這又這麼好呢。她想到此地。便用一條緩兵之計。對沈蕙道。沈大人。你只要能先救下我們哥哥的性命。我與你的私事。後來總可想法。沈蕙聽了。冷笑道。姑太太。你倒真聰明。竟當我是一個小孩子起來了。今兒的事情。我非得先吃後會鈔。說着。便將她的身體緊緊的抱住道。你從不從。老實快說。不要誤我捉人的公事。善仁的妹子。被他一掙的時候。已經嚇得芳心亂跳。及至聽他這一逼。真弄得又羞又急。沒有法子。只得紅了臉。對沈蕙道。沈大人。我現在有一句。最後的說話。你能救我哥哥。我情願跟你做妾做婢。如果此刻要我馬上從你。這我只好陪我哥哥。到陰間去了。沈蕙聽完。頓時大怒起來。正要用強的時候。陡然覺着自己的頸項上面。似乎有件冷冰冰的東西。向他一碰。同時眼睛前頭。又見站着一位俠客裝束的少婦。把他的一雙丹鳳小眼。朝他一睜道。沈蕙。你敢再不放手麼。說着。又伸頭向外面叫道。蔣本立。你這廝快快進來。本立一聽有人直呼他的名字。起初並聽不出是那一個的。

口。及至走進後房一看。忽見喚他的那人。就是從前口吐小劍。削去他頭髮的那位女俠。只嚇得連連的跪在地上道。回劍仙的話。下官聽了尊諭。奏請剿辦拳匪。若非城破。兩宮走出。下官早已與那五大臣一般了。目下正在幫同瓦德西統帥。辦理搜殺拳匪的事情。自那天到今朝。並不敢違背劍仙的宗旨。說完。又撲咚咚的叩頭如搗蒜。那個女俠聽了。冷笑道。你倒不感謝我的成全之恩。竟敢統同奸黨。威逼忠厚人家起來。說着。又指着沈蕙道。你的罪惡更大。威逼了他的哥哥。不算外。還想強奸他的身子。沈蕙這人。本是一個老奸巨滑的東西。既比本立還要凶惡。又比本立來得玲瓏。兼之早已知道北京城裏。日前到了兩個劍俠。此時一見本立。嚇得如此模樣。他也急忙放了善仁的妹子。一面叩頭。一面答道。女仙在上。小人一時糊塗。誤聽人言。說此地的王善仁。是個拳黨。這件公事。又是上官所遣。幸而正在此地設法援救他們。尙望女仙鑒宥。他說完。只見那位女仙。怒目而視道。你既會辯。這事就算是上官所遣。不能違背。難道調戲婦孺。損人名節。也是奉了上官之命的麼。沈蕙聽了。又連連叩頭求恕道。小人

因慕這位王小姐的品學。求婚則有之。實在並無其他的歹意。總要懇求女仙。饒救小人初次。以後一定改做好人。就是他說完。又聽得那位女仙道。你既答應改過。我姑且饒你初次。但是罪難可免。活罪難饒。說着。口吐小劍。只見一道白光。倏的向沈蓋的耳邊飛過。他慌忙用手去摸。突覺右耳一陣奇痛。當時就有一件血淋淋的東西。從他的頭上掉在地。仔細一看。却是他的耳朵。此時又嚇又痛。除了叩頭罰誓改過之外。那裏還敢講第二句說話。這時候。又見一道白影。倏的向簷外飛去。這才知道那位女仙已走自己的性命。總算保全。慌忙同了本立二人。爬了起來。暗忖道。這件事情。我只有做好人的了。他想完。忙小心翼翼的對善仁妹子道。姑太太。我方才對你的舉動。稍覺冒昧一點。務必請你不要見怪。我現在馬上就回去。竭力替你令兄洗刷。只要空口求得下來。你起先所說的那筆銀子。或可省去。這位女仙的吩咐。我一定要遵守的。善仁的妹子聽了。知道此事。幸虧這位女仙相救。一面望空叩謝。一面對沈慕道。沈大人。你只要能夠保全我們哥哥的性命。不管這位女仙如何說法。我們這裏素以忠厚待人。

斷不肯做那些過橋抽板的事情。總平良心。從重酬報。就是沈蕙聽了。生恐那位女仙。尙未走遠。那裏還敢多說。自然諾諾連聲的。同了本立兩個。率領那班兵士去了。後來沈蕙對於別人。仍舊是狐假虎威的。並不改善。所以他的結果。不及本立的來得好。此是後話。慢慢再提。現在再說賽金花。她聽見瓦德西說。要把啓秀徐承煜二人。捉來過堂。她就催瓦德西道。此刻正在沒事。何不就把啓秀徐承煜捉來問問呢。瓦德西聽了道也好。便在儀鸞殿上。設了公案。先提啓秀。只見他依然紅其頂。花其翎的。甚是威風。原來啓秀。自恃孝欽后。恩眷甚隆。端王載漪。大學士剛毅。都是一鼻孔出氣的。不久會來保釋。又因自己位居尙書。乃是中國的大臣。雖然被外人所執。到底體制攸關。所以仍是朝珠朝服。翎頂輝煌。並沒有失去大臣的體統。瓦德西見了啓秀。便問他道。你是甚麼官職。啓秀答道。兵部尙書。瓦德西又問道。你既是中國的大臣。理應替國家修明政治。輔佐皇帝。才是爲甚麼縱容拳匪。傷害外人。啓秀答道。中國優待外人。可謂已盡地主之誼。外人理應年年進貢。歲歲來朝。才是何以事事欺凌中國。目無天朝。幸而義

民忠心爲國。我朝廷獎勵他們。也是正理。何得謂之縱容。傷害是指少數而言。我們恨不得踏平外國。你說傷害。還是初步呢。瓦德西聽了道。你既被執。尙敢如此倔強。便提筆判道。啓秀罪案。已電政府請示。在未奉批回以前。着將啓秀。每日罰作苦工十小時。以待政府命令辦理可也。判畢帶下。又提徐承煜問道。你是甚麼官職。徐承煜答道。我是刑部侍郎。瓦德西又問道。聞你父親盡忠的時候。你不陪他同死。乃是不孝。對於你們國家。鬧出如此大禍。乃是不忠。你這不孝不忠的罪名。比較啓秀。還要罪大。我也不必問你。你所謀的宗旨。當然與啓秀一樣的了。徐承煜道。宗旨雖同。如果此刻貴統帥能夠赦我。我也可以服從你們。瓦德西聽了道。啓秀雖然不明大勢。還能始終抱定宗旨。猶可說也。你是無恥已極。真無辯論的價值。說着。又提筆判道。查得徐承煜。尤比啓秀荒謬。在未奉德國政府命令以前。每日罰作苦工十二小時。瓦德西判完。回到宮裏。却不見了賽金花。正待派人尋找的當口。忽見賽金花笑嘻嘻的由儀鸞殿的後面走了出來。對他說道。我已命人預備汽車。瓦德西道。此刻要備汽車何用。賽金花聽了道。

我要你陪我坐了汽車。出去兜個圈子。瓦德西聽了笑道。你直恃寵而驕。賽金花不待說完。忙接口道。寵則有之。驕從何來。說完。便拖了瓦德西便走。坐上汽車。吩咐車夫道。我要去看徐啓兩個。究作甚麼苦工。車夫聽了。忙向大胡同那面兜去。原來那班留京的拳匪。大半躲在班子裏面。既被洋兵。按戶搜殺。他們的死屍。八大胡同自然最多。沿街背負屍體。這是苦工之中的最大工作。賽金花因要看這工作。當然要將汽車。放到那兒。那時賽金花和瓦德西二人。並坐車內。所有沿途的洋兵。個個都朝他們這部汽車。舉鎗行禮。雖是舉鎗之禮。是對瓦德西一個人的。但是賽金花是與瓦德西二人。並肩而坐的。那班洋兵。究竟不便于行禮的時候。特地聲明。只行瓦德西。不行賽金花。誰知賽金花。恬不知恥。在那班洋兵。舉手行禮之際。她偏頻頻向行禮那班洋兵。點頭回禮。她正在得意洋洋。樂不可支的當口。忽見路旁。有兩個紅頂花翎。朝珠補服的官兒。僵僵其身。蹣跚其步。每人的肩膀之上。各人背上一個腐爛的屍體。那種狼狽的樣兒。令人看了。沒有一個人不在捧腹大笑。賽金花見了。更是笑得像花枝招展的一般。只

去拉了瓦德西的手說道。你快看呀。天底下竟有這樣的奇事。我說這位啓尙書和徐侍郎。已經身爲囚犯了。何必還要搭起這個臭架。不肯把衣帽除卸。我們中國有一句俗話。對於捐納虛銜的人員。叫做頂戴榮身。我此刻看了他們兩個。這真正是頂戴榮身了。瓦德西聽了。便對賽金花笑道。你的這一張尊嘴。夠刻薄。怎的還如在倫敦一樣。賽金花聽了道。你說我說話來得刻薄。我說你的行爲。還要比我刻薄呢。瓦德西聽了道。我的行爲。怎會刻薄。賽金花道。你若不判他們兩個。罰做苦工。試問像這般的奇形怪狀。會不會到衆人的眼簾裏來的呢。瓦德西聽了道。我的初意。他兩個。罰作苦工。不過深恨他們兩個。釀成如此髣洋的大禍。且讓他們吃點苦。再說。何嘗會防到他們身爲囚犯。還要大搭臭架。這種形狀。真可謂千古未有的奇觀了。賽金花正要答話的時候。又見有不少的洋人。站在樓上。對啓徐二人。在那兒用快鏡拍照。同時又闖起了一陣很輕薄的笑聲。再看看他們兩個的臉色。可憐也會紅了起來。賽金花和搽了胭脂一樣。等得看夠。方才同了瓦德西。直向宮裏而來。甫抵宮門。只見兩旁。站滿了朝衣

朝冠的官員。一見她的人。頓時一排排的。走近她的面前。請安不迭。嘴裏還跟着說道。求五太太栽培。賽金花細細的將他們一看。方才知道是一班候補官兒。內中還有因染拳匪彩色的。要求她洗刷罪名。因被端王革職的。要求她開復官職。紛紛擾擾。大有把她當作太后娘娘看待。誰知賽金花此時。早以瓦德西夫人自居。把在八大胡同賣笑的事情。已經忘記得乾乾淨淨。居然對於這班官員。隨時發放。這樣一來。那就更不得了。第二三天。竟有一班無恥大臣。前來上朝起來。據當時知道他們內幕的說。賽金花的賄賂最多。沈蕪次之。蔣本立又次之。他們三個。固以瓦德西做幌子。上下其手。狼狽爲奸。其實瓦德西。還睡在鼓裏呢。現在又將北京的事情。擱下。再來補說孝欽后。和德宗那班人。遇過拳匪以後。沿途經過的情形。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延慶嘉名州官紓聖慮

懷來駐蹕縣令放欽差

却說孝欽后。和德宗一班人。於七月二十一的那天黎明。步行逃出德勝門外。跳上路旁的驛車。正想向貫市走去。忽然碰着百十個拳匪。幾至受窘。後來幸虧慶王等人同

了馬玉崑的一千多軍隊。追蹤上來保駕。方才免難。慶王奏請快快前進。這才來到貫市。始由光裕駝行主人李姓的。獻上駝轎三乘。聊代玉輦。姓李的還想略備飲食。以備太后充飢。誰知太后胆小。恐怕洋兵追來。情願忍餓逃難。太后便同皇后。大阿哥三個。同坐一乘。德宗和溥倫。同坐一乘。其餘一乘。是隨扈各位王公大臣。互相乘坐。這天晚上。宿在一個小村落之中。可憐這個村落。小得沒有村名。一共不過十幾間草屋而已。那村裏的農民。從來沒有見過太后和皇帝。頓時圍了攏來。指手劃腳的。互相耳語。溥倫本想將他們趕開。還是德宗傳旨。不必驚嚇農民。任他們觀看。就是。所以那班農民。竟得細細的仰瞻天顏。當時見太后。只穿一件藍布夏衣。頭尙未梳。皇后穿的紫紅長衣。顏色極舊。德宗穿的黑紗長衫。黑布戰裙。滿面愁容。時嘆氣。太后等人。因爲沒有鋪蓋。只得大家團坐一夜。這天太后勺水未進。並不知餓。第二天。天未大明。復向延慶州進發。馬玉崑的軍隊。不能熬餓。沿途掠於民間。慶王等人。還想禁止。那裏能夠。那時天氣。又來得奇熱。一路慢慢的走去。上自太后。下至兵士。沒有一個不是叫苦連天。直

到旁晚方抵居庸關。延慶州知州秦良奎得了信息。從小路迎了上來。跪奏之後。忙將他自己坐的蓋呢四轎。讓與太后乘坐。因爲距離衙門較遠。如果畚了進去。反於行程有碍。太后主意不必就攔。仍往前進。二十二二十三的兩天。都是住的破廟。那時是逃難。不比在北京的時候。一個州縣官。不能常與太后講話。那天秦良奎因太后皇上走的是他管轄的地方。責任所在。只得扶了太后的轎子而走。太后便在轎內問他道。這裏都是你所管的地方麼。秦良奎隨走隨奏對道。此地都是延慶州境。歸臣管轄。太后聽了。又問道。此地到懷來不遠麼。秦良奎奏道。明天可到懷來。太后聽了。急忙腳踐轎底。手拍攔手的欄板。催速前進。秦良奎又奏道。後面的軍隊。人數衆多。此地路狹。不能同時並進。若是單顧老佛爺所乘的鸞輿。往前抬去。自然可以快些。但是沒有軍隊保護。倘有疏虞。臣就吃罪不起。太后聽見不能快走。便急得儘管皺眉。秦良奎見太后如此樣兒。恐怕聖體急出病來。行路更是不便。忙想出些話來。寬慰太后道。老佛爺不必憂慮。既已離了北京的險地。此去都是平安之境了。况且臣於此刻。忽然想着一個佳

兆太后聽了。便很注意的問道。你想着的是甚麼佳兆。快奏與我聽聽。秦良奎聽了。慌忙奏道。此地名叫延慶州。老佛爺的玉童。既已踏入延慶境地。一定有慶可延。往後的國事也一定吉慶如意了。太后聽了。頓時微笑了一笑道。你這官兒。倒會說話。不過我們出京頭一站。就遇着這樣吉慶的州名。討個彩頭。真也很好。慶王聽了。也奏道。此人所奏甚是。明天我們就到懷來。卽以懷來二字而論。也是百姓感戴天恩的意思。太后聽了。方始安心走路。不再催道快走了。二十四的那天辰刻。秦良奎看看。已入懷來縣境。忙奏太后道。此地已是懷來地方。臣就在此地。叩別兩宮。打算回州辦事。太后聽了。道。好好。你就快快兒的回去辦事。北京如有甚麼消息。你可飛速飛速報知。突助就是。秦良奎聽了。便跪在路旁。恭送御駕。直等走遠。方才回去。不提單說孝欽后。他們於午刻已抵懷來縣城。等得御駕給進大堂。縣令吳永。方才知道太后皇上到了。慌忙奔至大堂側面。跪迎聖駕。太后下了轎子。便諭吳永道。你可隨我進來。吳永聽了。慌忙在前引路。把太后領至他的夫人房內。他的夫人。是曾襲侯紀澤的小姐。深通文墨。對於宮

裴儻。謝都。很明白。便在房內。跪接聖駕之後。因見太后的鳳鸞。亂得已經不成模樣。奏請太后。可否暫容職婦。代爲梳沐。太后聽了。點首許可。吳夫人便替太后梳起頭來。太后一面讓吳夫人替她梳頭。一面用手連拍梳妝檯道。快弄東西來吃。我出京三天。只吃了三枚鷄蛋。吳夫人聽了。忙令僕婦去做點心。這時候。吳永已請皇上住在他的簽押房裏。皇后住在他的子婦房裏。早知兩宮沿途受餓。忙命預備上等魚翅酒席三椀。分陳太后。皇上。皇后三處。太后吃的時候。看她的樣子。似乎其味無窮。吃完之後。太后便把皇上叫來。對他道。我們現在雖然算離虎口。第一樣要緊的事情。就是餉糈。南五省籌款較易。非得派人前去坐催不可。皇帝想想看。到底派誰去。來得穩當。德宗聽了。道。臣兒意思。此地的吳永。尙屬幹練。派他持了臣兒親筆硃諭。兼程前往守催。不致誤事。太后聽了道。這也好。皇帝就去下硃諭。德宗聽了。忙回到簽押房裏。便用普通信紙寫好硃諭。蓋上國璽。幸而孝欽后到底有點才能。她於臨走之際。百端不拿。只將那顆國璽帶在身邊。不然。要下上諭的時候。就要爲難了。德宗寫好這道硃諭。忙又親自送

至上房請孝欽后看過。孝欽后閱畢，便召見吳永道。現在我們很要用錢，我就派你爲欽差，持了皇帝的硃諭，限你七天之內，必要趕到南京，把我們這裏的情形，傳諭江督劉坤一，命他飛速籌解巨款前來，不得有誤。吳永聽畢，慌忙磕頭謝恩道：「臣奉上諭，前往江南催餉，此地縣印交付何人管理？」太后聽了道：「這裏同城的，還有甚麼官兒麼？」命他兼攝縣篆。就是吳永聽了，奏道：「此地同城，並無其他的官吏，只有本縣典史，職位太小，照例不能兼攝縣篆。孝欽后聽了道：「現在是甚麼時候，那能顧得許多？這個典史，快去召來。」吳永聽了，忙把典史叫來，誰知這位典史，姓楊名錄，四川漢州人，現年已經七十一歲。從前在籍的時候，本是一個雜糧店夥出身，因與親戚涉訟，被本州知州當堂褪去褲子，打了五百小板。他於事後，立志必要做個現任知縣，以吐這股冤氣。他那時還只有三十歲，便在親戚朋友各處，東湊西借，捐了一個試用典史。可憐整整的候補了四十個年頭。方於本年的春天，委署懷來捕廳，他接印的那一天，忽然之間，捧着那一顆典史官印，號啕的大哭起來。他的捕役當時還當這位典史老爺，發了瘋了。不

然這是上任大吉的喜事。何以如此悲傷。豈知這位右堂老爺倒也不怕難。以爲情。居然把他吃板子的事。情以及立志要捏縣印的心思。統統說與大家聽了。他又說道。可憐我候補了四十年。方才署到這缺。若要陞到正堂。我這個人。非活二百歲不可。我又是兩袖清風。一無宦囊。報捐大入。成遇缺選的知縣。這一世裏頭。當然沒望。所以如此傷心。你們不要笑我。那班差役聽了。只得安慰他道。老爺倒不要這般說。官場如戲場。老爺越級飛陞起來。捏個縣印。也不甚麼希罕。他聽了之後。明知大家都是寬慰他的好意。只得揩乾眼淚。辦起公來。這天正在發放囚糧。忽然聽見太后皇上。因爲逃難。突然後來到縣裏。他是有生以來。沒有見過兩宮。原來清朝的律例。必須知縣。方准引見。這引見。就可跪着地上。捧了綠頭簽。在兩宮面前。雖無召對之榮。尙有履歷可背。不比佐雜小官。謂之驗看。驗看是派大臣驗看的。謝恩的時候。也在宮門謝恩。所以佐雜班子。從來沒有看見皇帝。這天楊錄。放舉囚糧。正想設法。前去偷看皇帝一下。死了也好瞑目的時候。忽見他的正堂吳永。忽忽忙忙的走來對他道。你快穿戴衣帽。太后召見你。

呢。楊錄聽了這一嚇。非同小可。忙向吳永搖手道。卑職不去。卑職不去。吳永聽了。問他何故。他答道。卑職一則不知儀制。二則奏對失旨。卑職這個前程。就要不保。吳永道。現在太后皇上。都在堂廡的時候。儀制一層。倒也不講。你說恐怕奏對失旨。這也不可。防。我來教你一個絕訣。你時刻召見的時候。你只要抱定多磕頭少講話的宗旨。就不要緊。楊錄沒法。只得跟了吳永。來到上房。見了兩宮。磕頭之後。太后把他一看。見是一個龍鍾的老頭子。不過太后看了知縣這種官職。還不及平常百姓家裏一個家主。對於車夫來得着重。現在亂世。同城又沒有第二個官兒。便諭知楊錄道。吳永已經派往江南催餉。所遺這個縣缺。你去辦理。楊錄聽了。磕頭謝恩出來。可憐他一個人。儘站在大堂上。在那兒發呆。及至吳永交印給他。他始問吳永道。卑職此刻不是在做夢麼。吳永此時。那有這多閒空功夫。來和他談廢話。只把那個官印。交給他之後。又急急忙忙的回到太后那兒去了。太后又諭吳永道。你得今天起身。吳永聽了。忙奏道。老佛爺現駐臣署。臣須在此伺候。那敢離開。太后聽了。忙諭道。餉糈要緊。這裏不必你管。吳永聽

了。只得請訓。就道：不到幾天，已經到了南京。他便坐了轎子，直赴督轅。頂門拜會，原來清例，知縣寫見督撫，須下州縣官廳。吳永既是特放的欽差，且有上諭在身，還有親口傳旨，須問的說話，所以要用頂門拜會的體制，並非妄自尊大，却是恭敬君上的禮節。頂門拜會，是尙書拜侍郎，制台拜撫台的禮節，怎麼叫做頂門拜會呢？清朝職官，都是坐的四轎，督撫至道員，是綠呢轎子，知府是藍呢轎子，下面四圍，是用大紅呢鑲邊。同通州縣，也是藍呢轎子，不過下面四圍，是用紫呢鑲邊的。所謂八抬八挈的轎子，督撫要在大典之時，方才一坐，平時仍坐四轎。轎夫所拄的那根本桿，叫做杵，所以還有打杵拜會的名目。頂門拜會，是制台去拜同城的撫台用的。譬如制台，這天要拜撫台，他的愚弟帖子，在他未出，自己衙門以先，已經由當差的，預先投到撫台那裏。撫台只要一聽迎接客人的三聲大炮，他就大帽袍套的，站在煖閣之後，二堂之上。在那兒迎迓。那時制台的轎子，已是飛奔直到煖閣。那兩扇麒麟門，不必有人通報，頓時呀的一聲，開了開來。制台的轎子，擦進煖閣，便在二堂之上下轎。同了在迎迓的那位撫台，來到

花廳。這是頂門拜會的禮數。打杵拜會呢。撫台用晚生的帖子。去拜同城的制台。或是不相統屬的文武官員。互相拜謁。客官的轎子。到了主人的煖閣之前。大堂之上。那個轎班使用所謂杵的那根本桿。將肩上的那根轎槓挂住。停在那兒。再由當差的投帖進去。主人見則開麒麟門。又由當差的高叫一聲請。客人的轎子。方才抬進煖閣。主人却不在二堂之上迎迓。僅由當差的高擎那張名帖。導入花廳。主人再出相見。如果不見。也由主人的當差。高擎名帖。到客人的轎子前面。下一個半跪道。擋大人的駕。或是老爺的駕。客人的轎子。便自回轍。頂門拜會的炮。見轎就放。因爲萬無不見之理。打杵拜會的炮。要待開麒麟門的時候方放。因爲有請見。有擋駕之分。那就不便先放了。現在再說那時。南洋大臣。兩江總督劉坤一。已知兩宮西狩的信息。方在同藩臬兩司。談論北京的事情。忽見一個當差的。飛奔上來。稟道。吳永吳大人。奉了太后懿旨。持了皇上的硃諭。前來拜會。劉坤一聽了。大驚失色。忙叫快排香案接旨。一面將吳永請了進去。就請吳永面南而立。他在下面。行過三跪九叩之禮。站了起來。問吳永道。聖躬安。

否。吳永謹答道：兩宮甚安。現有諭旨在此。說完忙將上諭遞與劉坤一。又將傳旨的說話對他說了。劉坤一接來看畢。便對吳永道：主憂臣辱。主辱臣死。現在兩宮如此狼狽。都是我們做臣子的不能辦事。以致累及兩宮。真正罪無可道。我們只有盡力籌措款項。請老兄解往行在便了。後來吳永將餉解到太原。兩宮已往西安。吳永迫到西安。兩宮念他催餉有功。才又可用。便把他放了。通永道：旋調廣東省的首道。此是後話。說過不提。至於那位楊錄。等得後來袁世凱總督直隸的時候。知道他是太后親口放的。便把他補了懷來的寶缺。又因他的底官。尙是典史。又叫藩司填了一張不論雙單月試用知縣的執照給他。這位楊錄。方才達了他想做知縣的目的。當時北方在拳匪沒有鬧事以前。早有兩種童謠。一種是寡婦孤兒快快來。一個知縣變道台。一種是有心不怕難。老羊做縣官。起初大家都解不出這個意義。等得吳永由知縣放道台。楊錄由典史陞知縣。方才知道應了這話。當時楊錄接了縣印之後。索性把縣衙門搬到典史署內。騰出大堂二堂。作爲兩宮的行宮。當天晚上。吳夫人又請太后皇后沐浴。沐浴之後。

忙將簇新全新的漢裝女衣呈請太皇后更換。晚上的酒席比午間來得講究。各人都是獨擲的燕窩席。太后邊吃邊諭吳夫人道。你們在此地真享福。俗語說的在京會和出京官。我到了現在方知這句言語很對。很對。吳夫人當下聽了不禁一嚇。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治國無方空言罪己

陞官有徑勇躍勤王

却說吳夫人聽見太后說她享福不禁大嚇一跳。慌忙跪下磕頭不迭。太后道。你且起來。我說你們享福。原是想著昨前兩天我們的吃苦。所以見了這樣燕窩席。便觸動我的悲傷。其實此等酒席我也明知你們專爲我預備的。豈有一個小小縣令的家裏。真會自奉如此之豐的呢。吳夫人聽了忙奏道。職婦丈夫吳永。雖無其他大才。不過平時尙能知道清慎勤三個字。仰體老佛爺以儉治天下之心。太后聽了。點點頭道。這樣方才不負你們曾氏家訓。吳夫人又奏道。老佛爺連日受了沿途的風霜。伏請早些安睡。方姑聖體康健。太后聽了。真的這天晚上。太早就睡。第二天五鼓醒來。德宗已來請安。

請安之後。便問行程。孝欽后道。我想洋人在京。我國方面。必須有人主持對付。我們應辦的事情很多。姑且就在這裏住。牠兩天再說。說完。便問德宗道。我想命榮祿。徐桐。崇綺留京辦事。他們到底老成持重。不致鹵莽從事。你快去擬一道諭旨。德宗聽了。就在孝欽后面前。一揮而就。孝欽后接來一看。見措辭的大意。是兩宮不得已。西幸。特派榮祿。徐桐。崇綺留京辦事。迅籌辦法等語。孝欽后看畢。忙交慶王奕劻。專人送京。這時候的孝欽后。待遇慶王奕劻。已不比拳亂開動。載漪掌權時的樣子了。見他隨扈出京。沿途每有奏對。尙屬得體。所以遇事。倒也與他諮商。就是德宗。自從戊戌以後。軟禁瀛台。不准干預國政。現在是外侮當前。正要借他出面。所以無論大小事件。都也問他一聲。德宗也知國事。陸危。兵禍未解。若再一言不發。坐視載漪等人。必再乘機搗亂。那就補救不及了。當下便請示孝欽后道。臣兒想于此時。不待外人先發。我們自動的。先下一道罪己之詔。這才可以使留京的臣工。辦起事來。始有宗旨。孝欽后聽了。尙在躊躇。載漪在旁聽了。暗道一聲。這事不好。罪己之詔。分明是對外人認錯。既是認錯。必有辨錯。

這事之人。我是這回主動的一份子。這樣說來。我豈不是就有罪名了麼。他想完。忙奏道。臣看罪己之詔。萬萬不能就下。爲甚麼理由呢。現在洋人佔了京城。氣燄正盛。將來我國和他們交涉的時候。是非之點。就在這個上頭。若是我們所謂不打自招起來。那時還有發言餘地麼。孝欽后聽了。便把眼睛很很的釘了他一眼。德宗便大聲道。國事已經如此。尙思強詞奪理。欺人自欺麼。慶王奕劻。貝子溥倫也同聲奏道。皇上主張罪己。這真是釜底抽薪之法。我們若再因循下去。恐怕這次的兵禍。很不容易就了呢。孝欽后聽了。他二人之言。本不贊成。只因洋兵實在來得厲害。所謂好人不吃眼前虧。她又想了半天。方對德宗道。罪己之詔。未嘗不可下。不過措詞須要得體。不得失了朝廷的體面。德宗道。臣兒之意。詔上的措詞。單對我國人民而言。末後只要加上一兩句。保護各省教堂教民的話。語就是了。孝欽后聽了道。皇帝說得尙是。這道罪己之詔。明兒准下可也。所以罪己之詔。是七月二十六的那天的當日。孝欽后又對慶王奕劻道。我昨兒晚上。得了一個怪夢。恐怕徐桐。崇綺二人在京。有甚麼不利的事情麼。奕劻聽

了。忙問何夢。孝欽后道。我昨兒那晚上。自然好睡。誰知正在迷迷糊糊之際。忽見徐桐。舉綺他們兩個。面黃慘白的。走來對我道。老佛爺奴才等無狀。不能伺候聖躬。辦理國事了。他們兩個說完這話。忽又不見。孝欽后說到此。又問奏劄道。他們二人難道已經盡難了不成。奏劄聽了。忙奏道。這是老佛爺天恩高厚。垂念老臣的意思。所謂目有所思。夜有所夢的。便是。孝欽后聽了道。你可專人往京探聽。探聽奏劄聽畢。忙去辦理。這天旁晚。孝欽后正在湘吳夫人閒談的時候。陡然之門。聽得門外人喊馬叫起來。已經嚇得心裏亂跳。方待看人查問。只見李連英急急忙忙。嚇得面色大變的。奔進來對孝欽后道。老佛爺大事不好了。洋兵殺來了。孝欽后聽了。也不答話。只問這個衙門可有後門。德宗聽了。急忙一面對孝欽后道。老佛爺此別萬萬不可出去。一面命皇后快取他的衣帽。孝欽后問他。此時忽要衣帽何用。德宗道。臣兒要去與洋人講理。說完連衣帽也來不及穿戴了。慌忙拔腳就走。皇后一把忙將他拖住道。皇上萬金之軀。怎好身臨險地。孝欽后在旁。忽指着德宗對大家道。你們快看。皇帝瘋了。於是大家也把德

宗圍住。不令他出去。德宗只急得蹂脚道。洋人最講公法。朕以正理駁之。洋人決不害我。你們圍住不放。頃刻亂兵一至。那時玉石不分。累及母后。如何是好。朕倒不瘋。你們才瘋了呢。孝欽后在旁。明明聽見。却也一聲不響。他們這裏正在亂圍。人多嘴雜的時候。忽見慶王奕劻。由外面奔了進來。向太后奏道。老佛爺勿驚。外邊軍隊。乃是現任甘肅藩司岑春煊。前來勤王之兵。孝欽后聽了。忙問道。真是我們自己的兵麼。奕劻道。岑春煊。已在大門外面候旨。孝欽后聽了。道。快快宣他進見。原來五月十六那天。洋人照會直督裕祿。要他立刻交出大沽口的炮台。裕祿飛奏進京。孝欽后見了。那本奏摺。不禁大怒道。洋人如此無禮。欺人太甚。便下上諭。命各省督撫。飛速率兵勤王。那時陝甘總督奎俊。接了那道上諭。首先即派藩司岑春煊率兵三千。兼程入都。無奈沿途都是旱道。既無火車。可以載兵。酷暑行軍。更屬不易。直至這天方到。打聽兩宮已幸懷來。連夜趕來。計其時日。已經兩個月了。岑春煊一見兩宮。驚在此地。便把軍隊。分紮城內城外。自己帶了親兵營一營。來到縣署。報名進去。正遇慶王奕劻。奕劻前來。奏知太后。

等得把岑春煊召進。孝欽后便垂淚問他道：「你這回來，帶了多少軍隊？何以如此之慢？」岑春煊磕頭奏道：「臣帶來三千兵士，只因沿途都是旱路，還是兼程而進，已經走了二個多月。」孝欽后聽了，又問道：「你知道洋兵可來追趕我們麼？」岑春煊又奏道：「臣據探報，洋兵於二十一日的那天午刻，分佔宮禁後，連夜派兵追至保定而還，幸而兩宮走的岔路，不然，那就驚動聖駕了。」孝欽后聽得洋兵果來追趕，又佔宮殿，不禁放聲大哭起來。岑春煊又奏道：「臣又聽人傳說，洋人極信李鴻章，要他出來，似乎才有議和之望。」孝欽后聽了，便嘆了一口氣道：「我此刻心慌不定，一時也沒主張，且待王文韶他們到來商量之後，再說。」說着，又問道：「你可知徐桐、崇綸他們兩個的消息麼？」岑春煊奏道：「老佛爺提起他們二人，臣有一個不好的消息，正要奏。」孝欽后聽了一驚道：「你有甚麼不好的消息，快快奏來。」岑春煊奏道：「大學士徐桐、尚書崇綸業已盡忠。」孝欽后聽了，急問道：「你在怎講？」岑春煊道：「徐崇二人，確已自經。」直督裕祿父子、督師李秉衡均死國難，還有尚書啓秀、侍郎徐承煜都被洋兵捉去，生死未明，其餘被害以及自殺的，總在幾千以

上洋人可惡。真達極了。孝欽后聽畢。又掩面痛泣道。我本想在此地。再住幾天。汝既知道洋兵追到。便定他間計多端。難保不向此地追來。准定明早五鼓起程。汝可居我廊外守衛。岑春煢了。爾必遵旨。不敢違誤。孝欽后聽了。揮手令出。這天晚上。孝欽后連夜飯都沒有吃。時時啼泣。及至半夜。忽然驚醒。大叫道。不好了。洋人追來了。此時岑春煢環刀直立廊下。一應太后夢中的驚嚇之語。慌忙在外大聲奏道。臣春煢在此保駕。洋兵即來。臣願拚死與之一戰。也要保你兩宮的安全。孝欽后聽得岑春煢如此一說。胆子稍爲放大了些。立時召進岑春煢。諭之曰。爾朝新臣。却有汝的這樣忠心。國家何至爲人欺凌。我們母子。何至狼狽到這般田地。將來若得復國。我們母子。必不忘汝的大德。岑春煢聽罷。真嚇得汗流浹背。慌忙伏地連磕數百道。奏佛說。這般高厚之恩。真正折死小臣了。孝欽后正要答話。忽見李連成進來奏道。王文韶父子。追趕上來。已在門外候旨。請老佛爺的示。還是明晨召見。還是此刻召見。孝欽后忙道。快把王老頭子召來。連英去。後馬上便將王文韶引了進來。王文韶見了老佛爺。頓時老淚潸潸。

伏地痛哭。孝欽后也哭。大家哭了一陣。孝欽后方問京中的情形。及聽王文韶所奏的消息。都與岑春煊所說的相同。只有五德西帶了一個名叫賽金花的妓女。佔據儀鸞殿裏。褻瀆宮禁的一件事情。爲岑春煊所不知道。沒有奏明。孝欽后聽畢。更發急道。這是我宮內一切的珍寶。和那三千萬兩現銀。一定都被洋人所擄了。王文韶奏道。珍物錢財。到底事小。最要緊的是。要請兩宮迅速前進。照老臣愚見。愈離京遠愈好。孝欽后聽了。傳旨。連夜便向宣化府進發。二十七的巳刻。抵宣化府城。來至府署。知府阿赫文正在替兒子娶親。綵棚高搭。鼓樂盈庭。闔城文武官府。都在那兒賀喜與宴。慶王奕劻。王文韶二人。見了大怒。喝令先將阿赫文拿下。聽候聖旨辦理。等得兩宮進了府署。奕劻。王文韶。便把阿赫文。不知國難。當此時候。猶替其子娶親。實屬荒謬已極。孝欽后聽了。雖然怪阿赫文。沒有忠君之心。罪無可道。但是正在國家多事之秋。對待臣下。似乎宜寬不宜嚴。僅把阿赫文革職。永不敘用。所遺宣化府缺。暫由首縣兼署。同日又得江蘇巡撫鹿傳霖奏報。帶兵勤王。擬在太原候旨。孝欽后便令鹿傳霖。兵屯太原。無用迎。

接上來。又對慶王率帥上文詔諸人道。汝等爲我記著。這次凡來勤王的臣工。都是第一等忠於皇室的好臣子。一候大局粗定。必要重用。做到的做到此種。倒要插入幾句閒話。大凡君主之國。他是一姓之險。要人富就富。要人貴就貴。要人活便活。要人死便死。所以一班臣下。一時貪圖富貴。非但不知孟子所言民重君輕的意思。單是對於皇帝的稱呼禮節。已是卑鄙醜陋。令人直要羞死。像岑春煊鹿傳霖之輩。他們的率兵勤王。無非是貪圖祿位。視匹夫匹夫一般。所行所爲。更加造成專制君主的氣燄。此等勤王的舉動。完全是一個投機事業。那裏及得現今的民國。主權在民。最高政府。不過是個公僕。既是公僕。自然沒有人去用那卑鄙醜陋的手段。共維那些公僕了。更有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要將主權交付民衆。使民衆有選舉複決之權。若早幾十年。就把滿清專制政府推翻。何至於鬧到信任參謀。自召外侮。那些賠款捐稅。我們民衆也不必担負。這種巨額了。所以在下說岑春煊鹿傳霖那班人物。當日的勤王。明是一條陞官的捷徑。表面上看去。在下這話。未免略覺刻薄一點。按之真理。只有天下爲公四

個字。至於他們。適成一個反比例。個人私利罷了。問話說。書歸正傳。再說兩宮。在宣化住了四天。八月初六那天。抵大同府。駐蹕總兵衙門。這時候的各省官吏。都已知道兩宮西狩的行程。預爲布置行宮。一切均甚周備。大同府城。却是四鄰探母那齣劇上。所謂番邦蕭太后的京城。現在還有九龍照壁在那兒。一切飲食住址。真勝懷來十倍。兩宮也只住了四天。初十那天。又續派留京辦事大臣八人。都是從前奏請剿辦拳匪的人物。蔣本立於破戒的頭一天。被那位女俠爽快所逼。也上了。一個請旨嚴懲拳匪的摺子。因他上得最遲。太后的腦海裏。還有影子。所以他居然也是八人中的一份子。這件事情。真是爽快女俠成全他的了。同日晚上。孝欽后又下了一道上諭。除了已奉明令的留京辦事大臣之外。其餘的大小臣工。統到行在辦事。十三那天。過的雁門關。十五駐忻州。兩宮已換黃轎。十七進駐太原省城。巡撫毓賢。早將轎改爲行宮。一切陳設。以備御用的東西。都是高宗駕幸五臺山的舊物。此時的毓賢。自知他是這次的罪魁。心裏非常憂懼。便在李連英面前。悄悄的孝敬了一筆巨款。求他隨時在太

后面前多說好話。遇事照應。鹿傳霖這人當時的輿論都稱他是第二個龍圖閣大學士。包拯不畏玉親國戚。辦起事來。鉄面無私。其實他是一位剛愎自用的人物。因為略有家財。除了不甚貪財之外。其餘一無足取。因見太后念他勤王有功。開去江蘇巡撫底缺。以戶部尙書廉筮樞要。他便跋扈起來。假以清廉之名。而握軍機之實。有一天孝欽后問他近日御膳的開支。究竟幾許。他便正色奏對道。臣爲此事正要奏明老佛爺。現在御膳房所報銷的御膳之費。老佛爺的是每餐庫銀二百兩。皇上。皇后。大阿哥。每人每餐各一百五十兩。查其數目。雖較在京的時候。減去十分之五六。但是現在正當國難。那可如此糜費。這還是老佛爺和皇上的正供。未便太儉。猶可說也。最可惡的是大阿哥。只吃月餅四枚。報銷至四百四十兩之巨。大阿哥所蓄洋狗兩頭。每日食牛肉四斤。報銷至三百二十兩之巨。如此虛糜國帑。理應立即正法。孝欽后聽了。頓時大怒道。快把大阿哥抓來。像這種的不肖子孫。真可謂有其父必有其子的了。不知對於大阿哥究竟怎樣處治。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回

施夏楚玉犬遭殃

棄秋曹金蟾脫殼

却說大阿哥溥儀爲慶郡王載瀾之子。惇親王之孫。宣宗之曾孫。現年十有五歲。平日異常頑皮。最喜讀書。善有德國種獵狗兩頭。全身白毛。色如銀絲。光潔無倫。一名玉犬。價值很是昂貴。溥儀在家時。寢食與俱。偶一不見。便要尋死覓活。當時北京城裏。沒有一個人不知道溥儀。以此犬爲性命。不肯離開一步的。及至做了大阿哥。住於阿哥所內。該所在景運門外。就是從前的青宮。孝欽后又闢弘德殿。爲他讀書之處。命崇綺充師傅。并召陝西陝安道高慶恩入京。與翰林院侍讀崇壽。寶豐等人。分充滿漢文教習。復令大學士徐桐。照料弘德殿事務。這一天徐桐正在考校八旗的官學生。便以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命題。暗中已寓推戴之意。誰知溥儀偏不爭氣。他在入宮的第二天。便派人把那兩頭玉犬。帶到居所。當時有識之人。早料其沒有良好結果。及至兩宮西幸。他當然隨駕而行。所蓄兩頭玉犬。當時不能攜帶。他便悄悄的吩咐親信的內監。瞞着太后。於第二天。攜犬追跡上來。在懷來的時候。那犬已

經送到。他見了那犬，自然仍與在京一樣。不料因爲食料之故，竟被鹿傳霖在孝欽后面前，狠狠的參了一本。在鹿傳霖辭表面看去，參的是御膳房，與他無干。其實比較直接參他，還要厲害。事又不巧，正遇孝欽后在心亂似麻，肝火大升的時候，自然一碰即發了。孝欽后既然大怒當時，自有內監忙將溥儀帶到太后面前，叫他快快磕頭告饒。溥儀便跪下，跪着孝欽后，磕頭。邊辯白道：「老佛爺的聖鑒。臣孫所著之犬，雖向御膳房，每天以牛肉四斤，可是並不知道牛肉如此之貴。這望老佛爺饒臣孫頭次。孝欽后聽了大罵道：「你的妻子，害得我國家亡，你還要在逃難的時候，養起狗來，你別樣沒有學問。好道這牛心裏的，只顧皇帝，皇帝煤山都不見過麼？那崇禎皇帝臨死的當口，對他說兩兒子，說的是幾句說話，多麼可慘。如果洋兵攪了上來，恐怕你這個逆種還不及他們的股場。」皇妃說着，嗚聲道：「快取家法過來。」當下就有內監呈上一塊板子。幸太后趕來，命下他三十七下。的劈頭劈臉，將溥儀很命的大打一頓。溥儀痛得發急時候，雖然不敢如何抗拒，他那倒在地上，亂哭亂滾。甚至還拿雙腳向空亂踢。幸有

德宗和皇后。在後宮。求孝欽后方始住。溥澤叩頭謝恩出來。又被他的老子。加打一頓。登一。無氣可出。馬上回到自己房裏。將門緊閉。把他愛如第二條性命的。那二頭玉犬。拿出來。拿斧后打他的樣兒。把他拚命的大打一陣。那裏知道孝欽后的打他。不還是。一。竹板。打在身上。還有皮傷。尙無致命之處。他的打那兩頭玉犬。却是。一。可憐。那兩頭玉犬。雖是形狀。淨猶令人可怕。然而究竟是皮包肉骨。的物。被他一。打。早已嗚呼哀哉。到閻王那兒去告狗牝去了。第二天。又被孝欽后。知。說他賭氣。把狗打死。毫無上帝好生之心。將來如何主持大器。便又重責一頓。以此以後。就不喜歡他了。誰知溥德這人。既無家教。又是任性。前幾天要在孝欽后身邊。有人督率。不敢獨自出外游玩。及至被打之後。孝欽后固然惡他。不准他常在。他。他也怕挨罵。不願去見孝欽后。因這兩層緣故。反而授了他一個。管束的機會。他就在當天晚上。帶了幾個心腹肉監。悄悄的出了行宮。來到。鼓樓大街。榮華戲園裏。看起戲來。原來巡撫毓賢。深知孝欽后。平日歡喜看

戲。所以不將榮華戲園勒令閉歇。他的意思是有此戲園。一則預備太后要看戲的時候。隨傳隨到。二則如此亂世。省城裏尚有戲園。既蒙太后睹此歌舞昇平的景象。可以忘記洋兵佔了京城的愁悶。又可表示他在此地。治理有方。官民共樂。誰知孝欽后果然被他猜透心思。背後真在慶王奕勳等人面前說起。誇他很有才幹。方能如此的鎮定。否則換一個人。早已嚇得手足無所措的。把這個省城。糟得不成模樣了。這且不去說他。單講薄德。同了幾個內監。坐在包廂之內。邊看戲。邊喝彩。興致勃勃的。把個幾乎要失國的大事。丟在腦後。薄德看了一陣。偶然要想小解。他便一個人走出包廂。來至便所。忽見劈面走來一位很年輕的姑娘。生得真有沉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年紀也與自己相仿。不禁看得呆了起來。這小便也忘記了。他本是一個無法無天的東西。當時也不管這位姑娘。究是何等人物。他便迎了上去。有意將那位姑娘攔住道。噲。你莫走。快跟了我。到我所坐的包廂裏去。我要和你談談。他把這話說完。在他的心裏。以為他是大阿哥。那個敢不來奉承。豈知那位姑娘。偏與他的理想相反。正眼也不視。

自願自的走。一個個廂裏面去了。薄雲見他不睬，索性跟到他的包廂外面往裏一望。只見還有一位中午的婦人坐在那兒看那樣子，大約是這位姑娘的母親。他便邊朝那個姑娘釘着，死看這又嘆氣在那兒高打吆喝。誰知那位姑娘任他打死吆喝，她却睬也不睬的。他無奈那兒看他的戲。薄雲到了此時，他的脾氣已經有些要發作出來了。當時因爲這戲，實在長得怪俊，不忍嚇她，只得自己勸自己的，把火捺了去。不料他個把戲，不肯一時就發作出來，反是那位中年婦人回頭看見他在看她的園女，便對薄雲說道：「那兒來的這個油頭光棍，竟敢在此東張西望，快替我滾開。」說着，又自言自語道：「現在正是亂世，連堂堂刑部大堂的小姐，也有人來兒戲，胆子可也不小。薄雲不聽，何可一聽之後，頓時要起標勁，奔了進去，用手指着自己的鼻子，問那箇中年婦人道：「你這小兒是誰呀？那個中年婦人道：「你這小兒，我知道你是誰呀？薄雲冷笑一聲，又把個向大爺指，朝上一伸道：「暗就是當今的大阿哥。那個中年婦人一聽，是薄雲，設是大阿哥，又看他的裝束，不比常人，心裏便有些慌張起來，忙暗忖道：

我知道大阿哥。確是同了太后來的。此人果是大阿哥。那就萬不使得罪他。如果是冒充的呢。我不是白白的被他騙了去麼。她正在狐疑莫決的時候。只見他的丈夫。同了大理寺少卿龍奉日一齊走了進來。他的丈夫。一見與她鬪嘴的那個孩子。便慌忙極恭敬的叫了一聲道。大阿哥。怎的一個人。會在此地。可有人同來的麼。又見那個孩子問她的丈夫道。你是甚麼人。怎麼認識我的。又聽她的丈夫答道。大阿哥。誰不認識呀。臣就是新任的刑部左侍郎樊肇林。又見那個孩子。指着她對她的丈夫發話道。嗒。你的女兒。本也不算甚麼。她是你的甚麼人。竟敢罵我。樊肇林聽了不解。忙問他的夫人道。這位便是大阿哥。你可是得罪了他麼。他夫人聽了。頓時嚇得紅了臉道。我實在不知道。這位就是大阿哥。因他愛我們的姪兒。她剛剛說至此地。肇林急忙以目示意。止住她的話頭道。這戲沒有甚麼好看。說着。便對薄。笑道。大阿哥。可高興到我舍下去坐坐。不論甚麼說話。等得到了舍下。再說。說完。也不待薄。應許。便去揆了他手邊。出包廂。邊又對龍奉日道。今兒實在對不起了。兄弟要陪大阿哥到舍下去坐坐。只好

請老哥一個子。在此地看戲了。龍奉日聽了。忙答道。驛翁。儘管陪同大阿哥去罷。我一個人在此地看戲。是一樣的薄。見肇林很是識趣。便自忖道。她既約我到他家裏去。又說不論何言。到家再講。這分明是情願把他的閨女。獻與我了。此人既是這般漂亮。等我做了皇帝。倒要重用他。一用。他想罷。便一面吩咐他的內監。先行回去。一面問肇林道。這求你的夫人小姐。他們二人。又怎麼樣呢。肇林答道。她們就會跟着來的。說着。忙再去與龍奉日。咬了幾句耳邊。便同了溥。向他家裏而來。原來肇林就是本地人。氏。由翰林而御史。而祭酒。而光祿。而理卿。新任刑部左侍郎之職。從前的御史的時候。很有風骨。專喜奏參親貴。却與御史江春霖。趙炳麟。當時有三鐵面之稱。上個月曾經參過徐桐。顯毅。載漪。本要殺他。幸而城被得免。孝欽后近來表面悔過。特地都用反對拳匪的人物。要給聯軍看看。所以肇林得任秋曹。他便追薦上來。今晚上。只因他的愛女珠鳳。要來看戲。他被兩宮召見。問話。耽擱了功夫。所以遲來。剛剛走至戲園門口。遇見龍奉日。他便邀他進來。一同看戲。不料他的夫人。得罪了大阿哥。他一則怕大阿哥。

在戲園之中。說出不規則的話來。使他愛女無顏。已是不便。二則恐怕得罪大阿哥。端王載漪。這幾天儼同瘋狗一般。不要弄出殺身之禍。他便想出一個計策。先將溥。請到他的家裏。看看好否。誰知他與溥。到得家裏。開口就對他道。樊大人你的小姐長得怪俊。陪著來。這更這般美貌的人物。我今天可要住在此地。你非得叫你小姐陪我回睡。一位老佛對問京。我就正式娶她。擊林聽了。真氣得要命。但是不便當面拒絕。這就是喜做賤位。隨處把個大臣的小姐。竟當她是妓女看待。在當時那個淫威政府之下。如吳承澹。這般非禮的要求。或者竟可換個異日椒房之貴。或者被他躑躅而去。只好唾口唾言。如不依他。非但不能夠安然在朝爲官。甚而至于弄到後來。必有性命之虞。幸而這位樊擊林。出戲園的時候。早有布置。與奉日咬的耳。便是請他一等同大阿哥。離開戲園之後。快將他的夫人小姐。帶住元亮的家裏。秘密藏了起來。行了一個金蟬脫殼之計。就是他請溥。先到他的家裏。這也是調虎離山的法子。不過在他回國。到家的時候。他還希冀溥。僅僅乎是一個十五歲的孩子。未必敢做

強佔大國之女的毒情。只要能夠把溥儀騙回行宮。一天之禍。便可消滅。豈知這個溥儀。年齡雖老。變了他老子所遺傳的跋扈天性。開口就要求如此如此。他當時沒有法子。只得假裝滿口。許道此事。既承大阿哥看得起小女。璧林無不尊辦。現在且請大阿哥稍候片時。讓小女親上去。同他們回來。說完。他便辭了溥。一直來至奉日那裏。奉日只他來了。便叫對付走了。璧林搖着頭。嘆了一口氣道。國家將亡。必有妖孽。這回的參國。真是好。我看載瀛等人。何嘗不是妖孽。你看溥儀。這個小子。真是黃毛未退。乳白未乾。居然會與元兇惡霸的行爲一樣。奉日聽了。急問道。這末你如何脫身。來此的。璧林道。這溥儀。和他所說的說話。以及他假裝出來。叫他女兒回去。都講與奉日聽了。奉日便叫他發愁道。這是你明天。總要與他見面的。這樣如何躲得過去的。呢。這件事情。大阿哥自然不敢去對他老子說。但是你既有了這一位兇惡的對頭。且且你與他國親。本有不慎的歷史。試問你敢保不危險。璧林聽了道。我老實對你說。洋兵已佔首都。清朝能否安全。尚在未定之天。如有不幸。你我便是亡國之

臣。就算能夠讓和。我有如此的對頭在朝。這個官兒如何可做。我決計棄了這個官兒。帶領妻女。從此隱姓埋名。不再踏入這個萬惡政府。所屬的地方了。肇林說完。真的携了妻女。於第二天五鼓。挂冠而去。直到宣統三年。第九鎮統制張紹曾。聯合北洋各鎮統制。上書清廷。立請攝政王遜位。那一件驚天動地的事情。便是這位樊肇林先生主張的。再說薄儀。那天晚上。在肇林家裏。候至許久。不見他們回來。大怒而去。第二天。孝欽后。據慶王奕劻奏稱。新任刑部左侍郎樊肇林。携了妻女。挂冠而逝。不知何故。孝欽后。便命奕劻王文韶。查明有無虧欠公款等情。後見並無經手未完之事。也就不再追究。這件原委。只有龍奉日和溥。兩個人。心裏明白。這話說過不提。再講那時的李鈇后。見北京的大小臣工。多數的追覓來此。所有需用的衣服器具。也由內監押送前來。便擬駐蹕太原。不再前進。豈知鹿傳霖。圖復自用。又沒世界眼光。只知閉關自守的主張。在蘇撫任上的時候。對於洋務人員。異常鄙薄。若不是條約上面載有明文。照他的意思。就想不與列國通商。他有一天。特地把上海遺袁海關。傳到蘇州。貿然問他道。你

可知道上海洋商的資本。統共究有若干。袁海觀被他這樣一問。竟弄得莫測高深。對答不來。躊躇了許久。方才答道。上海是租界。洋商營業。例不到職道衙門註冊。實在不知道的確的數目。大帥問他。怎甚他聽了道。這你都不知他們的確數。本部院若另派委員。前來調查。恐怕更是難辦了。本部院的初意。原想由江蘇藩庫籌墊款額。把上海所有的洋商。統統收買下來。洋人既已無商可經。自然紛紛回國。這個租界。豈非不費吹灰之力。就收了回來。麼。袁海觀聽了。幾乎要把他的肚皮笑破了。即以這一件事情而論。鹿傳霖這種人。怎好叫他身居樞垣。主持國家大事呢。再說那天。他一聽見孝欽后。打算長駐太原。慌忙連夜進宮。說有機密大事面奏。不知所奏甚麼說話。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一回 鹿傳霖請旨幸西安

龍奉日回函談北闕

却說鹿傳霖一聽孝欽后。有久駐太原之意。便忙連夜進宮。說有機密大事面奏。孝欽后。便把鹿傳霖單獨召進內宮。問他道。爾有甚麼機密大事。是否洋兵有追駕的消息。

麼。鹿傳霖見德宗在側。所去的說話。全是那些不要緊的事情。孝欽后因見鹿傳霖所奏。語非機要。便知他是爲治皇帝在此。於是便令德宗暫退。又問道。現在爾可放心。奏來。鹿傳霖方始奏道。臣聽見老佛爺。有久居此地之意。未識有否其事。孝欽后聽了道。我却有此意。鹿傳霖道。此處地近京師。洋人來此極易。臣聞洋人贊成皇上。似有不憚老佛爺之意。與其近而易受人制。何不走得遠些。一切事情。便有回旋的餘地。孝欽后聽了。凝思了半日。道。爾言甚是。爾說能以那省爲安。鹿傳霖奏道。西安本是天險之區。距海又遠。洋兵不至。以臣之意。似以西安最爲穩當。孝欽后聽了。點點頭道。知道了。爾且下去。鹿傳霖又跑上一步。便奏道。馬幸西安之舉。求老佛爺在皇上面前。切莫說是臣意。只說是老佛的懿旨。欽定的。臣知皇上似有急欲回京。倚仗洋人。以操政權的意思。孝欽后聽了。頓時變色。許久不言。過了一陣。道。你下去。也不必先與奕劻王文韶等提及。鹿傳霖聽了。便磕頭退了出去。第二天。兩宮臨朝的時候。孝欽后先問王文韶道。此地距京太近。洋兵旣已追至。擇定過關。誰免他們不來侵擾。我想西安地近邊疆。

都是旱道。離京又較遠。我們就到那兒住下。再請王文韶尙未奏答。德宗是反對道。西安地瘠民貧。似乎不便。王文韶方奏道。老臣之意。誠如皇上所言。西安地僻。單以老佛爺的聖體而論。也不相宜。應傳霖便接着奏道。現在兩宮正是臥薪嘗胆之日。王相國方才所奏。似有因噎廢食之嫌。突助也添道。兩宮現是臥薪嘗胆之秋。甚是。甚是。不過既有外敵當前。似應早籌善後。以了這場戰禍。豈可將京城重地舍之而去。應安之局。豈非自今的時世所宜。應傳霖又奏道。派兵駐京。尙無礙和的表示。況且這場戰事。即使馬上辦起善後的事。將來並非無礙的時局。可以辦無。自然駕幸西安。徐籌良策。況且西安言來也是建都之地。俗語說得好。叫做留得青山在。不怕無柴燒。兩宮是一國之主。豈可身駐他地。不以天下爲重慶。孝欽后聽了應傳霖之奏。便對奕助王文韶二人道。你們可下去安商。起程日期。不必在此作無謂的辯論。德宗聽了。還想再阻。孝欽后已撒全起。內呼召見。請之叫起。因這話言決幸西安。沒有事情。再與臣下諮謀了。第二天。便自上諭。駕幸西安。准定於閏八月初八那天起程。那時龍奉日已

署刑部左侍郎兼軍機處幫辦大臣。有一天。在軍機處。看見兩江總督劉坤一。聯合東西督撫。那份電阻西幸的摺奏。所說的說話。很有理由。大意謂陝西地方貧瘠。逼近強俄。甘肅尤爲回教所萃。內訌外患。在在堪虞。如謂陝西地險。可以阻止聯軍。則我能往。寇亦能往。山川之險。旣不可恃。偏安之局。亦不能綿幸成。京師根本重地。萬萬不可輕棄。各國曾請退兵。已有不佔土地之表示。回變斷無他變。萬不可局促偏安。爲閉關自守之計。若再因循自誤。真有不堪設想之事發生矣。奉旨看了這份電奏。便暗暗的大罵鹿傳霖。主張西行。一定誤國。但是他自己的官階太小。連他老師慶親王。都爭不過來。他也不必多去諫阻了。這天他回到寓裏。接到他的譜兒。湖廣總督張香濤來信。拆開一看。只見上面寫道。此次拳匪肇禍。入國連軍入我都城。以致兩宮倉猝離京。九廟震動。若以君辱臣死之理而論。兄與吾仲。洵醜顏人世矣。惟回變無日。和議難成。兄等自應力排羣議。必須覓出一線光明。斟酌妥善而行。以奠國家。最要者。必須查明此次肇禍之真因。方有把握。兄處距京較遠。所聞均不真確。吾仲與慶邸有師生之誼。近小

樓台。必先得月。乞將我太后如何偏信端剛徐啓。以及董福祥之言。竟以如此錦繡河山。任一班形同兒戲之拳匪。開罪列強。况我太后。素以有遠見之稱。以一國敵萬國。卽三尺童子。亦知非計。此中必有非常秘密之處。乞詳以告兄爲望。奉日看畢。忙提起筆來。就寫回信。他所寫的是。

香帥老哥賜鑒。頃奉手示。辱承以此次肇禍之真因見詢。茲當擇弟所知者。謹以奉聞。義和拳。以及紅燈照。均爲邪教。義和卽八卦白蓮兩教之裔。顧朝廷所以信之者。意固別有所在。邵陵高貴之舉。兩年中未嘗稍釋。特忌東西鄰責言。未敢卽發。端邸又急欲其子得天位計。非藉兵力懾使臣。固難得志也。適值義和紅燈並起。詭言能避火器。以仇教爲名。端邸等遂利用之。以發大難。廷臣據理力爭。謂邪術不足信。兵端未可開。皆陽韡搔癢之談。五大臣之成仁。豈不甚冤。甲午之喪師。戊戌之變政。己亥之建儲。本年之拳亂。名雖四事。實則一貫相生。必知此而後可論朝局。當拳匪之至京師。在三月初間。不一月而其勢大盛。深水戕官。更覺不可。

收拾。然東撫毓公。果能禁之於始。未嘗不能消滅。其時朝廷雖嚴旨拏辦。復命剛趙二公往涿州查報。名爲宣旨解散。實隱察其情勢也。舒翹見爲市井無賴。殊不足用。因稟揭太后意嚮之。不致實對。反奏請招致。遂有次第戕害日本書記。及德使之舉動。董福祥之回兵。本無紀律。端邸命之攻使館。兩月竟不能克。太后連開四次御前會議。以決和戰。然心中早有成竹。故贊助拳匪者得獎勵。反對拳匪者卽正法。仇洋之心。太后與端邸如一轍焉。此次最引起太后仇洋之決心者。皆江蘇糧道羅某一語。有以成之。蓋在第四次御前會議時。太后對諸臣宣諭。頃得洋人照會四條。一。指明一地。令光緒皇帝居之。二。代收天下錢糧。三。代掌天下兵權。太后言已。復諭廷臣曰。今日覺開自被。亡國在目前。若竟拱手讓之。我死九泉。無面目見列祖列宗。與其等亡也。不如一戰而猶愈乎。現有此義民。于國家未必便敵也。羣臣雖雖唯唯。而均詢參相。洋人照會既有四條。何以太后僅云其三。榮桐低聲答曰。其四條。乃勒令太后歸政。太后故諱言。羣臣復集瀛秀門外。以各國照

會事。質之總理衙門。繙譯諸公。皆相顧不知所自來。或疑北洋大臣裕祿。秘密傳與太后。然亦無其事。嗣乃知六月二十夜。三鼓。江蘇糧道羅某。遺其子徑叩榮相門。云有機密大事告急。既見。卽以該四條進。榮相閱畢。令退。繞屋而行。旁皇終夜。黎明遽進御。太后悲且憤。遂開戰端。其實羅某。不知輕信何人之言。各國固無是說也。故二十五日宣戰之詔。不及此事。會議之舉。廟謨蓋已預定。特藉盈廷集議。一以爲左證。一以備分謗。始也端邸主之。太后聽之。厥後勢寢熾。雖太后亦無可如何。立山本爲太后最暱之人。視其駢誅。莫能阻止。五大臣之死。天下皆知彼輩因反對拳匪而死者。其實許袁二公。確爲適逢太后之怒。而明令正法。如聯元徐用儀二公。皆端邸先令其部下之拳匪。先殺之於各人私宅。然後請旨正法。以掩人耳目者。至立山太后並無死彼之意。乃端邸弟載瀾。與之有宿嫌。矯詔率拳匪至酒醋局第中。索之囚諸獄。觀其荒誕鄙俚之詔文。卽知非出自宮廷中也。詔文云。欽命義和團王大臣奉懿旨。聞戶部尙書立山。藏匿洋人。行蹤詭秘。着該大臣

查明辦理。該大臣至該尙書宅搜查。並無洋人。當將該尙書擊至壇中焚香拜表。神卽下壇。斥以勾通洋人。行蹤詭秘。該尙書神色倉皇。着卽革職交刑部半圈監禁。尙有疏虞。定惟該王大臣是問。太后視立山厚。雖下獄猶諭趙舒翹曰。立山素吸洋烟。爾其善視之。故立山在正法之前。一時猶冀太后有以救之也。許景澄固因一摺而罹大辟。袁昶亦因致書慶邸。請其勸歸邸勿爲禍首。書中有端羣王所居勢位。與醇實親王相同。尤當善處嫌疑之地云云。該書爲端邸所得。遽上聞。諭旨所謂離間者卽指此也。先是端邸力主外攘。累攻戰不得逞。欲襲桓濫枋頭。故智多誅戮大臣。以示威而逼上。將以次及王文韶。廖壽恆。那桐等輩。賊破幸免。端邸復矯詔殺已革侍郎張蔭桓於新疆。又某日率大師兄張德成等入宮。大索所謂之大毛子。二毛子者。幾及皇上聖躬。因無證據方免。亦可謂險矣。六月二十六日。皇上三旬萬壽。猶御乾清宮受賀。是日東華門已不啓。羣臣皆入神武門。冠裳寥落。僅成朝儀。殊不知一月以後。弟等已隨扈至此矣。二十年前。嘉定徐侍郎致

靖嘗謂弟曰。王家其遂敝矣。請其故。曰。吾立朝四十年。識近屬親貴殆。見所謂王公者。年十五六。卽令備拱衛扈從之役。輕裘翠羽。日趨踏於乾清景運間。暇則臂鷹馳馬以爲樂。異日御區宇握大權者。皆出其中。治國之學。固屬問道于盲。卽以儀表而論。亦無一足當軍國之重者。吾是以知皇靈之不永也。此言猶在弟之耳際。此次議和。如果無望。其言豈不中乎。總之。此次拳禍。乃端邸藉以謀皇上者。也。殊不知我皇上實一有爲之君。因爲太后所惡。遇事威嚇。以致視朝。瞠不發言。太后謂其有神經病。謂其有隱疾。皆誣罔之語。憶己亥十月。弟自江南回京。銷假。蒙兩宮召見於儀鸞殿。太后偶語及豫省疏報雹災事。而忘其縣名。顧上曰。皇帝記爲何處。上卽應曰。鞏縣也。時馬家埠抵永定門。新設電車。太后問及此事。復顧上曰。此何國所爲。上又應曰。德使海靖也。以一循例報災之摺。數年前所興之工。竟能不忘如此。上之得罪太后。自是戊戌改革新政之事。是年八月以後。太后謂上有病。內外籍籍。謂將有桐宮之舉。每日造脈案藥方。傳示各衙門。人心惶懼。

幸有候選知府經元善。在上海聯合海外僑民。公電太后。請善爲保護聖躬之舉。雖奉嚴旨通緝元善。而非常之謀。竟寢。次年己亥。上春秋三十有九。時承恩公崇綺。久廢在私第。徐桐。凱政。地。綦切。啓秀在樞廷。與之殊洽。咸思邀定策功。而榮祿居次輔。最爲太后所信任。此三人。日夕密謀。相約造榮第。說以伊霍之事。崇徐密具疏單。要榮署名。同奏永甯宮。十一月二十八日。啓秀退朝。先詣榮第。達崇徐二人之意。榮祿大驚。佯依違其詞。速啓秀去。戒圍者是日。攝納客。崇徐果至。圍者辭焉。次日朝罷。榮祿請獨對。問太后曰。傳聞將有廢立事。信乎。太后曰。予無是意。然果可行乎。榮祿對曰。太后行之。誰敢謂其不可者。願皇上罪未明。外國公使。必將起而干涉。畫虎類犬。此不可不慎。太后卽失驚曰。事且露。奈何。榮祿曰。毋妨也。皇上春秋已盛。尙無皇子。不如擇宗室近支子。建爲大阿哥。爲皇上嗣。兼桃穆宗。育之宮中。徐崇大統。則此舉爲有名矣。太后沉吟良久曰。汝言是也。故建大阿哥之日。滿章京穆隆阿。內廷蘇拉。且言於大衆曰。今日換皇上矣。羣士喜。闔三國演義。

輒又擲卷於地。掩面而泣曰：吾不及獻帝也。戊戌之六君子，爲皇上而殺身。太后因其有除此老朽於頤和園一語，又因此而遷怒皇上。復因皇上而遷怒洋人，遂造成此次之大禍。以上所述，聞有宮廷之秘，爲外間所不知者。弟限于官階，無力回天。吾兄爲兩朝元老，與顧命之臣無間，應如何而方可保全吾華人之天下，不爲滿洲斷送。惟兄有以處之。李合肥雖爲外人所崇拜，然不爲太后信，亦應由兄聯合東南疆臣，竭力保奏。一奏不納，再三繼之，必使合肥出肩鉅任。黃帝子孫，或不致淪爲瓜分之民。兄其注意之。太后近受鹿傳霖之蠱惑，變態不日西行。距京愈遙，消息愈渺。奈何。奈何。弟曾密奏皇上，請聖駕獨赴京。一面親與聯軍議和，一面嚴懲禍首。似更較合肥出任國難爲有把握。惜乎皇上雖聽弟奏，而憚于太后之威，不敢主張。僅慨嘆而已。劉李二督，請兄代達鄙見。臨穎不勝惶恐之至。奉日寫完。固封寄鄂。忽爾自笑曰：許侍郎、袁太常二公皆因通函于劉盛兩處，已召殺身之禍。我今日其第三者乎。然果因此而受大辟，吾亦足以對天下之同胞也。

他剛剛想完。太后有事召見他忙來至行宮。正在進門的當口。忽被對面來人撞了一個滿懷。不知此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開和議傷心十二條

收餉銀轉瞬二千萬

却說奉日剛剛踏進門口。忽被對頭來的那人撞了一個滿懷。急再定睛一看。却是榮祿。奉日忙問道。榮中堂。方才到這裏的麼。何以如此匆忙。榮祿也忙答道。我是剛才走到。太后命我前來召你。快快跟我一同進去。奉日聽了。便同榮祿來至太后那兒。太后問他道。爾在總理衙門當過幾年差使。奉日奏對道。臣供職總理衙門。未滿十年。太后道。頃聞榮祿保爾熟悉洋務。現在我們已將李鴻章調署直督。兼任議和全權大臣。北京那裏現少熟悉洋務人員。爾可迅速前往。專辦酬應洋人事務。奉日聽了。便忙磕頭謝恩。請訓赴京。等他下去。太后又諭榮祿道。我已定於下月初八起程赴陝。爲日無多。事情復是不少。你可仍在軍機處幫同奕劻。王文韶。鹿傳霖等人辦事。我甚望和議辦成。國家方能轉危爲安。榮祿聽了一面謝恩。一面奏道。奴才預料和議必可望成。老佛

爺似可毋須過慮。德宗道：和議成不成，只在條件上的分別。譬如列強，竟拿戰勝的威嚴來對待我們，難道我們對於城下之盟，也去屈服不成。榮祿奏答道：李鴻章任事已久，想來不至錯到那兒。太后道：此刻何必研究，且看洋人開出來是什麼條件，能受則受，不能受再談。不過這次事情，皇帝要想不吃虧，在我看來，不是甲午那年的案件可比呢。榮祿又奏道：目下既有議和之望，且讓李鴻章全權去辦。至多不過賠款多幾文而已。兩宮何必如此着急。德宗聽了，仍是嘆氣不已。現在且將此地攔下，再講李鴻章在廣東自從聯銜拒詔之後，早知拳匪的事情，無論鬧至如何地步，洋人方面必歸於和，所以他敢如此大胆，不奉朝廷，焚毀教堂，殺害洋人的上諭，他又知議和，大臣一席也必定論到自己，他因馬關一事，可憐被人家罵他爲賣國奴，直到今，這回的事情，再去擔任，豈不是要成雙料的賣國奴了麼。他便電奏行在，說他有病，請旨開去，粵督之缺，俾可赴申就醫。誰知他這份電報出去之後，來的回電，非但沒有給假就醫的說話，反將他調任督直，再彙上一個議和全權大臣，他奉旨之後，竟是逗留上海，不肯到

任。後來禁不起上諭一再的嚴催。他只得發了幾份私電。給各國的外部。先探列強的口氣。再說。這時候。北京的總理衙門。因見李鴻章遲遲不來到任。便由總理衙門。徑電駐各國的外使。向各國議和。法國外部。首先回說。匪首未誅。端王尙在樞府。言和不易。如罷端王等輩。則辦拳匪。當可介紹各國議和。德國的外部說。使臣被害。清帝尙未引咎。豈能遽言和議。英國的外部說。駐華公使脫險。當可復電。美國的外部說。要外兵與華兵。共同剿匪。或公使安全返國之後。亦可開議。總理衙門。見無要領。只得再行電催李鴻章。快快北上。此時李鴻章。已得各國私人之電。對他很願從中贊助。他見請有眉目。便於八月二十八日。直電俄皇。請其設法。俄皇復電。使臣既已脫險。自可擻兵議和。果代通電各國。美國首領贊成。法奧均不許可。德皇拒絕更甚。李鴻章無奈。只索暫時觀望。後來又探知各國聯軍統帥。在北京大家密商。要把他圍鎖在兵艦裏面。等開和議的時候。方始將他釋放。幸而各國的政府。皆不贊成是議。大家便也作罷。他又重電俄皇。請他鼎力幫忙。俄皇復電許可。他始北上。并電奏請兩宮加派王大臣會議。太后

准奏。便命奕劻爲全權大臣。劉坤一。張之洞。會同辦理。及李鴻章到大沽。俄軍提督已得政府密令。便派員代表。前來禮迎。同時美國提督也來拜謁。並口頭聲明。已奉政府命令。以使臣之禮相待。李鴻章旋寓駐紮塘沽的俄營之內。相談甚洽。那時聯軍尙與中國的散軍混戰。俄國提督派了兵隊護送鴻章至津。入居海防公所。法廷先擬六款。一。懲辦罪魁。由各國使臣指定。二。禁止軍械入華。三。賠償兵費。與一切損失。四。外兵常駐北京使館保衛。五。毀大沽口砲台。六。京津各處緊要地方。外兵屯守。各國見了這六條。都極同意。閏八月初六。又見中國革辦肇麟諸王大臣的上諭。各國方始正式允許議和。英德協議四款。一。中國商埠。皆得自由通商。他處擇開商埠。二。保全中國疆土。不取尺寸。三。如有援他故取中國土地者。英德兩國。別商保兩國之利權。四。通告各國。請贊此議。各國果皆贊成。至是和議綱領。方才決定。各國使臣。既允開議。便向慶王奕劻。李鴻章。索閱全權憑證。李鴻章忙電行在。請頒敕書。於是擬好約稿。送交領袖公使去後。同月十四日。太后又添派榮祿。爲議和大臣。各國使臣。因其曾遣董福祥率兵攻打。

使館。拒不與議。李鴻章乃密電止榮祿勿來京。慶王等人。因知鴻章是個外交老手。索性不贊一詞。任嚴鴻章一人作主。誰知磋商之下。各國條件太苛。久無成議。鴻章屢奉朝旨。嚴令辯駁。某日。復接鹿傳霖來電。鴻章閱畢。正擬回電。說明辦理困難的情形。誰知張之洞也來妄出。主張橫加干涉。鴻章擲電於地。對他的幕僚道。撫臣不明敵情。徒亂人意。猶可說也。香港作官數十年。尙有書生習氣。中國用了這班鹽臣。如何是好。後來張之洞知道此話很是怪他。因而事事掣肘。和儀條款愈難就範了。有一次開議。瓦德西也在座。當時瓦德西對鴻章道。我們所開單上的罪魁。都是二等人物。貴大臣若不照辦。猶事辯駁。恐怕各國。若再開出頭等的來。貴國更無顏面了。鴻章聽了。曉得瓦德西所說的。是指太后。沒有法子。只得一面應允。一面密將此語。電告太后。太后見了。自然害怕。方允照各國所指諸禍首。分別嚴辦。但是條款很爲複雜。甲國應允了。乙國又來反對。丙國說妥了。丁國又來駁斥。這場和議。直至次年春天。猶未議妥。鴻章積勞而病。臨終的時候。還口授訂劃條款。於其幕僚於式枚。命他書於遺摺。又保山東巡撫

袁世凱可繼其直督之位。袁力請回鑾。各國縱不簽約亦無兵戎再見之事云。太后和皇帝聞得鴻章死。痛哭失聲。輟朝三日。立授袁世凱爲直督。并加李鴻章爲一等肅毅伯。子二。孫三。皆欽賜舉人。鴻章既歿。各國政府無不感愴。始照鴻章生時所議之十二條。簽約退兵。交還北京。可惜鴻已埋黃土。不及看見了。和約大綱十有二條。一。德國公使克林德被害。派親王充專使謝罪。立碑於遇害地方。二。懲辦罪魁。由各公使指出。被害城鎮。五年內不得考試。三。日本書記被戕。須向日本謝罪。四。各國墳塋發掘之處。立碑雪恥。五。軍火不得運入。六。賠償各國人民損失。七。駐兵保衛使館。中國人不得居界內。八。毀大沽口礮台。九。京師至海道。擇要屯外兵。十。人民肇亂。罪其長官。不得借端開脫。十一。修改通商條約。十二。改總理衙門爲外交部。列於六部之首。及覲見禮節。太后見了這十二條大綱。下旨照准。乃照議和大綱商定約章。一派醇親王載灃。赴德國充謝罪專使。克林德牌坊已鳩工。二。懲辦罪魁。肅郡王載漪。輔國公載瀾。斬監候。加恩貸死。戊新疆。平不釋回。其親王載勛。尙書趙舒。左都御史英年。均賜死。尙書剛毅。

大學士李秉衡身死奪官。巡撫毓賢尙書啓秀侍郎徐承煜均正法。提督董福祥革職。被害之尙書徐用儀立山侍郎許景澄閣學聯元太常寺卿袁昶均復官昭雪。三派侍郎那桐赴日謝罪。四被掘坟墓撥帑立碑。五禁軍火入口二年。六償賠款四百五十兆兩。年息四釐。分三十九年本息清還。賠款由上海辦理。以關稅鹽收作保。七劃崇文門大街以西正陽門城壕歸使館管理。留兵保護。八大沽口礮台削平。九諸國駐防之處爲黃村廊坊揚村天津軍糧城塘沽蘆台唐山灤州昌黎秦皇島山海關十有違約章。罪其長官十一北河改善河道各國派兵興修歲撥帑六萬兩黃浦河道各國派員興修歲費四十六兩一半由中國支付。中國派員興修十二改總署爲外交部。班列六部之前。等得這些條款擬定。已是辛丑年的春天了。此刻又要倒回轉來。接說庚子年閏八月以後的事情。孝欽后自從添派榮祿爲議和全權大臣之後。她仍恐聯軍因爲和議條款不合。必要追跡上來。又聽得鹿傳霖說西安如何如何好法。決計於閏八月初八向陝西進發。臨起程的頭一天。德宗還主張不走。以便利議一成。即可回鑾。孝欽后

那裏肯聽。直至二十六日。方到潼關。這時候沿途的官吏。都知兩宮即日過境。所有一切的供張。當然十分周備。這天兩宮所坐渡河的船隻。都用五色錦緞。紮成種種花樣。當時的儀式。雖然不及煬帝到揚州看瓊花。背絳的皆用裸體女子。但是那班男絳夫。也都穿着各種綵色的衣服。那種繽紛悅目的情景。更比迎神賽會。還要熱鬧。太后本想一登華山。觀攬風景。後來因爲道險。又急於西行。此議方罷。不過僅登萬壽樓。拜了一拜聖祖的龍牌。馬上仍舊向前進發。九月初四。車駕方抵陝西省城。於是把巡撫衙門。做了行宮。除了地址比較北京前皇宮。稍爲小了一點外。一切儀制。完全與北京一樣。只有德宗。仍服布袍。王公大臣。因見皇帝如此節儉。大家也就不敢再穿綢服。孝欽后。又痛定思痛起來。胃疾大發。時時垂淚。每日食不知味。睡不安枕。似有病狀。李連英見了這般樣兒。生怕太后御體有害。便去尋出些奇巧的玩藝兒。給她遣悶。又想出些快樂的說話。給她開懷。有一天。連英又收到鄂督張之洞。在籍候補侍郎盛宣懷。進貢來的十大箱禮物。打開一看。都是奇珍異寶。非常貴重的東西。趕忙狗顛屁股似的。送

給太后看道。老佛爺快看這些首飾衣服玩物器皿。真與我們宮裏的一模一樣。張之洞盛宣懷像他們這樣的臣子。總也好算忠心的了。太后看過禮物。便有些笑逐顏開起來。她忙對李連英說道。這回的亂子。真也鬧得不小。雖是載漪這班不懂事的孩子們。一時亂鬧起來。我到底是有年紀的人。大應該糾正他們。才是我這日惴惴然的。就憂害怕。以爲天下人民。一定不直我的所爲。我已有意復辟。藉贖我的過處。現在張之洞盛宣懷他們既有這樣的重責前來。可知天下人民。尙未叛我。我們往後的日子。還可以過呢。不過我們對於皇帝這人。須要給他一點面子。若在不關緊的事情。讓他去作主。這也是騙騙外人和百姓們的法子。李連英聽了道。老佛爺的主意。真是一點點兒不錯。老佛爺不說這話。奴才也要奏請老佛爺這樣辦的。目前的局面。非拿皇帝做個幌子。不能平穩過去。呢奴才昨兒算了一算。各省的協解款。已經有了五六百萬了。若照各省電奏的總數計算。整整的三千萬。彷彿將我們這回丟在宮裏的銀子。搬來一樣。如此講來。豈非依舊是老佛爺的洪福齊天麼。太后聽了。微笑了一笑道。我

此刻想起一樁事情。昨前兩天。鹿傳霖和岑春煊。却來奏參。說我這裏的內侍兵衛們。很有騷擾百姓的聲音。你可去查一查。有無其事。李連英聽了道。老佛爺這件事情。奴才早已知道。我們的內侍和兵衛們。不要說並無此事。即使真有這些事情。奴才的意思。他們跟了老佛爺。逃難到此地。也是拿性命換來的。也應該讓他們去樂一樂呀。此地的百姓真也可惡。像這樣的小小事件。都要來上瀆天聽。我們還可以住在此地過日子麼。老佛爺從前不是常常說的。中國的人民。非得用壓力不可。真是有經驗的談吐。像我們皇帝。他口口聲聲的稱贊他們是好百姓。若再這樣的縱容他們。那些造反的事情。就在目前了。太后聽了道。照你說來。鹿岑二人。也未免多事了。李連英道。奴才昨兒已經授意此地的地方官。叫他們趕快修理戲園。據說三兩天之內。就可開演。老佛爺如果心煩。無論甚麼時候。可以宣進宮來。熱鬧熱鬧。太后道。此地班子。恐怕不及我們北京的呢。李連英道。換換新鮮。倒也未始不可。太后聽了道。你說起唱戲的話。皇帝見了。必定又要奏請停演。李連英道。皇帝一見了各省的貢物。沒有一回不掩面痛

泣。這些假仁假義的舉動。如說軍爲沽名的譽起見。其罪尙小。若是別有用意。那就是
一個忤逆的子孫。要知道老佛爺的春秋已高。理應想出些快樂的玩藝兒來。以盡孝
道。難道他這一個人。連萊衣舞彩的一句話。都不知道麼。太后聽了道。我們只顧快
樂。我們就是他的說話。不必睬他。李連英聽了。於是高高興興的向外而去。誰知剛剛
走出太后的寢宮。忽見德宗手裏拿了一件奏摺。忽忽忙忙的走來問他道。老佛爺沒
有睡午覺麼。李連英道。老佛爺到了此地之後。那一天睡過午覺呀。他老人家只要能
睡得安午覺。倒不如發覺病了。說完。自願自的揚長而去。德宗看了。那敢去責備他。
只得來到太后那裏。不知德宗手裏拿的。究竟是一本甚麼要緊的摺子。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羅漢蘇我竟効異魁 董福祥拍電諷恩主

却說德宗見了孝欽后。忙將手裏的一本電奏摺子。遞給她道。老佛爺。臣兒頃間看見
這本摺子。非常重要。特地送來。且請老佛爺看了之後。再行斟酌辦法。孝欽后接來一
看見。是駐英使臣羅豐祿領銜。聯合駐德使臣古海寬。駐俄使臣楊儒。駐美使臣伍廷

芳。駐法使臣裕祿。駐日使臣李盛鐸。駐意代辦使臣趙晉。駐奧代辦使臣曾廣修。奏請
懲辦罪魁。第一名是李秉衡。第二名是毓賢。第三名是剛毅。第四名是趙舒翹。第五名
是董福祥。第六名是裕祿。第七名是啓秀。第八名是徐承煜。第九名是廷雍。第十名是
英年。第十一名是戴漪。第十二名是載瀾。第十三名是載勛。並說若不立斬這班罪魁。
各國必不肯於和約上簽字。如果因循下去。恐有更加難以解決的事情發生。太后看
畢。躊躇了半晌。方問德宗道。皇帝的意思是怎麼樣呢。德宗忙奏道。這班罪魁。早該正
法。方是正辦。現在外人方面。必要辦了罪魁。方才肯與李鴻章開議。這班使臣。既是聯
銜電奏前來。自然是已經探知各國政府的內容。臣兒的主張。只有立將他們這班誤
國的禍首正法。實在沒有第二個辦法。孝欽居聽了道。這末汝去將奕劻。王文韶。榮祿。
鹿傳霖。岑春煊等。入召進宮來。讓我問問大家再說。德宗聽了。立將軍機處的一班王
公大臣。召了進來。孝欽后尙未開言。已見王文韶。又遞上一本。各省疆臣。奏請嚴懲罪
魁的摺子。孝欽后接來一看。見領銜的是李鴻章。盛宣懷。以及二十一省疆吏。都說道。

朝廷若不立斬罪魁。他們就無法辦事。德宗先開口道。老佛爺問爾等。這件事情如何辦法。大家聽了。都異口同聲的奏道。駐外使臣。向來不甚參預國內的政事。這次既然聯合電劾這班罪魁。李鴻章現是議和全權大臣。更與和議的前途有關。照奴才臣等的意思。要請老佛爺秉立斷才好。太后見大家如此。只得說道。今天且先辦毓賢的事情。說完。便下了一道上諭道。山西巡撫着錫良署理。大家見太后對於各罪魁。尚有保全之意。又下了一道上諭。山西巡撫着錫良署理。大家見太后對於各罪魁。尚有保全之意。不敢過於見逼。便先下去辦理毓賢的事情去了。再說毓賢見了這道諭旨。頓時拍案蹀足的大罵一班廷臣道。我把這班賣國奴。悔不該早叫拳民將他們一個個的亂刀砍死。他們只知道諂媚外人。保全自己祿位。居然喪心病狂的拿我開刀。他正罵到此地。他有一位八十八歲的老母。同了他的夫人。得了這個消息。慌忙奔到他的簽押房來。問他道。朝廷既有這個諭旨。何以端王和李公公。不向太后面前保奏的呢。毓賢這人。雖然如此荒唐。可是對於他的老母。尚能略盡三分孝道。忙站起身來對他老母道。端

王目下也是罪魁之一。如何能夠保奏兒子。李公公呢。想來已經保過。兒子便在僅得草職發配的處分。安知不是李公公的力量。他老太太聽了。又安慰他道。你也不必氣憤。就在家裏住着。一則要出遠門。爲娘的不能跟你同到配所。自然在家多住一天。使爲娘也好多見一兩。二則趕緊拜托李公公設法。向太后求個赦免的上諭。或有希望。毓賢聽了道。母親方才的說話。都是爲我這個不孝的兒子。但是兒子深知我太后的心裏。未嘗不想救援兒子。實因爲洋人見逼。沒有法子。這事要怪那班廷臣。現在既有明諭。將兒子遣發新疆。只有趕緊起程。立往配所。若能早到配所。那時罪案已定。方無危險。不然。若在半路之上。還要防有更加不好的信息。他老太太聽了道。我見此話。倒也想得周到。這樣准定。今天連夜起程便了。說着。又抱了毓賢痛哭起來。毓賢見他老母如此悲傷。只得反去勸解他的母親道。兒子自山東曹州府至藩司。繼李鑑帥而爲巡撫。天恩不謂不厚。最可惡的是這班廷臣。他們都以爲兒子是縱容拳民的禍魁。若是從根本說起來。兒子也不過蕭規曹隨。學着那李鑑帥辦的。兒子在東擔任內的時

候有一次奉旨令兒子嚴辦朱紅燈。照兒子當時就命濟南府知府盧昌詒前往查辦。後來據盧守稟復說那班拳民忠勇可嘉。兒子嚴查屬實。方始保護這班拳民。現在竟推在兒子一個人身上。在別人必定要據此辯護。以卸自己之罪。兒子是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決不懼罪。變更素來宗旨。況且兒子的所行所爲。原是忠君愛國。後世自有公論。他說完此話。便拜別老母。只帶了一位愛妾。幾個家丁。立刻起程。直向新疆進發。這天到了甘肅。來到署裏陝甘總督李廷箴的衙門裏。廷箴還是他的舊屬。他署晉撫的時候。廷箴那時正署藩司。縱拳戕殺。極端附和他的行爲。所以他們二人。雖有上司下屬之分。其實狼狽爲奸。志同道合。情逾手足。這天李廷箴一見毓賢到來。忙一面設宴替他洗塵。一面替他抱屈道。舊屬前清官場。不論自己現任何職。對於從前上司。照例自稱舊屬。所以李廷箴雖然已經做到陝甘總督。他的官場。比較毓賢沒有革職的巡撫。要大一級。總督是從一品。巡撫是正二品。當然仍舊稱毓賢爲大帥。自稱舊屬。他當時道。舊屬見了大帥被議的上諭。直氣得吐血。我說不管他們是義民也好。是

拳匪也好。舊屬與大帥二人。總是忠于國家的意思。朝廷就應該與洋人抗議到底。那好將自己的忠臣。一任洋人支配罪名呢。毓賢聽了。便嘆了一口氣道。咳。這也不能怪太后。現在洋人已經佔了京城。誰不怕死。自然只好拿別人寒責了。廷藩聽了。自然竭力勸解一番。這天晚上。毓賢便在署內安息。廷藩正在一個人默忖。如何辦理。方能將毓賢赦回。開復原官的當口。忽見送進一件上諭。展開一看。只見上面說的是。前將山西巡撫毓賢革職。遣戍新疆。計已行抵甘肅。著卽行正法。派布政司何福瑩監視行刑等語。廷藩看罷。不禁嚇得面如土色。慌忙把毓賢請至。將上諭給他看了。毓賢閱畢。對廷藩道。吾死分也。如執事何。廷藩聽了。自知不免。便於辛丑元月那天。仰藥而死。那時蘭州士民。都說毓賢伏法爲寃。集衆要求何福瑩代爲請命。福瑩不敢上聞。士民將有暴動。毓賢恐釀大亂。益重己罪。急忙乃寫了一封親筆的信。令人前去止住。又自己做了一副輓聯道。臣罪當誅。臣志無他。念小子生死光明。不似終沉三字獄。君恩我負。君憂誰解。願諸公轉旋補救。切須早慰兩宮心。這種筆墨。實在不甚高明。不過旗人不通

的居多。毓賢竟能夠湊上這兩旬。平仄也不大錯。却也虧他的了。毓賢寫好。對之後。又逼令他的那位愛妾自殺。那妾道。妾必殉君。可否容妾服侍老爺歸神之後。自殺不晚。毓賢聽了。淚如雨下。又長嘆一聲道。還是讓我去看你先去。使我放心。那妾聽了。果去自經而亡。毓賢見了。狂哭不已。他自己直到正月初六那天。何福菴至。竹字觀。將他喚出。毓賢還想穿戴衣冠。望闕謝恩。福菴已暗命一個武官。舉刀砍之。僅劈一半。毓賢大呼求速死。他的家丁在旁。看了不忍。幫助武官。始將毓賢的腦袋。用力砍斷。連同其妾。合葬於城北二十里。萬松亭下。毓賢如此收場。當時有識之士。都譏他自作自受。還幾乎害及國家宗社。本城一班百姓。也說他該學李廷簫的辦法。自己仰藥而死。反而乾淨。這時候的董福祥。正禁錮甘肅省城。原來福祥在洋兵破城的時候。他却率領回軍。向西直門逃出。沿途捨了不少的金銀。駐紮於陝甘交界的一座山中。及洋人請懲罪魁。他當然是一份子。孝欽后知他有強力於回部。感激回民變叛。不敢將他正法。僅僅平下了一道上諭。將他革職。留任仍統回軍。駐紮甘省。後因洋人大不答應。方才革職。

禁錮於其家中。及知毓賢在甘肅法。生怕及於自己。便拍了一份電報給榮祿。原來榮祿是福祥的上司。福祥對他。例稱沐恩。此時榮祿在西安。總理大政。握有實權。孝欽后對他。仍是言聽計從。福祥的得保官領。未始非這一電之力。這電上到底是甚麼幾句說話呢。却是恩主麾下。沐恩負罪無狀。催獲免官。復承手書慰問。感愧交并。然私懷無訴。不能不憤極仰天。其痛哭也。沐恩辱隸。應旌。忝總戎任。軍事悉聽恩主指揮。固部將之分。要亦敬公忠誠謀國。故竭駑力。排衆謗。以效馳驅。戊戌八月。公有非常之舉。七月二十日。電令沐恩統率所部入京師。實衛恩主也。拳民之變。屢奉鈞諭。撫贖李來中。命攻使館。沐恩以茲事重大。本在遲疑。以公驅策。敢不承命。叠承而諭。圍攻使館。不妨開炮。當時沐恩。猶以殺使臣爲慮。公復謂戮力攘夷。禍福共之。沐恩本屬一武夫。原無知識。恃公在上。故效犬馬之奔走耳。孰意事敗垂成。外兵破國。今公巍然執政。而沐恩被罪。竊大惑焉。夫沐恩之於公。力不可謂不盡矣。公行非常之事。沐恩犯義以從之。公撫拳民。沐恩秉命而行之。公欲攻使館。沐恩彌月血戰。今獨歸罪於沐恩一人。麾下士

卒解散。戚不甘心。多有議恩主反覆者。沐恩惟和報國。已拚一死。而將士憤怨。恐不足以鎮之。不敢不告。後來端王載漪。宥死亦配新疆。每有謠傳。說董福祥已挾回部之衆。不下數十萬人。擁護端王爲叛。卒又不果。福祥直到宣統二年冬。方始病死回中。這便是董福祥的結束。再說力保董福祥的那位關毅。自從隨寇室懷來。便患病甚劇。他自知孝欽后對他恩眷甚隆。就上了了一個請假三月。病愈再趨行在供職的摺子。孝欽后果然允准。命他安心養病。他便一面養病。一面安排他的家產。改名換姓。附託於他的至戚。以及同僚的名下。他是鎮遠旗官學生出身。識字不多。每見下屬。常將姓名念作白字。不知鬧出多多少少的笑話。有一天。事也真巧。適有福建的候補道戴綺。江西的候補道戴淵。本是弟兄兩個。進京引見。各人化上五萬銀子。拜他做老師。他一見了他們弟兄二人的受業帖子。頓時大怒道。你們二人。胆也真大。竟敢取名和端王載漪。輔國公載澗的尊諱。一筆不差。像這種無父無君的東西。怎樣能夠做官。說完之後。連辯白也不准他弟兄二人辯白。撇出府外。取消師生名義。可是那筆十萬贖見銀子。倒要

沒收。他還要以清正自詡。每在孝欽后面。奏參人家貪贓瀆職。孝欽后本是以耳爲目的。愛他正道無私。十分寵眷。殊不知他的貪得無厭。更比別人要厲害萬倍。他由部曹外放巡撫。內召爲尙書。入贊樞府。平日賣官鬻爵的事情。真是罄竹難書。惟有李連英。深知他的黑幕。常常問他。一借就是幾十萬。他也落得借此聯絡。以後更是內外勾結。朋比爲奸起來。有一天。李連英對他道。子良。你可想發財。他聽了忙答道。公公如肯栽培小子。自然利益均沾。李連英聽了。笑了一笑。次日。忽有一道上諭。着剛毅馳赴南五省清查浮賦。如遇不肖包庇之官吏。據實奏參。不得徇情。剛毅見了這道諭。喜歡得幾乎發狂。他便先到南京。搜括了四百餘萬。看見劉坤一所辦的儲材學堂。嚇得咋舌。道。這是在此地製造漢奸了。劉坤一第二天。便把那個學堂停閉。他至廣東。搜括的數目。也很不少。其時省裏有一個候補知縣。名叫趙球的。曉得剛毅最惡洋務。便上了一個迎合他心裏的條陳。上半節統統敘的是廣東省洋務機關。以及有外國教習的學堂。中半節敘的是。本人在何處學堂卒業。在何處洋務衙門當差。現已目睹洋務之非。

身受洋務之毒。下半節叙的是如何改良。如何糾正。剛毅看了上半節。自然大怒。及至看到中半節。已經贊其知過能改。末後看了他那些推翻洋務。封閉學堂的办法。不禁拍案驚奇道。此人可用。此人可用。馬上去拜制台。逼着制台奏派趙球爲全省學務總辦。位列全省營務處之前。制台沒法。只得照辦。後來這位趙總辦。不到三個月。便捲了幾十萬公款。溜之大吉。這筆銀子。不敢奏銷。還是由督撫司道大家攤賠的。剛毅呢。他老人家拆了爛污之後。早已捲了千把萬銀子。回京來了。所以他一聽見外人。有懲辦罪魁的要求。他還恐怕查抄家產。忙將所有的造孽錢財。盡托於人。後因憂急過度。病更轉劇。死於候馬鎮。得保首領懲辦罪魁的上諭。說李秉衡。剛毅。裕祿。身死。免戮。追奪原官。這也是他的便宜了。孝欽后聽見剛毅病死。忽然流下幾點憐憫之淚。李連英見了。慌忙跪着勸解道。老佛爺何必憐他。照奴才說來。剛子良這人。真是殺有餘辜呢。孝欽后聽了。不解道。爾從前不是在我的面前。力保他既忠心。又能辦事。的麼。此刻他死。怎的又說他不好起來了呢。李連英聽了奏道。老佛爺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奴才前

見他有忠心能辦事。爲國家治安計。爲朝廷用人計。當時何敢不保。及至現在據趙舒翹從頭至尾對奴才說了。奴才方知剛毅不是好人。孝欽后聽了。忙問道。趙舒翹如何的對你說的呢。不知李連英答出甚麼話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料事如神早知今日

其言也善悔不當初

却說孝欽后問李連英道。趙舒翹對你究竟講的甚麼說話。李連英道。趙舒翹這幾天很是害怕。他對奴才說。從前他奉了老佛爺的懿旨。前往涿州解散拳匪。剛子良怕他一去。就要將拳匪。真個解散。忙來向老佛爺自告奮勇。一同前去。等到了涿州。那班拳匪。勒令剛趙二人跪香。如果不遵。神卽下壇。要取他們二人的性命。舒翹當時忍無可忍。便對子良道。我們是朝廷大臣。且又奉了上諭。前來解散他們的。如何可以忍辱含羞。跪起香來。這些無賴之衆。只要扎飭武官拿辦。爲首之人。餘者勒令解散。便了了事。誰知子良。大不爲然。說道。神聖下降。乃是天助我們滿洲。說完。也逼着舒翹。向神壇叩首告饒。舒翹一則被那班拳匪。用刀攔在項上。由衆人強迫叩拜。否則亂刀砍死。二

則他是子良一手提拔之人。因有上司下屬之分。不敢抗違子良的主張。回來復命的時候。子良又不准他回來面聖。單由子良獨奏老佛爺。說得天花亂墜。奴才與老佛爺自然被子良所蒙蔽。如果當時子良早聽舒翹的辦法。在涿州解散拳匪。真是不費吹灰之力。如果子良回京面聖的當口。也准舒翹面來銷差。舒翹又將拳匪的壞處統統告知老佛爺。老佛爺當然不去用這班匪類了。舒翹又說。他那時不願跪香。有他同去的家丁作證。就是廷臣。也有深知其事的。他已早料到有今日的一着。務求老佛爺念他爲人所逼。保全性命才好。原來趙舒翹自到西安以後。看見洋人。以及駐外公使。各省疆吏。把他的名字。也列入冊。他便在李連英面前。化上一筆巨費。求他保全性命。李連英居然學着滿清刑名老夫子的秘法。救生不救死起來。所以對於已死的剛毅。大講壞話。對於舒翹。竭力替他叫冤。這事平心而論。趙舒翹在涿州的時候。雖無先見之明。却有亂民之說。如分首從。他的罪名。當然可減一等了。當時孝欽后聽了李連英這般一奏。便有心要將趙舒翹開脫。立刻下了一道上諭。兼受盛京府尹事務。刑部尙

書趙舒翹。附和拳匪。本應嚴懲。姑念爲人所迫。尙非罪魁。着加恩革職留任。以觀後效。孝欽后的這道上諭。明是准了李蓮英的請求。僅將趙舒翹革職留任。乃是避重就輕之法。誰知外人。見了這道上諭。都去責備李鴻章。何以將罪魁。辦得如此之輕。李鴻章據實奏聞。孝欽后無法可救。只得將趙舒翹改爲斬監候。因於府監。照滿清刑律。斬監候的罪名。雖比斬立決。只輕一等。但有遇赦的希望。孝欽后此時。仍有保全趙舒翹性命的意思。只待和議一成。洋人走後。隨便一赦。便將他赦出來了。誰知洋人方面。於辛丑正月。要求加重懲辦罪魁。對於趙舒翹。非死不可。西安百姓聽得趙尙書。有改斬立決的消息。急忙連合數千人。爲趙舒翹請命。樞臣奏知兩宮。孝欽后方加恩。賜令趙舒翹自盡。派岑春煊監視。這時候孝欽后。因念岑春煊沿途保駕之功。已經把他補授陝西巡撫。私家筆記。間有記載。那時候環刀保駕的是張勳。這是錯的。因爲那時的張勳。尙隸姜桂題部下。充一小小營長。駐紮山東德州。一則官階太小。夠不上勤王面聖。一則姜桂題的軍隊。在拳匪鬧事之際。自始至終。未離山東一步。像這樣對於皇室有大功。

勞的事情豈可不爲表明。小說家開口總說隱惡揚善。不佞的這部書裏。實在無善可揚。只有在這件事情上面。以重其事的替人家聲明一下子罷。閒話丟開。再說那時岑春煊奉了諭旨。將趙舒翹從監內請到他的寓所。叫他從速設法自盡。不料舒翹儘管和人談天。不肯馬上尋死。岑春煊不懂他的意思。忙去問他夫人。他夫人也忙問舒翹道。老爺還在等甚麼事情。舒翹答道。太后知我冤枉。必有後命。他夫人聽了。邊泣邊對他說道。老爺不必空等了。到了此時。還有何望。我們夫婦同死便了。舒翹硬將手上所御的那隻赤金指約遞了給他。舒翹接來。只吞稍許。還在處分家事。復寤九十歲的老母。睹此奇慘之事。不禁掩面伏櫬大哭。既而又自恨曰。剛子良害我。剛子良害我。這樣一耽擱。已經有三小時之久。毫無死狀。岑春煊迫於復命。乃命人進鴉片烟兩許。又過了兩個鐘頭。依然未死。再進砒霜。至半夜。猶聞呻吟之聲。不絕於口。時有一個老吏。獻計於岑春煊道。可用厚紙。蘸上燒酒。蔽於七竅。不久便死。岑春煊乃命照辦。連蔽七張。方始氣絕。原來趙舒翹的身體。非常魁梧。平時說起話來。聲若洪鐘。當時在棚子裏的

時候。大家戲呼他爲金剛不壞之身。他也每每笑拍其巨腹道。身體結實。尙屬小事。此中滿貯經綸。洵可貴也。那裏防到賜令自盡的時候。會如此吃苦的呢。舒翹既死。他的夫人。同時仰藥而亡。岑春煊便把目睹趙舒翹自盡可慘的形狀。奏知兩宮。德宗聽了。道。自作孽。不可道。像這樣的罪臣。早應明令正法。現在僅賜自盡。還是老佛爺的天恩。孝欽后聽了。便冷笑一聲道。他也是爲人所誤。一個人總要有原諒人家之心才好。德宗聽了。見孝欽后話內有因。不敢再說。岑春煊退下。鹿傳霖奏道。頃得李鴻章電奏。據外人口稱。已獲之啓秀。徐承煜二人。本是最大罪魁。因其是中國大臣。爲尊重貴國主權起見。各國不肯將該兩犯官。自由處置。應請貴國特派大員。前來迎提。迅速正法。行刑時。須預先通知。俾各國派員監視等語。這事究應如何辦理。請旨施行。孝欽后聽了。便令新任刑部尙書葛寶華。飛速馳赴北京。辦理該案。葛寶華謝恩請訓之後。來到北京。便去拜會瓦德西。瓦德西因有別樣公事。無暇接見。便派蔣木立代表出見。葛寶華與蔣木立行禮之後。見他雖然也是紅頂花翎。也是朝珠補服。可是面塗脂粉。香水的

味兒使人五里之外已經聞見。完全像戲劇上女扮男裝的樣子。心裏早已看他不起。及至聽他說話。開口便是我們聯帥。閉口便是代表聯帥。不禁憤怒起來。便有心挖苦他道。請問足下。還是洋人。還是華人。本立聽了道。葛大人不要開玩笑。兄弟自然是華人。葛寶華又問道。這本足下。還是女人。還是男人。本立到了此時。方知自己妝扮得太豔麗了。這樣的妝扮。在他義母賽金花房中。自然比較沈澁。便宜不少。可是在官場接見之際。真也不成樣兒。只得紅了臉。對葛寶華連連告饒道。兄弟知錯。兄弟知錯。還要求老前輩原諒。葛寶華見他馬上認錯。又因他是少年翰林。沒有閱歷。也是有的。便規勸他道。足下既然知錯。趕緊改過。尙未嫌晚。至於私人的裝束。俟你們請翰苑清高。儘可風流自命。不過既已列入朝武。自應莊重一點。免爲同朝腹誹。豈還事小。現在我們幾至失國。立于世界之上。豈不可恥。雖然不必因此仇外。然而凡可以替國家盡一分力的地方。總要去盡。足下既與瓦德西有些淵源。正好從中幫幫國家的忙。鄙人這些說話。不知足下以爲然否。本立聽了。忙答道。葛大人所教甚是。兄弟一定遵照指示。相

機而辦便了。葛寶華聽畢。方將迎慰啓秀。徐承煜兩個的事情。與他辦好。告辭而別。本立等得送走葛寶華之後。忙忙付道。此人所講的說話。倒也不能說他不是。現在和議已定。瓦德西不久就要回國。我們義民。她是可以跟他走的。我們是要靠皇帝吃飯的。在我初意。進這門來。第一是想發財。第二是想陞官。如今財是已經算發了。只有官尙未陞。若叫瓦德西去向李鴻章。而力保。成則自然可以越級飛陞。如果不成。後來查根究底起來。反而大大不便。我何不一面就去聯絡這個姓葛的。一面去投身慶邸之子。振貝子的門下。我逆料此後。慶邸一定可以有權。若能在他門下。定有陞官之望。況且那位載振。前兒不是開我的玩笑。說我和他所奪的。那個配秋後姑。而貌長得一模一樣。他既有意於我。我就以此進身便了。他想罷之後。忙送了一份重禮與振貝子。果然沒有幾天。他又與振貝子。同寢共食起來了。後來凡被瓦德西。冤枉列入罪魁的官員。都是他去講明開脫的。凡有搶劫民物。奸佔民婦的外兵。也是他去交涉嚴辦的。除了和議大綱。是李鴻章辦的外。其餘事件。幸而有他在裏面。中國倒也少吃虧不少。他

以前的行爲。固屬很是不好。後來一經改過。學作好人。國際私人。均有裨益。不佞據實將他的歷史。宣布出來。也是不肯沒煞人家向上的意思。現在再說葛寶華。那天見過蔣本立之後。便至順天府署。問監守啓徐二人的日本軍官提人。啓秀也是翰林出身。位至尚書。因附於理學。爲大學士。徐桐所賞識。徐桐以仇視新學。深惡洋人。見重於孝欽后。戊戌政變之後。徐桐尤被優禮。孝欽后因其年事過老。不能早晚趨朝。故未令人樞府遇有大事。諮詢而已。徐桐便保薦啓秀入軍機處。時剛毅方費用事。啓秀便又附於剛毅。這年五月。修撰駱成驥。典貴州試。來謁啓秀辭行。啓秀對他笑說道。俟爾返京的時候。都中已無洋人蹤跡了。此時政府。早已蓄意滅洋。啓秀當然預問其事。無意之中。偶一流露其詞。袁昶。許景澄之殺。詔書卽出。啓秀之手。及至城破。兩宮倉猝走出。啓秀未及相從。於是同日與徐承煜兩個。被日本軍隊拘去。後來被瓦德西提出過堂。與徐承煜二人。同負路屍。不久患病。方罷苦工之役。這天他正與徐承煜在閒談。忽見日本軍官。開出一桌盛筵。與他們二人同飲。等得吃畢。日本軍官。拿出中國正法的上諭。

遞給他們兩個觀看。徐承燧一見這道諭旨。頓時滿臉變色。嚇得跌倒地上。日兵把他扶了起來。他還極口呼冤。又大罵洋人不已。啓秀呢。他在罰作苦工之後。業已悔過。此時見了上諭。便從容的對日本軍官說道。就是如此。已邀聖恩。只怪我死讀詩書。沒有世界眼光。從前的謬誤。此刻懊悔已經遲了。但願貴國贊助我們中華。光復舊物。鄙人死後。也可藉以贖罪。日本軍官聽了。倒也替他可惜。一時葛寶華帶了司員來提。日本軍官對司員道。徐侍郎心地糊塗。至今頑鈍如故。啓尙書很是明白。早已深悔。他對我們所講之語。在此時看去。那裏像個附和拳匪的人物。你們貴國不是有兩句人之將死其言也善的詩句麼。可惜悟之太晚。他們兩位都是貴國的大臣。此刻回去正法。非比尋常小事。而且徐侍郎已經嚇得神經錯亂。寸步難行的了。敝處當以輿送。那班司員只得代他二人道謝盛意。等得抬至刑部。葛寶華便命家丁。呈上衣冠。啓秀點首表示謝意。穿戴之後。還能向北謝恩。徐承燧是已經昏暈不知人事。倒在地下。口吐涎沫。家丁雖想請他穿戴衣冠。免失大員體統。見他如此模樣。實在無法。只得將他拖入轎。

內和啓秀二人一同來到菜市口。啓秀下轎小立。氣度依然從容。監斬官出席禮之。徐承燬已有兵丁。將他扶出轎子。誰知他此時忽然驚醒。兩手扳住轎轅。死也不肯脫手。兵丁沒法。只得亂拖亂扯。這天適下大雨。從下轎的地方。拖至行刑的所在。也有三五十步路。弄得拖泥帶水。滿身都是污穢。非常狼狽。當時一班看鬧熱的老百姓。沒有一個不恨他。大家都高聲罵道。這個就是監斬五位忠良的壞蛋。今天如此下場。看他沒有臉子。去見那五位好人呀。將要行刑的時候。西人要來拍照。監斬官准之。照相拍畢。三聲大炮。人頭落地。露屍三日。沒人前來收葬。反是外兵爲了公衆衛生起見。將他們兩具屍身。草草埋葬。徐承燬從前監斬五大臣的時候。何等氣餒。今日這般下場。真是眼前報應。葛寶華辦完這件案子之後。仍舊回至行在。奏銷這項差使。兩宮問起北京的情形。葛寶華奏道。北京都是洋人勢力。已無帝都的景象。宮內滿駐外兵。毀壞與否。無從探知。只有五德西帶了一個名叫賽金花的女。以儀鸞殿做他的辦公之所。慶廣宮祭。真是令人髮指。孝欽后臨了。只是嘆。嘆的嘆。氣。德宗道。朕不離北京現象。

或者不至糟得如此。也未可知。孝欽后聽了這皇帝說。或者不至糟得如此。我說我們不離北京。但和議沒有這般順手。恐怕連身體的安甯。也不能像現在呢。你們只要看大小臣。隨處來此的。不是安然無恙。應啓秀後承燬兩個。不過走得略緩一步。弄得如此受辱。豈不可恨。皇帝只知說現成話。可見沒有閱歷。德宗開口便碰釘子。自然一句不響了。葛寶華又奏道。瓦西到底是一個外人。那知中國的底蘊。都是有一個名叫沈燾的。從中在那兒作祟。搗亂得北京不成樣兒。孝欽后聽了。很注意的問道。這姓沈的本來幹甚麼營生的。如何有此權力。葛寶華奏道。聽說此人。本是賽金花的好夫。又是一個光棍。一則是賽金花攜帶入宮的。二則姓沈的。似乎也懂幾句洋話。小人得志。那裏還知道甚麼天高地厚呢。孝欽后聽了。便命李連英。快把此人的名字記着。這樣一記。沈燾的性命。十成之中。已有九成不着積了。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五回

禍首親王加恩圈黑獄

頑皮太子被廢出青宮

却說端郡王載漪。爲惇親王之子。惇王爲宣宗之子。文宗之兄。孝欽后謀廢德宗。先擇

近支王公之子爲皇嗣。其溥字輩最親而最長者爲溥倫。溥侗弟兄二人。溥倫爲孚郡王之孫。孚郡王爲宣宗第九之子。穆宗無子。溥倫以次當立。孝欽后以爲皇帝繼穆宗後。則穆皇后當爲皇太后。而已當爲太皇太后。反不能握大柄。乃不爲穆宗立嗣。謂溥倫之父已出繼遠支。溥倫弟兄皆不當立。溥字輩既無人。不得不選載字輩。於是選醇親王奕譞之子入嗣大統。是爲德宗。德宗之母乃孝欽后之妹。孝欽后以內親故。冀德宗長而親己。又利立少主。則攬權之日長。故載漪以至親最長。反不得立。孝欽后此舉甚不合其家法。所以吏部主事吳可讀竟有尸諫之舉。其疏曰。奏爲以一死泣請懿旨。預定大統之歸。以畢今生忠愛事。竊罪臣聞治國不諱亂。安國不忘危。危亂而可諱。可忘。則進苦口於堯舜。爲無疾之呻吟。陳隱患於聖明。爲不祥之舉動。罪臣前因言事憤激。自甘或斬或囚。經王大臣會議。奏請付臣質訊。乃蒙我先皇帝曲賜矜全。既免臣於斬而死。復免臣於囚而死。又復免臣於以傳訊而觸忌。觸怒而死。犯三死而未死。不求生而再生。則今日罪臣未盡之餘年。皆我先皇帝數年前所賜也。乃天崩地坼。忽

遭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之變。即日欽奉兩宮皇太后懿旨。大行皇帝龍馭上賓。未有儲貳。不得已以醇親王之子。承繼文宗顯皇帝爲子。入承大統。爲嗣皇帝。俟皇帝生有皇子。卽承繼大行皇帝爲嗣。特諭。罪臣涕泣跪誦。反覆思維。以爲兩宮皇太后一誤再誤。爲文宗顯皇帝立子。不爲我大行皇帝立嗣。既不爲我大行皇帝立嗣。則今日嗣皇帝所承大統。乃奉我兩宮皇太后之命。受之於文宗顯皇帝。非受之於我大行皇帝也。而將來大統之承。亦未奉有明文。必歸之承繼之子。卽謂懿旨內既有承繼爲嗣一語。則大統之仍歸繼子。自不待言。罪臣竊以爲未然。自古擁立推戴之際。爲臣子所難言。我朝一賢餘年。嗣宗家法。子以傳子。骨肉之間。萬世應無間然。况醇親王公忠體國。中外翕然。稱爲賢王。觀王當時一奏。令人忠義奮發之氣。勃然而生。言爲心聲。豈容僞爲。罪臣讀之。至於歌哭不能已。偷王聞臣有此奏。未必不怒臣之妄。而憐臣之愚。必不以臣言爲閒離間之端。而我皇上仁孝性成。承我兩宮皇太后授以寶位。將來千秋萬歲時。均能以我兩宮皇太后今日之心爲心。而在廷之忠佞不齊。卽衆論之異同不一。

以宋初宰相趙普之賢。猶有首背杜太后之事。以前明大學士王直之爲國家舊人。猶以黃紘請立景帝太子一疏。出於蠻夷。而不出於我輩爲愧。賢者如此。邊問不肖。舊人如此。奚責新進。名位已定者如此。現在未定。不得已於一誤再誤中。而求一歸於不誤之策。惟仰祈我兩宮皇太后再行明白降一諭旨。將來大統仍歸承繼。大行皇帝嗣子。嗣皇帝雖百斯男。中外及左右臣工。均不得以異言進。正名定分。預絕紛紜。如此則猶是本朝祖宗來子以傳子之家法。而我大行皇帝未有子而有子。卽我兩宮皇太后未有孫而有孫。異日繩繩揖揖。相引於萬代者。皆我兩宮皇太后所自出。而不可移易者也。罪臣所謂一誤再誤而終歸於不誤者此也。彼時罪臣卽以此意擬成一摺。呈由都察院轉遞。繼思罪臣業經降調。不得越職言事。且此何等事。此何等言。出之大臣重臣親臣。則爲深謀遠慮。出之小臣疏臣遠臣。則爲輕議妄言。又思在廷諸臣忠直最著者。未必卽以此事爲可緩。言亦無益而置之。故罪臣且留以有待。泊罪臣以查辦廢員內。蒙恩圈出引見。奉旨以主事特用。仍復選授吏部。邇來又已五六年矣。此五六年中。環

顧在廷諸臣。仍未念及於此者。今逢我大行皇帝永遠奉安山陵。恐遂漸久漸忘。則罪臣昔日所留以有待者。今則追不及待矣。仰鼎湖之仙駕。瞻懸九重。望弓劍於橋山。魂依尺帛。謹以我先皇帝所賜餘年。爲我先皇帝上乞懿旨數行。於我兩宮皇太后之前。惟是臨命之身。神志奮亂。摺中詞意。未克詳明。引用率多遺忘。不及前此未上一摺。一。繕寫又不能莊正。罪臣本無古人學問。豈能似古人從容。昔有赴死而行不復成步者。人曰子懼乎。曰懼。曰既懼何不歸。曰懼吾私也。死吾公也。罪臣今日亦猶是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罪臣豈敢比曾參之賢。卽死。其言亦未必善。惟望我兩宮皇太后我皇上。憐其哀鳴。勿以爲無疾之呻吟。不祥之舉動。則罪臣雖死無憾。宋臣有言。凡事言於未然。誠爲太過。及其已然。則又無所及。言之何益。可使朝廷受未然之言。不可使臣等有無及之悔。令罪臣誠願異日臣言之不驗。使天下後世笑臣愚。不願異日臣言之或驗。使天下後世謂臣明。等杜牧之罪言。雖逾職分。劾史鱗之尸諫。祇盡愚忠。罪臣尤願我兩宮皇太后我皇上。體聖祖世宗之心。調劑寬猛。養忠厚和平之

福任用老成。毋爭外國之所獨爭。爲中華留不盡。毋創祖宗之所未創。爲子孫留有餘。罪臣言畢於斯。願畢於斯。命畢於斯。再罪臣曾任御史。故昧死具摺。又以今職不能專達。懇由臣部堂官代爲上進。罪臣前以臣衙門所臣隨同行禮司員內。未經派及罪臣。是以罪臣再四面求臣部堂官大學士寶鑿始添派而來。罪臣之死。爲寶鑿所不及料。想寶鑿並無不應派而悟派之咎。時當盛世。豈容有疑於古來殉葬不情之事。特以我先皇帝龍馭永歸天上。普天同泣。故不禁哀痛迫切。謹以大統所繫。貪陳樓樓。自稱罪臣。以聞。孝欽后自被吳可讀尸練之後。曉得自已因爲貪圖執柄。不立孫而立子。這事很覺不是。當時尙冀德宗長大成人。親於自己。誰知德宗見其所行所爲。專制太過。不合近代潮流。每遇大事。不肯順從其意。戊戌那年。甚有剝奪她的權柄之舉。孝欽后於此。深悔不應立德宗做帝。對於載漪這人。便由抱愧而生慈愛之心。載漪的跋扈。豈非是孝欽后溺愛而製造成功的。屢載漪既見孝欽后對他已有悔過之意。自然要想以他的兒子。謀登大寶。以償德宗奪他應繼的大統。奪誰的這場大禍。不過是一種謀奪。

天位的一種導火線罷了。誰知因此得罪列強。造成這場滔天之禍。這樁事情。實在是他初料所不及的。及見列強開出罪魁的名單。頭一名便是他老先生。到了此時。豈有不怕死之理。又知太后已允列強懲辦罪魁之請。這一嚇非同小可。把他平時想做皇帝老子的氣。也會消滅得無影無蹤。連日又見那班次於他的罪魁。正法的正法。自盡的自盡。不久便要輪到自己頭上來了。正在想不出躲避法子時候。這天忽被德宗召進宮去。大大的呵斥一番。不夠外。似有馬上要嚴懲他的樣兒。他只得一面向德宗叩頭求恕。一面求懇孝欽后搭救。當時孝欽后見德宗責備載漪的說話。句句理直氣壯。無辭可以駁他。況且又有洋人在那兒。指名要這個罪魁之中的罪魁。只得對德宗道。載漪罪大。我也知道。不過我們自己預先將他懲辦。洋人方面。得寸進尺。如果再來要求更大的罪魁起來。那時又如何對付呢。德宗道。論國法。彼罪不赦。這是我們朝廷自己懲治罪臣。却與洋人並不相干。孝欽后聽了。心內很是代載漪着急。嘴上忙對王文韶道。爾事朝廷數十年。閱歷最深。又爲皇帝所信任。爾看這事。究竟如何。王文韶聽

了。知道孝欽后此言。分明是要他營救載漪的意思。便向德宗奏道。端王載漪。雖然貽誤於前。尚可補救於後。而且究屬懿親。求皇上引用議賞議親之條。總要保全端王。如果洋人方面。一定不肯罷休。這是無可如何。現在洋人。尙未十分見迫。我們自己一方。而也似乎不可預先示人以弱。德宗聽了。咨嗟了半天。方始勉強擱過此事。載漪磕頭謝恩後。在退出宮來的時候。面色慘白。畏懼的神情。猶未恢復原狀。忙又拉住王文韶的衣袖道。王相國。暗的事情。總要全仗大力。始終替我們想法才好。王文韶聽了道。王爺見委。晚生敢不盡力。只要洋人那面不來逼緊。皇上這裏。晚生定當聯合廷臣。維護王爺。就是載漪聽了。趕忙向王文韶請了一個安道。果蒙成全。本藩沒世不忘大德。說着。看見王文韶走路已有頹唐的樣兒。慌忙雙手扶着他。同出宮門。方始再三叮囑。別誰知第二天。軍機處。又接到李鴻章一份十萬火急的電奏。說道。外人來說。中國不辦載漪等人。這回的和議。仍要決裂。孝欽后知事不了。只得把載漪革職。先交宗人府圈禁。一俟軍務平定之後。再行交往盛京。永遠圈禁。各國見了這個辦法。大不答應。李

鴻章又電行在。務請朝廷准照和議條款辦理。萬萬不可衛護一二親王。以致功敗垂成。孝欽后方才忍痛下了一道上諭。將端王載漪。定爲斬監候。仍以懿親之故。着加恩發往新疆永遠圈禁獄中。遇赦不赦。永不釋回。卽日起解。載漪自知罪重。計當被戮。及至奉到發配極邊。永遠圈禁之旨。不禁大喜過望。忙對他的福晉道。這真是兩宮的天恩。我們此後。還當粉骨粹身。竭力圖報。說定。又急問左右道。你們大家。可知道阿哥也有罪麼。左右對道。倒也沒有聽見。大約可以沒罪。載漪聽了。又自言自語道。本不干他的事。一定可以免罪。於是兼程進發。急赴配所。恐怕在半途之中。也像毓賢的一般。洋人再要將他續請正法。直至到了新疆。見無後命。方才放心。他又專人回到西安。探聽朝廷把他老兄載濂。老弟載瀾。堂第載勛。究竟辦些甚麼罪名。以及大阿哥。是否尙蒙優待。等等的消息。那時新疆的巡撫寶廷。本是他的至親。一見他到那裏。敢把他如法圈禁。除了一面尋着一所花園。作他的行轅外。一面大排筵席。替他接風道。王爺權且屈居此地。不久便要賜環。將來皇上千秋萬世之後。大阿哥繼統正位的時候。王爺便

是太上皇。姻晚叨屬戚誼。尙望王爺。看在福晉分上。加恩以揆席位置。姻晚就喜之。不盡了。載漪被他一醉恭維。頓時將他這個待罪之身。加已忘記得乾乾淨淨。便笑答道。我們阿哥。既已正位青宮。他日登極。你便在元老之列。首揆一席。自然非爾莫屬。寶廷聽了。慌忙下席謝恩。第二天。便是藩臬兩司。替他洗塵。道員以下。還夠不上巴結。他酬應了幾天之後。覺得有些膩了。便一概謝絕。專與寶廷兩。商量阿哥登極以後的事情。有一天。他所派去探聽事情的家丁。已經回來。他第一句。便問阿哥的近狀。道。阿哥不安的麼。那個家丁稟道。阿哥的信息不好。他聽了。失驚道。有甚麼不好。難道這。次的事情。居然牽連到他的頭上去了麼。那個家丁道。自從王爺離了西安。阿哥天天的帶了內監。到戲館裏去鬧。後來實在鬧得不成樣子。便被御史王文龍很很的參了一本。載漪不待那個家丁說完。忙問道。你說的這個姓王的御史。不是我保舉他到李秉衡那兒去的那人麼。那個家丁道。正是此人。載漪聽了。便拍案大罵道。天下竟有這般忘恩負義的奴才。怎麼這了得。且待阿哥即位以後。我要好好的款待個人頭。

呢。家丁道。太后業已准了王文龍之奏。嚴斥阿哥不守家法。已於上個月。將阿哥逐出青宮。降爲庶民了。載漪聽了。頓時急得跺足道。這就完了。說着。又嘆氣道。咳。這個不肖子孫。不爭氣。可憐我爲了他這小子。想他將來要做皇帝。方才弄出這場空前絕後的大禍。這一來。豈不是白費心機了麼。家丁道。阿哥真也荒唐。聽說他那天被逐的當口。正在雞奸一個內侍。老佛爺責斥了他幾句。他還要回嘴。老佛爺正在氣頭上。一看見王文龍的奏摺。立刻就下這道唐去。大阿哥的爺旨。阿哥這時候方才痛哭起來。哭了一陣。也沒人來睬他。下井投石的官員。可到不少。載漪聽了。忙又問道。這末現在他的人呢。家丁道。阿哥回家之後。便被福晉狠狠的責了一頓。阿哥非但不自認錯。竟和福晉揪拮了一陣。一個人反出去看戲去了。福晉氣得病臥在牀。還有些說話。家丁不敢說。載漪聽了。還有甚麼說話。你說。家丁道。福晉怪阿哥不成器。把一個皇帝位兒。輕輕的鬧掉。阿哥說。他還要與王爺爭賬呢。載漪道。他敢和我算賬麼。家丁道。阿哥說。他好好兒一個皇帝。都是上爺要鬧甚麼牽匪。把他鬧掉的。載漪聽了。只氣得七竅

生烟的道。好好。我要問問他。可要這條狗命。說完。又氣得咬了牙齒道。限你一個月。你快去把這個逆子抓來。讓我活活的把他處死。方才消我心頭之恨。家丁道。家丁動身的那天。福晉也在派人抓阿哥。福晉的意思。也想把阿哥置之死地。載漪聽了道。好。這個好字。剛剛出口。忽然砰的一聲。倒在地上。厥了過去。不知載漪能否醒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六回 一臺飛穢血活現冤魂

卅載報前仇。適符讖語。

却說那個家丁。見載漪厥暈過去。慌忙將他救醒轉來。載漪想前思後。愈覺傷心。仍是這個家丁。把他勸好。又對他道。大王爺載瀛。老佛爺因他並沒有十分干預拳匪的事。僅僅革去王位。三王爺載瀾。聽說不久他要發配到此地來。只有莊親王載勛。不知甚麼緣故。賜起自盡起來。載漪聽了。復又悲傷起來。問道。莊王爺。是怎麼樣自盡的呢。家丁道。據說洋人。一定要請老佛爺將王爺等。統統正法。老佛爺無奈。方命尙書葛寶華。特赴蒲州。監視莊王爺自盡。聽說莊王爺。讀了諭旨之後。還望闕謝恩。方才痛哭一

場。闖戶自縊。歸天後的形狀。很是悽慘。載漪聽畢。又問道。餘外的人。尙有賜死的麼。家丁道。聽說左都御史英年英大人。也是賜令自盡的老佛爺。又把從前業已正法的五位大臣。一齊開復原官。說着。就在身邊摸出一張手抄的上諭。遞與載漪道。這就是昭雪五位大臣的諭旨。請王爺過目。載漪接來一看。只見上面寫的是。本年五月間。拳匪倡亂。勢日鷗張。朝廷以剿撫兩難。迭次召見臣工。以期折衷。一是乃兵部尙書徐用儀。戶部尙書立山。吏部左侍郎許景澄。內學閣士聯元。太常寺正卿袁昶。經朕一再垂詢。詞意均涉兩可。而禍首諸臣。遂乘機誣陷。交奏參劾。致羅重辟。惟念徐用儀等。宣力有年。平日辦理交涉。亦能和衷。尙著勞績。應加恩徐用儀。立山。許景澄。聯元。袁昶。均着開復原官。載漪看畢。氣得把這張手抄諭旨。往地上一摔道。真正豈有此理。明明說他們詞涉兩可。既然兩可。前從就不該以兩可之詞。將他們正法。如今呢。也不該以兩可之詞。把他們開復。這道諭旨。真是語無倫次了。家丁聽了道。這也不過是自己認錯的說話。王爺那好咬文嚼字起來。載漪聽了。又一個人發了半天脾氣。方命這個家丁。仍赴

西安。遇有甚麼緊要消息。飛速前來稟報。家丁便奉了他的命令。忙又回至西安。把載漪的近狀。真知福晉。福晉聽了道。王爺既有我們那位寶廷照料。一切起居飲食。我就毋庸替他操心。我前兒已經求過李公公了。他說夢等還有機會。方好設法營救。我們王爺。我又問他阿哥。可能再進宮去。他說這是萬萬不能。我們既然生此逆種。只好怪自己養不出好子孫。倒也不能一定去怨人家。家丁聽了道。家丁離開此地許久。不知老佛爺何時回鑾。福晉道。幾時回鑾。我却末有所聞。前幾天宮裏。在那兒大鬧其鬼。這樣事情。倒也好算奇怪。如今的老佛爺。不比從前的老佛爺了。只要李鴻章放一個屁。她也照准。這幾天把一班對她老人家。極有忠心的臣子。不是殺的殺。就是革的革。我說將來這一班家鬼。一定要來找著她的家丁道。宮裏鬧的。究竟是甚等鬼呀。福晉道。老佛爺近來。只拿人家的性命。去拍洋人的馬屁。她老人家自己呢。還要天天的傳了班子。唱戲。在我替她想。像這樣的苦中作樂。大可不必。誰知唱戲唱得好。竟唱出活鬼來了。有一天下午。大約在三四鐘的時候。臺上正在演包圍陳列放箭的那

一齣戲。老佛爺看了那個揆述在破窰之中的那位雙目不明的太后。便想起她自己現在到此間所處的境地。也和那位雙目不明的太后。彷彿有同等的苦楚。正在觸目傷心的當口。那座戲臺上。忽然之間起了一陣怪風。竟把臺上所鋪的那一張地毯。以及四角。壓那地毯的四只石獅。吹得在滿臺打轉。你從前跟我進宮云過。應該看見過的那張地毯。不是有五寸多厚麼。那四個石獅。不是有二尺來高麼。那陣怪風。也可算得最大沒有的了。那毯子和石獅。在空中飛舞的當口。彷彿比紙做的還要輕些。同時又不知在甚麼地方飛來。像手掌般大。一塊一塊的穢血。也夾雜在中間飛舞。那血的腥穢味兒。真是世界上所少有的。當時聞了那股味兒的人。沒有一個不喊頭痛腦脹。等得趕緊叫禁衛軍進來。把那張毯子。連同石獅。再用極有重量的東西壓住。誰知這時。忽又一陣天昏地暗起來。就在這個昏暗之中。陡見一個滿身血污的女鬼。跪在臺口。對着皇帝亂哭亂叫。滿嘴嗚嗚咽咽的聲音。也不知她在那兒訴說些甚麼。福晉講到此處。反問家丁道。你知道那個活現形的女鬼。到底是誰呀。家丁聽了道。家丁又沒

有親眼看見。怎會知道那個女鬼是誰。福晉道。就是那位珍妃。家丁聽了也一嚇道。這位珍妃。家丁聽人說。不是被老佛爺。在難逃的那天。推在井裏的麼。福晉道。正是爲此。我後來方才知道。那天汗現形的女鬼。就是珍妃。她是來問老佛爺討命的。家丁聽了忙問道。何以知道是珍妃呢。又何以知道要向老佛爺討命的呢。福晉道。那天老佛爺一見了這個活鬼。頓時嚇得骨節都去。當時大家也顧不得去看鬼。自然先把老佛爺扶至寢宮。在牀上睡好。李蓮英領去問老佛爺看見的那個鬼。究竟還是熟人。還是生人。因爲當時大家雖然明明看見那個活鬼。一則天昏地暗之中。那鬼的面貌看不清楚。二則大家躲避都來不及。誰有這般的大胆。敢去看她。李蓮英。他是和老佛爺無話不談的。所以他敢細細的問老佛爺。豈知那時的老佛爺。只把她的雙眼閉緊。別樣的言語一句沒有。惟有滿口的連叫打鬼打鬼不止。李蓮英當時沒有別法子。只得慌忙傳進太醫院的全體醫官。老佛爺服了壓驚的藥之後。幸而馬上就睡熟了。至於外邊戲臺上的那個活鬼。帶哭帶叫的。鬧了個把鐘頭。猛的狂叫了幾聲。頓時已失所在。嗣

後有人來告訴我。當時那閹女鬼的吼聲。令人聽了。沒有一個不嚇得毛髮直豎。牙齒打戰。那一種陰慘恐怖的景象。就是此次洋兵破城的時候。比較起來。還是這個鬼聲。來得害怕。據此人對我說。那天珍妃現形時候。當場只有兩個人。看出是珍妃。一個就是老佛爺。所以他老人家嚇得不敢睜開眼睛。不過不肯對人認帳。就是一個就是皇上。皇上一眼看見。便認得她是珍妃。後來因為老佛爺嚇暈過去了。皇上也只好忍心。天下珍妃。回丁梁人。扶着老佛爺進寢宮。等得皇上出來。珍妃的冤魂。已經不見。皇上回到自己宮裏。抱着皇后的頭。放聲大哭。皇后不知就裏。忙問皇上。何事傷心。皇上方將珍妃現形的事情。告知皇后。皇后便問皇上。珍妃說些甚麼。皇上說。我因為送老佛爺進宮。把她的話。沒有聽見。皇上和皇后在說話的時候。已經上火。誰知就在那個時候。皇后忽見皇上。指着窗外對她道。你看見麼。珍妃剛剛又從窗外走過去了。皇后聽了。倒也不害怕。因她素來和珍妃說得來。就是珍妃死的那一天。她雖然急於難逃。跟了老佛爺。立刻出宮。她却在一路之上。一個人嘖嘖盡管默祝。一到懷來。又瞞

了老佛爺悄悄的燒了不少的紙錢給珍把。所以她聽見皇上說珍妃現形。她既於心無愧。恨不得快來和她見面。及聽見皇上對她說。珍妃又從窗外走過。她正想站起來。把她的身子。伏到窗口去看的當口。忽又聽見皇上對她道。皇后。珍妃已經進來了。皇后趕忙一看。果見珍妃。雙眼凸出。舌頭拖長。滿身血污。一個人筆直直的站在燈光之下。皇后頓時含着眼淚問珍妃道。珍妃妹妹。你的苦事。爲姊統統知道。但是她尊長。你也只好受屈的了。這時候皇上也對珍妃說道。爾白天所對朕講的話。朕未聽畢。爾是否還有說話奏朕麼。皇后不是外人。爾可坐下。不妨細細說與朕聽。只見珍妃伏地而泣道。皇后待臣妾甚厚。懷來所賜業已拜領。老佛爺將臣妾推在井中。臣妾死不瞑目。今天的現形。特來向她索命的。後來見她嚇暈過去。因恐皇上母子情切。臣妾所以軟手。但是死有不甘。又來奏知皇上。然後再去索命。皇上聽了珍妃之言。忙禁止她道。天下無不是的父母。爾與老佛爺有婆媳之分。豈可說到索命二字。卿當聽朕相勸。萬萬不可輕舉妄動。皇后也勸她道。皇上所諭。乃是正理。爲姊的一俟回京。定當先將妹

之死體好好安葬。再請高僧高道。從優超度。讓妹早日昇天。至於索命二字。臣下對於君上。豈能說到這項問題。從古至今。宮幃之中。屈死的后妃。不知多少。如果個個都要索命。那就沒有綱常五倫了。當時珍妃聽了。又帶泣帶說道。皇上皇后方才所說。單顧彼方。天下的事情。總要各得其平。方始令人心服。皇上聽了。又對她道。卿生時何等聰明。何等孝道。老佛爺對卿。偶有譴責。朕從來沒有聽見。卿有半句怨詞。現在忽然說起索命。豈非埋沒從前的孝行。照朕之意。只有聽從皇后之言。候朕回京。爲卿超度便了。當時珍妃又說道。皇上皇后。既然對彼尙有不忍之意。臣妾如今姑且再候三十年。那時彼已沒有國母的頭銜了。臣妾若不見她倒骨翻屍。決不投生。皇上聽了。道這些都是氣憤之談。勸卿遵朕所諭。快快收了犯上的念頭。皇后還要相勸。忽聽寒雞已唱。再看珍妃。已經不知去向。不過遠遠的尙有鬼叫之聲。皇上的身體本來單薄。珍妃未去的時候。却是提起精神說話。等得珍妃一走。頓時面紅耳熱起來。皇后見皇上似乎有病的樣子。忙將皇上扶到牀上。這一夜。皇上直哭至天明。第二天。這件事情。當然不敢

奏知老佛爺。老佛爺的爲人。你是知道她老人家的脾氣的。她是素來好強。從來不肯示弱於人。對於珍妃這事。非但自己絕口不提。還要禁止旁人不准傳說出來。福晉講至此地。那個家丁聽得。不禁目瞪口呆。呆起來道。你老人家。難道也想信這件事情麼。福晉聽了道。這件事情。我雖非目睹。來說此話的人。你可知道是誰。就是立山夫人呀。夫人自立山開復原宮之後。老佛爺便常常的召她進宮去。她本是老佛爺的心腹。她對於老佛爺的事情。豈肯稍有一言半語。誣讒老佛爺的說話。這事千真萬確。你說奇也不奇。所以我說老佛爺殺戮過重。連珍妃是她的兒媳。都要前去討命。何況別人呢。我們睜着眼睛看她就是了。家丁道。珍妃所說三十年之後。倒骨翻屍的那句說話。家人委實不甚明白。難道三十年之後。珍妃已經投了胎。要去掘老佛爺的墳麼。福晉聽了道。這些鬼神之言。所謂信之者有。不信者無。我此時自然也和你一般。不甚相信這些鬼話。好在三十年也不甚遠。我們還看得見的呢。家丁聽完。便下去秘密的寫了一封稟帖。給載漪。載漪看了。嚇得生了一場大病。後來載漪發配新疆。他們弟兄會了面。載漪

問起珍妃出現的事情。載瀾也說確有其事。做書的做至此處。却要來加入幾句閒言。不佞對於鬼的問題。常與朋儕辯論。鬼字既載於字典。當然不能說沒有這個鬼字。不過人是未死之鬼。鬼是已死之人。人死魄散。就同火裏之烟一樣。烟既不能復而爲火。鬼卽不能復而現形。不佞只承認鬼之一字。是人死後的一種名詞而已。決不會出現。以及索命等等的舉動。照不佞說來。連鬼叫都是沒有的。這末何以珍妃出現的這件事情。偏在這回書中記上呢。因爲當時凡在北京的人。沒有一個不知這件事情。鬼之出現與否。不佞既未目睹。自然一定不敢相信。不過當時人人都說實有其事。不佞便不能因個人不信此事。就將這件事情刪去。現在東陵掘墳之事。以庚子年算到如今。恰巧三十個年頭。還是適逢其會的呢。還是確有果報的呢。只好付諸不論。再說孝欽后。自見珍妃現形之後。心中時常快快不樂。胃病更加厲害。李蓮英便秘密的奏道。現在和議已成。外國軍隊紛紛的退回北京。此地水土。又與老佛爺的身體不合。以奴才愚見。何不早日回京。老佛爺的春秋已高。只有趕緊回去。別尋快樂。用慰餘年。孝欽后

聽了甚以爲然的道。爾的說話。倒也先得我心。我是早想回京的了。我的不提此事的緣故。一則和議的首尾。尙未結束清楚。二則我們那個宮裏。一定已被洋兵糟得不成樣子。也得派人先去看了情形。再打主意。李連英聽了道。現在正是春天。各省自有各省的風景。回鑾時候。沿途賞玩賞玩。我們去年逃難出來所吃之苦。也好借此補償。孝欽后聽了道。這末你且想想看。到底派誰先行回京一趟。一面打掃宮禁。一面我們慢慢兒的起程。李連英道。奴才昨日聽見慶王說起。他接到他們振貝子。由北京寄來的信。提起去年奉旨所派留京辦事大臣蔣本立。這回幫辦洋務。很有功勞。他與瓦德西。因有私人交情。常常進宮。宮中究竟如何樣子。問他便知。奴才聽了慶王此言。本想奏明老佛爺。與其派人回京。往來既需時日。洋兵若未退盡。而且不能貿然進宮查看。倒不如把蔣本立召來。當面問他。豈不簡捷。孝欽后聽了道。誰叫蔣本立呀。這個官兒。我却不甚記得。孝連英聽了笑奏道。老佛爺怎的如此善忘。蔣本立就在破城的頭一天。不是還上一個奏參拳匪的摺子的麼。據慶王說。此人年紀雖輕。對於外交。極有經驗。

的呢。孝欽后聽了失驚道。就是他麼。不知孝欽后接着再說何語。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回 風平浪靜擇日回鑾 雨過天青沿途接駕

却說李連英因爲受了慶王之托。所以在孝欽后面前竭力保舉蔣本立。一見孝欽后提起蔣本立的名字。似乎露出驚訝之色。便不待孝欽后往下再說。趕忙接口又奏道。蔣本立這人。本是慶王所保的。現在外交人材。真也缺乏。務求老佛爺不咎既往。量材錄用才好。孝欽后見李連英錯會了她的意思。便微笑道。我對於此人。並不怎樣。不過我去年出京逃難的時候。也碰見此人。現在要回鑾的時候。又碰見此人。這倒有些湊巧。爾既保他有外交之才。且下李鴻章已死。我本在愁沒人辦理洋務。爾可下去令軍機處。電召他來。就是。李連英聽畢。忙下去。一面通知慶王。一面令軍機處發電去召蔣本立。蔣本立奉到此電。自然滿心歡喜。知道這道諭旨。必是振貝子的力量。也不枉他以色事人一場。他這幾天。正爲他的義母賽金花。因瓦德西把北京城交還中國之後。就此不別而行。竟將她枕上的海誓山盟。付諸東洋大海。她沒有法子。自然只好尋着

這位義子。要他替她發電到柏林去。質問瓦德西。本立的認她做義母。乃是爲的自己。陸官發財。何嘗真心要做娼婦之子。就是與義母有些不端的行爲。也無非爲當時的。固寵起見。何嘗真心愛她。這位半老徐娘。現在見他義母的冰山已倒。自己又早經尋。着一個貝子老斗。照他初意。大可一刀兩斷。拆開這個似母非母。似妻非妻的姘頭。後來一想。總算尚有前情。當面只得敷衍幾句。現在既是奉旨召他前去。他自然要借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的題目。也與他的義母不別而行的了。一天到了西安。先去拜見慶。王。慶王見是他兒子所保舉的人。倒也另眼相待。一面留他吃飯。一面命人替他代辦。安摺膳牌。以便次日徑赴宮門請安。本立這人。本是一位頭等拍馬的魁首。一陣恭維。就把慶王騙得忘其所以。不禁絕口的誇他確是人材。又自己稱贊自己的兒子道。我們這位淘氣的振兒。現在居然也會搜羅起人材來了。邊說邊撲着鬍鬚大笑。本立忙。謙遜道。王爺謬獎。晚上何敢克當。倒是貝子爺。這回坐鎮京華。主持和議。李鴻章雖是全權大臣。若非貝子爺。從旁參贊。那有如此的迅速。慶王聽了。更是歡喜。忙又教導他。

如何奏對。老佛爺方始愜意。如何說話。皇上方才稱心。本立聽了。牢記胸中。第二天五鼓便往宮門請安。立蒙叫起。孝欽后先問宮中的情形。本立便據孝欽后歡喜的說話。詳細奏對。並勸孝欽后宜速回鑾。以慰天下臣民之望。孝欽后聽畢。也溫諭幾句。第二天便連下三道上諭。第一道是蔣本立著署理外交部右侍郎。欽此。第二道是利局已定。業經諭令內務府大臣掃除宮禁。本欲即日回鑾。惟溽暑難於跋涉。俟秋涼再行起程。定於七月十九日。由河南直隸一帶回京。欽此。第三道是署理外交部右侍郎蔣本立。著兼署內務府總管。速回京師。辦理掃除宮禁事宜。欽此。這三道上諭。都是辛丑年四月二十一日那天下的。本立請訓之後。又去叩謝慶王。立刻就道回京。孝欽后等得本立走後。又對李蓮英道。這幾天之中。內外臣工紛紛的請我回鑾。都說要以江山爲重。沿途稍熱。自有辦理皇差的大臣布置。決不致使聖躬受暑等語。你看他們荒唐不荒唐。居然教訓起我來了。李蓮英聽了道。自從兩宮蒙塵以來。大小臣工所有的奏摺。很是不敬。老佛爺應該降旨申斥。以儆將來。孝欽后聽了道。諸臣的不敬。都是皇帝下

詔求言弄出來的。你且看我回京之後。仍要將皇帝關閉瀛台。否則他要爬到我的頭上來。李運英聽了。忙勸她暫守秘密。且俟回京再說。孝欽后聽了。方始不言。這時候的岑春煊。已經升了戶部尚書兼軍機處大臣。陝西巡撫之缺。由升允補授。七月初一。升允上了一個摺子。道關中炎熱。潯等途行。已於兩宮聖體諸多不便。且又連日大雨。一路泥滯。車駕顛簸。更爲不妥。應請改期回鑾。以昭慎重。豫撫松壽也奏河水驟發。蹕路衝毀。務請展期等語。奉旨改於八月二十四日啓蹕。並蠲所過地方本年錢糧。又派慶王奕劻。大學士王文韶。榮祿。尚書鹿傳霖。岑春煊。敬信。爲扈蹕大臣。起程的那天。西安城裏城外的百姓。都來仰瞻天顏。直弄成萬人空巷。據一班有年紀的人說。百十年來。沒有這般鬧熱的事情。只有乾隆皇帝御駕經過一次。聽父老輩傳說。也還不如這回富麗堂皇。十月初一。駕抵開封。駐蹕行宮。住二十餘日。孝欽后十月初十的萬壽。就在開封慶祝。十一月初四。自開封起程。車駕出西門。巡撫以下的官吏。都是朝衣朝帽。的分跪路旁。貝子溥儀騎在馬上。用馬鞭子輕擊藩司。恭赫乾的大轎道。你這老頭兒。

跪的樣子不好不成樣兒。壽赫乾聽了，只嚇得滿頭大汗，連連的大磕響頭。那路上本是毛石子，頭上的皮肉一碰就碎。當時雖然鮮血涔涔，那裏敢用手去揩拭。因爲清朝皇室的儀制，只要是大不敬三個字，便要取人腦袋。壽赫乾本是旗人，他別的公事雖是不懂，大清會典倒還讀熟的一見貝子爺如此在說，豈有不怕之理。後來還是敬尙書怪溥侗道：你不可在這裏嚇外官。此人年紀已大，嚇他未免可憐。溥侗聽了，方才大笑着的往前去了。壽赫乾此時始知溥侗是和他鬧着玩的。這件事情當時河南日報已有詳細記載。車駕到了北京之後，御史高麟也曾奏參這個摺子，可是留中不發。溥侗並沒處分。那時車駕經過的地方，像此等事情，真是不勝枚舉。如果一件件的都要記上，這部書就做一百回，也做不完的不佞僅舉其一。不過要使閱者知道君主專制的淫威，有如此侮辱人們的舉動，我們現在做此黨國治下的老百姓，比較從前伴君如伴虎的臣子，真不算太平無事得多了。再說兩宮車駕抵順德府的時候，那時袁世凱早由李鴻章遺摺保薦，升任直隸總督，他已於頭一日率領新練的兵隊，迎駕上來。

候在那兒。孝欽后見了他。便想起戊戌那年。譚嗣同等人。將有圍頤和園之舉。若非他來秘密告變。此時定已不成樣子。那裏還有今朝。便將他單獨召見。又問起那年的事情。令他重述一遍。他一見皇上不在側邊。忙跪近一步。奏道。臣於光緒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九日。奉皇上特旨召見。卽日由津入京。八月初一日黎明。蒙皇上在毓蘭堂召見。垂詢臣所練之軍隊甚詳。臣據實奏對。後又奏道。九月巡幸大典。督臣榮祿飭臣修理操場。爲日已促。如無垂詢事件。卽請訓奉。上諭候四日後請訓。可無大執摺等語。退下回寓。忽有蘇拉來報。謂臣已以侍郎候補。並有軍機處交片。奉旨令初五日請訓。臣當時自知非分。汗流浹骨。決擬疏辭。連夜就商於慶王奕劻。及尙書王文韶。剛毅諸人。均謂此旨出口。特恩。辭亦無益。臣只得預備次日謝恩。次晨謝恩召見時。自陳無尺寸之功。受破格之賞。慚悚萬狀。皇上笑諭道。人人都說你練兵辦學堂甚好。此後可與榮祿各辦各事等語。退下返寓。接臣營來電。謂有英艦多只。游弋大沽海口。奉總督傳令。飭各營准備聽調等語。卽一面復電云。請訓奉旨有期。未便擅行。一面囑幕友辯措。

叙明緣由。擬先一日詣宮遞摺請訓。後卽回津。正在內室秉燭擬疏時。忽有譚軍機副同不候傳請。已下車坐於客廳。臣知譚軍機爲新貴近臣。深夜造訪。定有要公。停筆出迎。見渠便服稱賀。謂有密談。請進內室。屏去僕從。臣心甚訝之。及入內室。卽渠露慌張之色。謂臣道公受破格特恩。必將有以圖報。皇上方有大難。非公莫能救援。臣聞言失色。道予世受國恩。理應圖報。不知皇上難在何處。譚道榮祿近日獻策。將在巡幸時弑皇上。公知之否。臣卽答以榮祿忠君親上。必無此謀。譚道公爲磊落人。不知此人極險詐。康先生曾向皇上保公時。皇上說聞諸慈聖。榮祿嘗謂公跋扈不可重用。此言甚確。我也在皇上面前保公。皇上說袁世凱入甚明白。但有人說他不可用耳。公此次超升實費大力。公知真心救上。我有一策。與公商之言。已卽出一草稿。如名片式。內開榮祿謀廢弑君。大逆不道。若不速除。上位不能保。卽生命亦不能保。袁世凱初五日請訓。面付硃諭一道。令其率本部兵赴津。見榮祿。出硃諭宣讀。卽正法。卽以袁世凱代爲直督。傳諭屬僚張掛告示。布告榮祿罪狀。卽封禁電局鐵路。迅速載袁部兵入京。派一半

聞頤和園一半守宮。大事可定。如不聽臣策。卽死在上前各等語。臣當時魂飛天外。因詰以聞頤和園欲何爲。譚答云。不除此老朽。國不能保。此事在我。公不必問。臣卽對譚道。皇太后聽政三十餘年。迭平大難。天下歸心。我之部下。當以忠義爲訓戒。如令以作亂。必不可行。譚云。我已備有奸漢數十名。並電請招集好將多人。不日可到。去此老朽。在我而已。無須用公。但要公以二事。一誅榮祿。一聞頤和園耳。如不允我。卽死在公前。公之性命在我手。我之性命亦在公手。必須今晚定議。我卽詣宮請旨辦理。臣謂此事關係重大。今晚卽殺我。亦決不能定。且你今夜請旨。上亦未必允准也。譚云。我有挾制之法。必不能不准。初五日必有礮譴一道而交公。臣見其氣鬚凶狠。類似瘋狂。然渠爲天子近臣。又未知何有來歷。如顯拒變臉。恐激生他變。只好設詞推宕。因謂天津爲外人聚集之地。若貿然殺總督。必召瓜分之禍。且北洋有突慶鼎士成童。福祥各統二三十萬人。添練各軍。又有七八十營京內旗兵。亦不下五六萬。本部之軍。不過七千人。出兵至多六千人。如何能辦此。恐在外一動兵。京內卽設防。上已先危。譚云。公可用迅雷

不及掩耳之法。俟動兵時。卽分給諸軍。殊論。並照會各國。誰敢亂動。臣又謂本軍子彈器械。存營甚多。必須設法領足。方可用兵。譚云。可請皇上先將殊論交公收存。俟公佈置妥貼。一面密告我日期。一面動手。臣謂我萬不惜死。只恐洩漏。必累及皇上。臣子死有餘辜。萬不可先交殊論。各我爲思半月。方能告你辦法。譚云。上意甚急。我有殊論在手。必須次定辦法。方可覆命。及出殊論示臣。乃墨筆所書。字甚工秀。亦彷彿上之口氣。大概謂朕銳意變法。諸老臣均不順手。如操之過切。又恐慈聖不悅。飭楊銳。劉光第。林旭。譚嗣同。另議良法等語。大概語意。一若四人急請變法。上設婉詞以却之者。臣因詰以此非殊論。且無誅榮祿。開礦和國之說。譚云。殊論在林旭手。此爲楊銳抄給我者。着的確有此殊論。在三日前所發交者。林旭等人極可惡。不立交我。幾誤大事。論內所云。另議良法者。卽有此二事在內。臣至是始知其所謂挾制之法。卽指此論。將有所挾制。不足與籌。因答以青天在上。袁世凱斷不敢辜負天恩。但恐累及皇上。必須妥籌萬全。我無此胆量。不敢造次爲天下罪人。譚再三催促。立卽議決。以待人奏。幾至聲色俱

厲且腰間衣襟高起。似有凶器。臣知其必不空回。因告以九月卽將巡幸天津。待至伊時軍隊咸集。皇上一寸紙條。誰敢不遵。又何事不成。譚云。等不到九月。卽將廢弑。臣謂既有上巡幸之說。必不至遽有意外。譚云。如九月不出巡幸。將奈之何。臣謂現已預備妥當。費至百萬國帑。我可請榮祿力求慈聖。保可不至中止。譚云。報君恩救君難。立奇功。天下事入公掌握。如貪圖富貴。告變封侯。害及天子。亦在公。臣答以汝視我爲何如人。我三世受國恩。何至喪心病狂若此。譚至是方信。臣並稱臣爲奇男子。臣又詰以兩宮不和之故。譚云。皇上因變法罷去禮部六卿。諸內臣環泣於慈聖之前。懷塔布立山。楊崇伊等。曾潛往天津。與榮祿密謀。故意見更深。臣謂何不請皇上將必須變法。可救中國。以及將革去六卿開復。以釋意見。譚云。自古非流血不能變法。必須殺盡一羣老朽。方可放手辦事。臣遠之去。次日請訓。冀回皇上意。奏道。古今各國變法。必委之於老成持重之大臣。故事無不奏效。如中國者。若張之洞。令其贊助新政。必能仰答聖意。皇上聽了。也爲動容。惟無答諭。退下後。連夜赴津。將此事密告榮相。並稱皇上實無他

意榮相聽了變色道。此事奏知太后。恐不利皇上。不奏任那。這新道少年所爲。或不和太后。躊躇良久。並無兩全之策。臣便請其赴京。密奏老佛爺。惟以保全皇上爲宗旨。後來果蒙老佛爺。催辦六個肇事的人物。不咎皇上。但皇上對臣。終有微嫌。還要求老佛爺督臣作主。孝欽后聽畢。還伸了一伸舌頭道。這事真好險呀。那時沒有爾去密告榮祿。使我得有準備。皇上如另差一人去殺榮祿。以及弑我事之成否。雖然不能一定。可是北京城的人民。就要遭殃了。爾莫愁。我活一天。必定保爾一天。你是救我之人。我能看你被皇帝報復的麼。袁世凱聽畢。慌忙磕頭謝恩。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受惡報惡棍凌遲

接仙緣仙姑賣笑

却說孝欽后等得哀世凱退出。始命德宗來前道。恭親王溥偉。由京來此迎駕。并請頒發明諭。這回入京謁廟。應着何種服色。德宗道。容臣兒且與禮部商酌之後。再來奏知老佛爺。孝欽后點頭道。這是非常大禮。須要斟酌妥善。免致貽笑外人。德宗出來。便問禮部尚書徐灝。徐灝奏道。據臣部儀制司議定。說用素服。以示哀感。惟臣不以爲然。臣

的愚見。兩宮平定國難。乃是喜事。應用朝服爲是。德宗聽了。盛怒道。爾是殿撰出身。像這種大禮節。都不明白。只知阿諛爲能事。怪不得國事糟至如此田地。說罷。氣得把他的摺子。擲於地上。乃改爲常服行事。樂設而不作。先祀太朝。然後坐朝。始行還宮議定。德宗奏知孝欽后。孝欽后准奏。便定十六日起程。十一月二十一日。乘火車入都。進永定門的時候。英奧兩國馬隊排列左右。以示敬意。各國公使夫人。都來觀禮。並以快鏡攝影。孝欽后遙揖。並點頭爲禮。方改乘御輦。同德宗夫婦。來至太廟。行禮如儀。這天御寶和殿受禮。復在乾清宮召見留京諸臣。孝欽后首先開言道。我不意還能在此地見爾等。說罷。放聲大哭。諸臣也伏地痛哭。孝欽后又歷數出都之日。途中所受艱苦狀況。且述且泣。悲痛萬狀。旋又問諸臣道。我聞爾等在危城之中。頗有損失。不知爾等近狀如何。家中人口平安否。諸臣忙奏道。皇太后皇上垂詢及此。真是天地父母之恩。臣等托賴安福。得保餘生。感激莫可言報。德宗也溫諭一番。諸臣方退。德宗又傳諭給事中御史暨各衙門實缺司官。排日入見。毋庸宣召。以後諸臣。每見兩宮的時候。必先哭數

聲。儼若舉哀。孝欽后見了這種樣子。反覺開顏起來了。這天孝欽后回至自己寢宮。查檢所藏珍寶。一絲不缺。已甚歡喜。及見那三千萬現銀無恙。愈加樂得對李連英道。外兵倒還講理。居然沒有偷竊行爲。如果換了是我們中國軍隊。恐怕早已一掃而光了。李連英道。這是若佛爺的洪福。奴才聽了說。真命天子的東西。都有神靈在暗中保護的。洋人就是要來偷竊。也不能夠。孝欽后聽了。便誇他來得忠心。賞賜有加。李連英磕頭謝恩之後。又奏道。奴才一進宮來。便已打聽明白。沈燾這個惡棍。真是無法無天。瓦德西種種不好的行爲。都是此人從中作祟。非得嚴懲。不足以儆亂臣賊子。孝欽后聽了。急答道。爾言有理。不是爾此刻提起。我已將他忘記了。爾快帶領侍衛前去抓來。不必發交刑部。拿來我們自辦。李連英聽了。便帶領侍衛。一直來到沈燾家裏。原來沈燾一等瓦德西離京。他便將所有搜括來的造孽銀錢。在前門大街買上一所極大極講究的花園。改變宗旨。不想做官。只在家中享他的清福。賽金花想嫁他。他固拒絕。想問他借錢。他又不肯。這天賽金花所有的錢。又到那裏去了呢。其中自有道理。且讓做

書的慢慢說來。閱者方會明白。賽金花的愛瓦德西。並非自今日始。他從前做欽差夫人的當口。何等富貴。何等鋒芒。那時見了瓦德西那個窮措大。已經愛得無以復加。現在瓦德西做了聯軍統帥。當然富貴已極。她自己呢。非但身落平康。而且車馬冷落。正在窮途落魄的時候。忽然遇着這位多年的情人。豈有不死心塌地嫁他的呢。既然死心塌地嫁他。她這回搜括來的金錢。少說些也有百十萬。她便當作嫁妝。早已交與瓦德西收存。誰知瓦德西負心一走。她便人財兩空。她去找蔣本立。蔣本立就往西安一走。及至回京。躲了不與她見面。她來找沈蕙呢。沈蕙也拒之不納。她沒有法子。只得很悲哀的哭了一場。依然去做她的妓女。幸而北京的嫖客。都喜歡錦上添花。却不喜歡雪中送炭。所以她從前窮依影鳳班的當口。鬼也沒有上門。現在一聽她是瓦德西的下堂夫人。一班嫖客。對於他這人。彷彿像蒼蠅見了血。愈集愈多。淫業忽又發達。他見又可立足了。這天特到沈蕙那兒。要去責備他沒有良心一場。誰知正遇李連英前來捉人。李連英一見這個娘兒們。就是曾經穢污宮禁的賽金花。便把她連同沈蕙一齊

抓到宮裏。孝欽后先提賽金花問道。你不是曾經嫁過洪鈞的麼。賽金花答道。是。孝欽后道。你既是洪鈞之妻。總算受過朝廷誥命。理應替姓洪的守節。方是正理。何以不顧顏面。情願賣起娼來呢。賽金花道。犯婦本擬替亡夫守節。無奈亡夫家中尚有正室。竟將犯婦逐出。姓洪之門。犯婦無法。只得作此下賤勾當。乃是出於不得已之舉。尙望太后開一線天恩。孝欽后道。這事就算被逼而行的。這末你與瓦德西二人。竟敢穢污宮禁起來。你還有何辯。賽金花聽了。慌忙磕了幾個響頭道。犯婦與瓦德西在英國的時候。本有秘密。也不敢欺瞞太后。這回瓦德西到了北京。承他不忘舊情。仍擬再娶犯婦。犯婦嫁夫隨夫。他既住在宮禁。犯婦也沒有能力止住他的。現在已得他由德國來函。不久就要派人來接犯婦。犯婦到了他們國裏。凡遇有益於天朝的事情。誓必盡忠祖國。孝欽后聽了。尙未開口。李連英在旁奏道。此人既與瓦德西有約。我們何必辦她罪名。得罪鄰邦。況且和議方成未久。更要留點人情。免得我國孤立在世界之上。未知聖意以爲然否。孝欽后聽了道。爾的所奏。尙有遠見。現在念她婦女無知。姑赦其罪。限

日出都。不准逗留此間。賽金花聽了。慌忙叩頭謝恩。李連英便一面將她領出宮去。一面囑咐她道。你嫁了瓦德西之後。不可忘記天朝的恩典。對於他們那面。總要常常傳頌我們太后的聖德。才是。賽金花聽了。自然滿口答應。一等出了宮門。便暗自好笑道。虧我會吹牛皮。硬說瓦德西要來娶我。今兒如果沒有這一個外國大帽子。這條老命。必不着槓。現在只有快快逃出北京。前往上海。住在租界裏去。方才妥當。不然。他們等得看出瓦德西不來娶我。那就要二罪併發的了。她想罷之後。回至家裏。收拾行李。漏夜離京不提。再說孝欽后等得賽金花退下。忙喝一聲道。快將姓沈的這個賣國的惡棍。與我抓來。當時便有幾個御前侍衛。一把將沈燾抓來。摔在地上。孝欽后只將沈燾的臉上望了一望。道。爾等速把這個惡棍。就在此地凌遲處死。沈燾一聽見太后要劊他。頓時魂飛天外。魄散九霄。連連的高叫太后饒命。可否容犯民供幾句口供再辦。孝欽后聽了。只對他冷笑一聲道。你這個喪盡天良。無父無君的禽獸。你還想我來問你的口供麼。邊說邊把手一揮。道。拖出去。快快幹了。那班侍衛。馬上就奔上來。把沈燾的

上身衣服。統統剝去。綁在天井裏的一株樹上。頭一刀先將他額上的皮肉。剝下覆在臉上。使他的眼珠子。不能看見行刑的人。這是法外施仁的意思。第二刀剝左臂。第三刀剝右臂。第四刀剝左腿。第五刀剝右腿。第六第七兩刀。是在肚皮之上。劃一十字形。第八刀。方始對準前心。一刀戳死。這就是八刀頭的剝刑。還有一種名。叫魚鱗剝。剝犯人的時候。先將犯人洗剝罄淨之後。再用一架五尺來高的鐵絲網罩。將犯人的全身罩住。只要將這架罩一收緊。那個犯人全身的肉。便向網眼之中。鑽了出來。用刀在網眼之上。一削。那肉便像棋子般大小的。紛紛的落在地下。再收再削。一直削至僅剩幾根白骨而已。這種極刑。因傷上天好生之心。不甚常用。滿清時。最重的就所謂八刀頭的剝刑。沈燾既被剝死。那班侍衛。便將他的屍身。拖出葬在荒郊。孝欽后又查抄了他的家產。分賞那年殉節官吏的家屬。最可笑的是那年沈燾死了許久。居然還有些官兒。大上摺子。保他熟悉外交。請旨錄用的事情。前清的官兒。也好算得顛預已達極點的了。再說蔣本立。他那時已與宮廷接近。知道沈燾被孝欽后所剝。不禁大嚇起來。

忙又送了一筆銀子與李連英。求他鼎力維持。還怕多嘴的御史。要來參他。忙去與他們聯絡。有一天晚上。正在陝西巷喜鳳班裏。大宴各道御史的當口。忽見繆廷幹御史。所叫的一個條子。名叫劉鸞音的。面貌似乎不知在那兒看見過的。當時便笑問繆御史道。閣下的貴相知。兄弟似曾相識。未知她從前到過何處。繆廷幹聽了答道。此人兄弟也是初交。他的歷史。委實不甚知道。本立便自去問鸞音道。你從前是不是到過天津。本立剛剛說到此處。忽見鸞音對他撲哧的一笑道。蔣大人。你的眼睛好尖呀。蔣大人既然知道我的事情。我也不必再瞞你們了。我就是黃蓮聖母手下的仙姑。鸞音這句話。一說出口。頓時把滿座的主客。一個個的口稱奇怪不迭起來。原來蔣本立在頭一年的夏天。因事謁見直督裕祿。那時的裕祿。正在迷信神拳的時候。一見本立是翰林院裏的人物。便託他做幾篇鼓吹黃蓮聖母。極有法術的文字。携回京裏去。替她們廣爲宣傳。當時便將他引去參見聖母。聖母以及那班仙姑。見他人物風流。少年科第。兼要替她們到北京去鼓吹宣傳。一時有愛慕而生感激。便與他竭力周旋了幾天。所

以本立此時一見了劉鸞音。他的腦海之中。似乎記起這事。但因鸞音從前是位仙姑。神聖之身。何至墮落到八大胡同裏來賣笑。他又不肯直認。後來越看越像。所以他始問她是否到過天津。當時鸞音一進房來的時候。早已認識本立。初意本想隱瞞的。嗣見本立劈口就問她是否到過天津。她知道不能再瞞。便老實自認仙姑。當時大家聽了。自然奇怪。繆廷幹一想他既是仙姑。我就何妨接接仙緣。忙問她道。你既是仙姑。何以又拿色身示人起來呢。鸞音聽了。又微笑着答道。繆大人。我現在也不妨老實對你們說了。我本是天津鄉下的一個農民之女。只因略有幾分姿色。有一天那位所謂黃蓮聖母的。親自到我們家裏來。叫我去做她手下的仙姑。我因那時候四鄉的女子。都去投入紅燈照。我正在非常羨慕的當口。一旦遇了聖母。豈有不歡喜之理。誰知那位聖母。本是一個江湖賣解的婦女。她見裕督如此迷信神拳。她就投其所好。假充聖母。要想大大的騙他一筆錢財。她手下的仙姑。都是像我一般騙來的。可憐我跟她做了仙姑。用轎抬入督轅之後。第二天那位曹福田二師兄。便來威嚇聖母。聖母沒有對抗。

之力。只得叫我們大家讓姓曹的輪流好污。直到天津將破的頭幾天。裕督始將我們統統送至候家墩的一座古廟之中。那時聖母想要問他借錢。可是已經來不及了。後來沒有幾天。洋兵佔了天津。三仙姑和九仙姑同時被洋兵所執。三仙姑在半路上投水而死。九仙姑被亂刀砍死。聖母本來已由後門逃走了的。因為忘了一包衣服。奔回攜取。以致被獲。聽說後被洋人帶至歐洲。置諸劇場。任人觀看。至今不知生死存亡。我們這班仙姑呢。當時也被洋兵羞辱一番。大家各自奔散。於是也有回家嫁人的。也有來京作娼的。鸞音講至這裏。便送了一個媚眼給繆廷幹道。現在讓你接接仙緣。豈不便宜。我去年在裕督衙門裏的時候。他要跪了見我。我還不睬呢。蔣本立也問她道。這末那一班紅燈照呢。鸞音道。也不是和我們一樣。不過在北京的較少。在天津居多。不是我在你們各位大人之前誇口。紅燈照是更比我們沒有廉恥了。我們是做了幾個月。的仙姑。穿慣吃慣。不肯再往鄉下去務農。話雖如此。我們還能夠挨到現在。方才做此賣笑的營生。所接的客人。不是達官。便是大賈。倒也未失身分。不像那一班紅燈照。

當時就在天津。一任洋兵來嫖。你們諸位大人說說。我們比她們的人格。是不是要高得多呢。本立聽了笑答道。我說固是一樣。曾笑本來無甚區別。但是她們一任外人眠宿。你們不肯利權外溢。兩兩比較。你們自然高得萬倍了。鸞音聽了。忙啐了本立一口道。蔣大人。我與你總算有過一面之交。你今天大不應該當面刻薄我呀。繆廷幹聽了。接口問鸞音道。你是仙姑。停刻我就送你回班子去。接個仙緣。也是我區區的豔福。不過我還有得隴望蜀之心。請你此刻就介紹一個紅燈照給我。讓我瞻仰瞻仰。從前盛極一時的紅燈照。望你這位仙姑。不要吃醋。鸞音聽了。便微微的瞪了廷幹一眼。又輕輕的咬了他的耳朶。說道。你這個人。真是傻子。她們不過名目叫做紅燈照罷了。誰不是鄉下的女子。所有身體的構造。不是也和我們一樣的麼。廷幹聽了。也笑道。一箭雙鴈。是指常人而言。已經要稱幸事。如果一個是仙姑。一個是紅燈照。豈非更是希奇麼。鸞音聽了。真的便去代他叫了一個紅燈照來。大家朝那位紅燈照一看。只見年紀不過十五六歲。臉上的風韻。還不及鸞音來得標緻。換了不是紅燈照出身。一定

揮之門外。現在呢。反而特別歡迎。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獨流鎮俠客誅凶 靜海縣匪魁斃磔

却說繆廷幹見了那個紅燈照。問她叫甚芳名。她答道。叫做洪登沼。廷幹又問她何以要取與紅燈照同音的名字。她答道。北京的嫖客都是一窠蜂的。從前養金花。一出洪狀元家裏的時候。她的班子內。一時戶限爲穿。真有一見爲縈之概。後來日子一多。生意就清淡下去。幾乎不能自立。及至瓦德西這一來。營業更比從前發達。我所以特取這名。生意倒也不錯。可惜警察衙門要來干涉。否則老實就用紅燈照那三個字。我可以拿得穩。一定比如今還要好呢。廷幹又問她從前做紅燈照的情形。她所答的說話也與鷺音所講的大概相同。本立也來岔嘴問道。你在天津做生意的當口。可曾聽見有人說起張德成的下落。洪登沼道。張德成早於去冬。被一位劍俠砍爲肉泥了。本立一聽見劍俠二字。便想起他自己的事情。不禁胆戰心驚起來。後來一想道。我自從第二次遇見那位女俠之後。我已力改前非。此次在瓦德西面前。救下無數好官。不

少良民。照情理論。當然可以功罪相抵。至於我的以色列人之事。雖然尙未改。但是這是我個人的私德。於人無害。如果我的行爲。還爲那位女俠所不容。這是早已飛劍取我的首級了。那裏還能夠安然到如今呢。既是如此。我又何必談虎變色呢。他思罷之後。便問洪登沼道。張德成怎樣被一位劍俠所殺。你可講給大家聽聽。洪登沼道。去年洋兵一破北京之後。天津一帶常常有謠言的。不是說張德成已經潛行回家。就是說張德成要在天津起事。誰知到了冬末。張德成果然回到獨流鎮去。那時獨流鎮的一班拳匪。於張德成奉召入京之後。早已擁戴他的兄弟張三做了首領。仍是號稱天下第一壇那班拳匪。都稱張三的法術。要勝他們老兄十倍。那裏一帶的民衆。也無不奉之如神。張三一見大家已經信仰他了。種種不法的行爲。自然繼之而起。那班村民。到了那時。方知張三是個壞蛋。不過懾於他的威勢。無可如何罷了。及至和議將成。那班村民。正想將張三縛了送官的時候。一天忽見張德成一石個人滿載金銀而回。回來的第二天。就分送獨流鎮一帶的村民。不問老幼男女。每人大洋兩元。還對大衆

道。我本是此地的實缺。我在北京的當口。天津之缺。由曹福田二師兄署理。此地之缺。由我們三弟署理。現在我因不忍帶累百姓。所以不與洋人開戰。來此修道。並且保護此地一帶的百姓。否則洋兵殺來。連我這天下第一壇的名譽。都要丟醜。那班村民。既得了他的錢財。又見他來保護他們。竟會都把毒恨張三的心理。一變而爲信仰他們。弟兄二人的心理了。於是張德成仍稱大師兄。張三改稱三師兄。把二師兄的名號。留給曹福田。張德成買服人心之後。倒也真的不出來作歹爲非。他的不出來作歹爲非。並非是改邪歸正。他是知道洋人與官府。必定要來捉他。好在他在北京所掄的數目。不下百萬。他也不想再向村民身上搜括金錢。只望大家信仰他。抵制官府罷了。他這辦法子真好。那時那班村民。口稱若有官府要來捉拿張氏昆季。他們情願以全村的身家性命保他。誰知人有千算。天只一算。有一天夜裏。張德成弟兄兩個。正在畫符念咒。誑騙村民的當口。忽見檐際飛下一位劍俠。走到壇上。一手一個。將德成弟兄兩個。抓下壇來。摔在地上。指着他們的臉子責備道。這次中國爲了你們。幾釀瓜分之禍。你

們這班妖孽。真是死有餘辜。我以爲你們一定畏罪自盡。得免顯戮。誰知你們這班元惡巨凶。竟敢仍據老巢。又在此地誑騙愚民。快快與我當衆痛自罪孽。自己覓死。免污我的寶刀。這時候張氏弟兄早已嚇得高叫上仙饒命。磕頭不迭。那位劍俠見他們二人。還不肯馬上就死。正要將他們的罪惡。向大眾宣布的時候。陡聽得噤噤。的幾陣。鑼聲。頃刻之間。聚集了三四千個村民。要與那位劍俠爲難。說他不應譴辱神拳。犯了衆怒。當時又聽得一陣紛紛擾擾。喝打之聲。就有一個高大漢子。奔了上去。對准那位劍俠的腦袋。手起一拳。剛剛擊起。還未落下的時候。說時遲。那時快。忽見那位劍俠。將口一張。撲的吐出一把小劍。頓時化爲一道白光。飛向對面一株有五丈多高的大樹頂上。同時又見那道白光。只在樹頂之上。倏的一繞。說也奇怪。那株大樹的枝幹。就如快刀切麵一般。頓時一寸一寸的。一齊斷了下來。那個大漢。一見那位劍俠來得厲害。只得把他那隻高舉之拳。趕緊悄悄的放下來。那時那位劍俠。已經曉得大眾不敢妄動。便將張德成如何貽誤國家。如何傷害百姓。既簡且明的說與大眾聽了。當時那

班村民聽了那位劍俠宣布張德成的罪名。恨不得馬上就將張德成亂刀砍死的。固是極多。相信張德成真有法術。既可使全村的人們消災得福。又可抵禦洋兵的。却也不少。於是衆口難雜。議論紛紛。弄得很難一致。那位劍俠一時性起。便不再與大衆商量。仍舊口吐小劍。轉瞬之間。已把張德成弟兄二人。砍爲肉泥。當時內中尚有幾個無知的村民。對於那位劍俠。似乎要替張德成報仇洩恨的樣子。只見那位劍俠。朝大衆說了一聲再會。忽見一條黑影一閃。轉眼之間。便不知去向了。那班村民到了此時。才知那位果是劍俠。紛紛的一起跪在地上。望空叩拜。後來查檢張德成的金銀珠寶。足值百萬。就將那一筆錢拿來立了一座義倉。張德成死了一個多月。縣裏方派了差役。前去捉人。這件事情。無人不知。難道你們諸位大人。反而不知道此事麼。蔣本立聽了。便氣起來道。外省官吏。如此可惡。像此等大事。竟不奏報待我明天。奏知兩宮。必要嚴懲他們。一下子才好。廷幹聽了。笑道。此等事情。應該是我們各道御史奏參的。現在反要勞動你這位外交人員起來。我們真是抱愧無地了呢。洪登沼聽了。又說道。各位大

人都是朝廷之官。你表我奏。有何分別。說起你們做官的來。內中真有硬漢。去年洋兵破天津的當口。裕督連夜逃到通州。仰藥而死。直隸總督之缺。暫由藩司廷雍護理。天津既失。省會便遷居保府。誰知廷雍也是拳匪頭兒。從前殺死的教士與教民。真也不在少數。所以洋兵一佔天津之後。便追到保府。廷雍和一班大紳士。都被洋兵所執。廷雍便對洋兵道。你們不必殺害紳士。焚燬教堂。殺傷洋人。都是本部堂一人所爲的。洋人聽畢。便一面把紳士放了。一面問他道。外人與你無冤無仇。何以要下這般的毒手。廷雍便答道。道光以還。汝曹欺我們中國太甚。凡有血氣之人。一朝得勢。誰不欲相報。今日既爲汝曹所獲。不能遂我志願。斧鉞由汝。何必多問。洋兵見他視死如歸。倒也希奇。頓時用亂槍把他打死。至今保府百姓。還想替他建造專祠。可惜他是罪魁之一。不能如願。然而這位廷大人。也好算是大清朝的忠臣了。本立聽了道。這等誤國殃民的奸臣。天下幾被他們斷送。你們到底是一個女流之輩。好歹不能分別。洪登沼與劉鸞音兩個。聽了本立這樣一說。便對他笑道。蔣大人。你方才的說話。若在去年這時候。被

端王爺聽見恐怕也要和那五大臣一樣看待了。廷幹聽了恐怕本立動氣忙同了劉洪二人。先行告辭而去。過了一陣。主客各散。第二天本立真把張德成及弟張三已在獨流鎮上被一位劍俠殺死的事情。奏知兩宮。孝欽后見了他的摺子。果將外省督撫嚴旨申斥。沒有幾時。孝欽后接到直督袁世凱一本摺子。奏稱道。據靜海縣詳報。曹匪福田胆敢於本年正月初五日私自潛歸。次日紅其頂花其翎。黃其馬褂。率領匪衆多名。至同善堂紳董汪綸家中勒索供獻。該紳董一則懾於淫威。二則因僻處小邑。未知北京已有嚴拿該匪的朝旨。當時只得獻出大錢六百千文。白米三百餘石。該匪復索金珠。該紳董又獻出金飾四十四兩五錢。大小珠子五百數十餘粒。該匪收後復至卞紳文蘇家勒索如前。卞紳一面假與周旋。一面飛報卑縣。卑職聞報當卽片請同城都司邵飛熊率領全營兵士。當將卞紳住宅前後圍住。當由卑職偕邵都司等首先入內。果見曹匪福田正向該紳勒索財帛不遂。勢將焚掠。卑職正飭擬差役等將該匪逮捕。詎知該匪竟敢喝令開槍當場擊斃差役王升何貴二名。旋由卑職偕邵都司率隊迎

頭痛擊。在室內猛戰四小時。始將該匪擒獲。驗明正身。毋誤。帶回職署。該匪認供不諱。伏查該匪既屬巨魁。現雖擒獲。難保不無煽惑羽黨。劫監情事。可否即將該匪就地正法。以儆不法之處。乞示俾遵等語。當由臣飛飭立將曹匪福田。凌遲處死。理合將處置曹匪緣由奏聞。孝欽后看畢。便對德宗道。匪首既已正法。此次殉難諸臣。也應分別賞賜卹典。這才不枉他們盡忠一場。德宗聽了。道。臣兒遵旨辦理。說完。忙將各人死難的事實。細細一查。便下了一道上諭道。此次殉難諸臣。孤忠可憫。承恩公崇綺。賜諡文節。並賜祭一壇。着都御史張百熙代祭。祭酒王懿榮。賜諡文敏。並賜祭一壇。着外務部右侍郎蔣本立代祭。前大阿哥師傅寶豐。賜諡文潔。並賜祭一壇。着外務部尙書瞿鴻禨代祭。祭酒熙元。賜諡文貞。並賜祭一壇。着太常寺正卿黃錫朋代祭。前大阿哥師傅崇壽。賜諡文勤。賜祭一壇。着工部侍郎赫爾崇阿代祭。欽此。同日又下一道上諭道。據御史繆廷幹奏稱。前侍郎景善。覲城北火發。疑爲宮禁。伏地哀痛。旋衣朝服。將投井殉難。方徘徊井欄旁。其子翰林院檢討恩榮。思邀卹蔭。自後推之墮井。當時事爲日本軍官

所聞。執恩榮槍斃之事。後蒙恩已將景善賜諡文篤。其子恩榮。賜諡文敬。乞將恩榮之諡號撤銷。以爲不孝者儆。恩榮之諡。若卽撤銷。並將原官革職。欽此。同日又有上諭。着張百熙兼署學務大臣。督率各省速辦學堂。並籌備開考經濟特科事務。第二天。大學士榮祿。奏保他的幕僚樊增祥。才堪大用。請以布政司記名簡放。孝欽后一聞樊增祥三個字。便對德宗道。樊增祥很有文名。似可重用。我們上次那道罪己之詔。不是此人的筆墨麼。德宗道。是的。此人新舊之學。都有根柢。並且又是一個能員。榮祿所保。甚是孝欽后聽了。點首道。皇帝且去斟酌辦理。就是孝欽后說完。回至寢宮。忽然想起一件事。忙將李連英叫來對他道。我這次從西安回宮。身體固是不像往年。來得結實。而且心裏悶悶不樂。胃病大發。真像這樣的下去。恐怕不久於人世了。既然享福的日子無多。就應該想出些快樂的事情來玩玩。否則要這天下何用。李連英聽了道。照奴才意思。與其在別的事情上。另起爐灶。不如一面將頤和園大加修理。一面天天傳進班子。先來消遣說着。就在身邊模出一張修改頤和園的圖樣。連用修好之後。各種開支。

的清單呈與孝欽后。孝欽后接來一看。當然非常滿意。看畢。又問李連英道。照你圖上的預算。每日要化五萬多銀子。一年計算起來。不是要化二千萬麼。李連英聽了道。老佛爺。怎麼這般小算起來。不要說老佛爺是一國之主。每年化牠二三千萬銀子。真不算一回事兒。古來的那些迷樓鹿台。那才窮極奢麗呢。這回沒有被外人拿去的這三千萬銀子。不是就有一二年可以白玩麼。孝欽后聽了道。這末此項工程。就命你去監督。一切需用款項。不必去問戶部。你要用款的時候。問我來取便了。李連英退下。忙將這個信息。秘密的送給白雲觀裏的高道士。高道士本是李連英的掌櫃。一得這個信息。自有人來運動承辦這項工程。後來被一家叫做德太本廠。主人名玉崑的。招攬了去。李連英淨拿了五百萬的回扣。高道士也得了百十萬。車馬爲華俄銀行理事。璞科第所知。馬上去走高道士的門路。因而給識了李連英。每有事情。就在白雲觀內密議。所以當時俄國公使。請求外務部所辦不到的公事。只要璞科第與李連英鬼鬼祟祟的一辦。無不如願以償而去。後來日本也仿這個辦法。所得的利益。也屬不少。日本外交

的政策。尤能於交涉未辦以前。先肯犧牲少數金錢。孝敬中國外交官吏。中國官吏。只知個人將黃白物上腰。不顧國家的如何吃虧。滿清用了這等賣國奴去辦外交。真正是言之痛心。現在滿清雖將政權交出。那些亡國的條件。至今尙未取消。民國外交的人材。固非昔比。但要細細的清理這把亂髮。也須太費周折呢。那年侍郎那桐。充作專使。前往日本謝罪。那桐當時的心理。以爲既去謝罪。必要受他們侮辱。奉了專使之命。的那一天。還去懇求慶王奕劻。替他辭去這個差使。後經慶王對他說道。這是太后的特旨。而且已將你的名字。通知日本公使的了。豈能輕事更改。那桐沒法。只得請訓登程。誰知到了日本。竟與他的理想相反。究竟是甚麼情形呢。聽且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使名稱謝罪國恥毋忘

道號賜鋤姦皇恩普及

却說那桐。一到長崎。就有日本外務省所派的代表。前來迎迓。一切儀制。均極恭敬。那桐更受寵若驚的。問他所帶的繙譯官道。我是我們中國派來的謝罪使。既曰謝罪。他們應有一番責備的言語。何以非但半句沒有。而且待爲上賓。其中有無別意。他們責

備我。我固是害怕。他們優待我。我也就心。你倒說說看。他們究竟是甚麼作用。那位繙譯官答道。回欽使的話。他們既是這般客氣。萬無意外之處。他們若有歹意。就不必前恭後倨了。或者他們見欽使是中國朝廷大臣。職位上的關係。也未可知。那桐聽了。頓時就高興起來。對於日本所派來迎迓他的代表。未免大吹其牛。那個代表聽了。依然伏在地上。似坐非坐。似拜非拜的樣子。一種自卑的表示。真是使人見了。不問何人。都要心高氣傲起來。那桐是位旗人。本來最愛耍標勁的。那時自然妄了八字。隨便亂談。管人以柄之處。也是有的。一天到了東京。甫下火車。日本朝野要人。已在那兒等候。一見了他。紛紛的上來握手致敬。所講之話。無非一派阿諛。他個人之詞。那桐聽了。更是滿心歡喜。一時別了大眾。來至中國駐日使館。公使楊樞。一面擺酒接風。一面知他是孝欽后的親信之臣。也是恭維不迭。次日。那桐前去謁見日皇。也蒙優禮。除了說些兩國從此愈加親善的說話外。又贈了他一座寶星。那桐回了使館。立刻就是一個電奏。詳述日本優待的情形。不日接到軍機處的覆電。叫他一等車畢。即行內渡。日本既是如

此親時。遇有小小要求。不必十分拒絕。以資聯絡。誰知日本的歡迎。因爲正是爲此。早已探知他是太后所信任的官兒。既是遇着這位不懂外交的稚子。豈肯輕易放過。於是又送了他極重的一筆程儀。所有要求出來的事情。雖然沒像那二十一條的顯明。可是都是一種誘人上當的條件。只要中國上了圈套。他們以後自然會一件件的。根據這次所訂的大綱辦理。我們中國的吃虧。那就不必說的了。那桐回到北京。孝欽后又繼續遣派醇親王載灃。赴德謝罪。載灃更比那桐年輕。如果也照那桐所訂的條件。那樣吃虧起來。真個可以把中國完全斷送。幸而德人倒還光明。除了政府不甚優待。各報間有責言之外。此行尙無甚麼拆蝕。回中之後。又代上海道解決了一起騙案。所以當時載灃的輿論。比較那桐。要好得多呢。這末那一件騙案。到底是一件甚麼案子呢。原來那時候。孝欽后虐待德宗的舉動。各省人民。都拿這件事情來做談助。因此以訛傳訛。畫蛇添足的。將德宗這人。形容得比平民的養媳婦。還要不如。有一天。有一個江蘇巡檢名叫湯毓清。的。赴京至大鬧險看。路經東華門的時候。誤觸一位中貴之

車爭持良久。不能解決。那時又見有一個人騎了一匹御馬。正從門內而出。那人相貌非凡。舉止華貴。中貴對之執禮甚恭。那人指揮數語。中貴便唯唯而去。湯巡檢見了這件事情。心裏甚是希奇。以後也就忘了。湯巡檢領了文憑。赴蘇某到。沒有多時。松江地方忽然來了一位少年。儀觀甚偉。滿口京腔。一望而知決非等閒之輩。不過行裝簡單。大家識不透他的來歷。正在互相揣度的時候。那位少年自詣府署。指名要見知府。知府將他請入花廳。問他姓名。却又一語不答。但有一種驕倨之態。不可一世。那個知府本是一位捐班出身。人又來得忠厚。見他如此妄自尊大的樣子。反弄得一時莫測高深。沒有辦法。只得一面請他住在客室。一面馳告上海道台。道台袁某聽了也是驚駭不已。因為當時德宗雖已回鑾。有人傳說他仍困在瀛台。有人傳說他在患重病。還有人傳他說業已逃出京師。別立基業。既有這種謠言。袁道台更是不敢立時決斷。便令知府趕緊回松。察看形跡。再來稟報。知府回營。私會同城各官。前來辨認。湯巡檢一見這位少年。頓時大驚失色。慌忙秘密的對知府道。此人就是專職在東華門。見他呵斥。

中貴的。那人知府聽了。急率各官參拜。那位少年方始示意。他就是光緒皇帝。因避太后威凶。悄悄逃至此地。並命各官不得聲張。免爲北京知道。這時候各官無不深信。知府又一面密稟上海道台。一面朝服伺候。那個少年便寫一張紙條。着知府署理上海道。湯巡檢署理華亭縣。知府同了湯巡檢兩個。又到上海道署。將這兩道恩諭呈出。袁道台見了。正在難於辦理的當口。可巧接到電報。醇親王載灃就在次日抵申。袁道台忙對知府說道。醇親王明天可以到埠。他是皇上的兄弟。且讓我奏知他老人家再說。你也毋須回松。可在此地等候我的信息。次晨醇親王載灃果然抵申。袁道台上船迎接。首先將此事奏知醇親王聽畢。也現失驚的樣子。又想了一陣。方對袁道台道。你可持本藩親筆的信。親自前往松江。將那人迎到本藩的行轅。那時或真或僞。當場就會知道。袁道台當時拿了醇親王之信。同了知府巡檢二人。立刻趕到松江。將醇親王的信呈與那位少年。那位少年將信接去一看。却不慌不忙的對袁道台道。爾可傳諭載灃說。朕須瞞太后的耳目。不便赴申。命他也不可來此。以免紹徭朕。即日便要他往說。

者又嘆了一口氣道。咳。朕還不及建文帝的自由呢。袁道台聽了那位少年的說話。忙陪笑道。此人明知醉主在中。還有這般鑑定。這是一定是真的無疑了。想罷忙奏道。此地僻陋。不足以居聖駕。還是同臣赴中。諸事和醇王斟酌而行。似乎較爲妥當。那位少年聽了。搖首道。朕萬萬不去。說着又問袁道台道。此地是爾所管轄的地方麼。袁道台聽了。奏答道。此地正是臣所管轄的。那位少年聽了道。爾可將此地的錢糧暫撥十萬與朕。朕當書一字據付爾。爾與載灃前去核算可也。袁道台聽了。仍以同往上海爲請。那位少年便微怒道。朕旣諭爾不便同往。爾當仰體朕意。迅將該款付朕。俟朕另設朝廷之後。定有恩命。袁道台聽了。奏道。皇上一定不願赴中。臣下去籌款。就是不過此間不比省城。頃刻之間。要集巨款。很不容易。至快的期限。總得三兩天。那位少年道。總之愈速愈好。不可悞朕之事。袁道台退下。忙一面令一府兩縣。速行籌集巨款。聽候御用。一面將奏對的情形。專弁馳赴上海。稟知醇王。醇王一聽此人開口就要十萬。便知一定是假。忙諭知上海縣知縣。迅往松江。將該犯押解來轅。以便發落。上海縣聽了。便有

些躊躇起來。既不敢違王爺的面諭。又不敢去提皇帝。實在無法。只得硬了頭皮。要求醇王發給手諭。方敢行事。醇王聽了。便笑了一笑道。此事有本藩負責。爾胡胆小。若此說完。真的下了一道手諭。上海縣方才漏夜趕到松江。先去稟見道台。將醇王的手諭呈給道台看過。袁道台道。這事既有王爺的手諭。我們官卑職小。只有奉命而行。說完便命全城文武官員。帶領軍隊。把松江府衙門團團圍住。他自己還不肯做惡人。却令上海縣把醇王的手諭給那位少年看了。那位少年到了此時。方才略露驚慌之狀。不到一分鐘。仍舊鎮定如故。冷笑一聲道。我們的載澂。難道也入太后的黨了麼。說着又對袁道台道。你能救朕麼。如敢將朕放走。朕異日得掌大權的時候。必不相負。袁道台聽他這話。分明是畏罪想逃走的意思。這是假而又假的了。忙命將他網綁起來。押到上海醇王行轅。那位少年一見醇王。就跪下磕頭哀求道。王爺饒命。醇王喝問道。你不是坤甯宮的典衣內監。廖狗子麼。那位少年答道。奴才正是廖狗子。醇王道。老佛爺待爾不薄。爾胆敢在外說壞老佛爺的名譽。除爾之外。還有劉黨張。廖狗子道。奴才因

爲打碎了老佛爺的一個式簪八十件的花瓶。恐怕老佛爺處死，所以逃出宮來。不過想騙點錢財，以作遠走之計。實無其他的羽翼。醇王聽了，便諭上海道道。可將他釘了雙錄，讓本藩帶回京去。請老佛爺自己發落。說完，又諭道：湯巡檢無中生有，幾釀事端。他是此案的要犯，難保沒有串通情事。爾迅將湯巡檢解往刑部候旨辦理。袁道台奉諭之後，自然遵辦。醇王到了北京，先將赴德的情形奏明兩宮。然後方把廖狗子冒充皇上，誑騙巨款的事情，詳細的奏明。孝欽后聽了，便將廖狗子發給李連英處治。李連英因廖狗子管理太后的衣裳，很是能幹，一時不便遽換生手，僅把他打了五十御杖。罰了三個月的俸，給了事。刑部見主犯廖狗子未辦大罪，也只將湯毓清革職結案。這場假皇帝的案子，幸遇醇王一手辦理，不歸奏案，所以能夠如此簡捷。如果換了外省官吏，辦起這件案子來，少說些頂子也要革脫半籃。孝欽后等得李連英打過廖狗子之後，有一天，反笑問廖狗子道：爾這奴才，胆子可也不小。其實做皇帝有甚麼味兒。連我這個太后，也不過爲祖宗的基業，不能丟手。像三年的逃難，若不是太后皇帝的身

分還不至於那般吃苦呢。說着。又問李連英道。昨兒你對我所說的那兩位劍俠。他們已有地仙之分。將來必能升天。我聽了之後。真正羨慕他們得了不得。李連英道。從前秦始皇派徐福去求仙。本來已經遇見真仙的了。後來因爲他造萬里長城。死的人太多。那位真仙不肯前來度他。僅將徐福一個人皮丟去。老佛爺若是要想成仙。何不將劍俠張安瀾夫婦召來。和他們商量商量。必有法子。孝欽后聽了道。你說起此人。前幾天很有幾個御史保他夫婦兩個。據說他們夫婦兩個。不但把拳匪頭兒殺死。除了國家之害。洋人初進京的時候。他們還救了不少的良民。功勞真也不小。你說將他們夫婦召來。我恐怕他們不愛做官罷。李連英道。這本請老佛爺。可先封他們夫婦二人的道號。使他們感激圖報。或者肯來。也未可知。孝欽后聽了。甚以爲然。馬上就下了一道上諭。道。劍俠張安瀾。着封爲鋤姦道君。伊婦孫爽秋。着封爲鋤姦道姑。如遇貪官污吏。准其先斬後奏。各省臣民。對於道君道姑。若有不服情事。定照違旨辦理。決不寬貸。欽此。這道上諭下過之後。孝欽后和李連英兩個。便將此事丟過。不再提起。有一天。孝欽后

閒着沒事。便帶了兩個宮嬪。來至頤和園。看李連英監工。連英一見太后到來。慌忙去移了一張椅子。放在一株大樹之下。請太后坐下。道：「此地的工程。不久就可完工。但是缺少的擺設甚多。孝欽后道：『照我的意思呢。就是再化牠幾千萬。也不爲多。惟有這位皇帝對我開口。就是民窮財盡。閉口就是財盡民窮。我聽了。真是討厭。』李連英忙接口道：『奴才倒想出一個主意。』孝欽后問他：『想出甚麼主意。』李連英道：『老佛爺不必問。由奴才授意外省官兒。令他們分頭報効。既可不動內帑。又能得着特別的貢品。外省督撫所弄的錢。原是老佛爺的恩典。我們提他們一點好處。也不爲過。』奴才知道在籍侍郎盛宣懷。單是他一個人。家財就不少。孝欽后聽了。點點頭道：『這末就讓你去辦去。』李連英道：『這園內的擺設。若由外省官吏報効。皇帝就不會講閒話了。』孝欽后聽了。正要答話的時候。忽見她的面前。筆直直的跪着男女兩個人。孝欽后起初。還當是內監和宮女們。有甚麼事來奏知。及至細細一看。宮中並無這兩個人。方問李連英道：『他們是呀。』李連英道：『莫非是刺客麼。』孝欽后一聽見刺客二字。頓時嚇得變色。李連英知德。

大叫道。不好了。此地有刺客了。喝聲未停。只見那個女的先開口道。民等並非刺客。就是太后所封的鋤姦道君。鋤姦道姑夫婦二人。特來請求收回封號的。孝欽后聽了。便大了胆子問道。你們真是張安瀾孫爽秋兩個麼。那男的又奏道。民等正是本人。因爲志在靜修。不敢受此封號。孝欽后聽了道。我正想見見你們夫婦二人。你們殺了匪魁。又救了百姓。替天行道。很有一點功勞。那女的又奏道。這些事情。乃是民等分內應做的事情。既無功勞可言。也不望太后獎許。所望的是。請太后以培養國家元氣爲重。若是摧殘過度。國將不國。那時皇室與百姓。兩受其害。懊悔就遲了。孝欽后聽了。並不動怒。反而和顏悅色的道。汝等所言甚是。我本要將受過兵災的地方。免徵錢糧的。那男的道。僅免錢糧。百姓也受不着多少好處。須知治國先要齊家。齊家先要修身。這才是根本辦法。李連英從旁岔口道。太后本想修仙。你們二人。可有甚麼仙丹。孝敬太后。那個男的又說道。民等所說的修身。乃是正心誠意而言。並非甚麼白日飛昇的妄語。孝欽后道。爾等生下地來的時候。決定沒有劍仙的本事。必定由學而成的。我也可以學。

的麼。那女的道。太后乃是天下之母。只有修明政治。以安百姓。像這些劍術的小技。乃是山野之民。防備妖魔。保衛個人的行徑。伏望太后務其大者。那男的又道。太后若不聽民等的忠告。從前雍正皇帝所遭的不幸。難保不再發生。孝欽后聽了。不禁把渾身的毫毛一豎。道。難道爾等真要行刺不成。邊說邊將眼睛向四面一望。似乎要侍衛來保駕的樣子。及至再看他們兩個。早已不知去向了。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天綠琳琅塵封昭德殿 御容悽惻夢隕紫微星

却說孝欽后和李連英二人一見這兩個劍俠。忽失所在。更加嚇得手足無措。過了一陣。孝欽后方向李連英搖手道。我們快不必害怕。李連英道。何以不必害怕呢。孝欽后道。這等劍俠。都是來去無踪的。不比別的。還可防備。我想死生有命。老天不叫我死。他們也不能拿我怎樣。去年的洋兵。難道還不算危險麼。大難不死。必有後福。古人的言語。決不會錯的。李連英聽了。忙答道。奴才到底不及老佛爺的學問。老佛爺見理甚明。方才有這般鎮定。孝欽后聽了。心裏自然歡喜。第二天退朝的時候。便將此事告知德

宗。德宗聽了道。老佛爺已經封了他們的道號。也算不負他們的了。況且老佛爺也沒
有嚴辦過甚麼俠客等人。他們又何必來與我們作對呢。孝欽后聽了。只將頭點了幾
點。德宗又說道。臣兒近來覺得很有精神。想把聖訓御批過的書籍。拿來看。似於學
問有益。孝欽后道。皇帝喜歡看書。這就很是。侍讀學士惲毓鼎。外務部尙書瞿鴻機。他
們都是古董。皇帝想看何書。去問他們。就是德宗退下。忙把瞿惲兩個召來問道。天祿
琳琅初集之書。向儲闈明園。庚申那年。燬於兵火。二集各書。聞在宮中。爾等可詣宮中
藏書處。試檢之。瞿惲二人。忙去檢了半天。書名雖多。俱與二集目錄不合。只得前來覆
命。德宗沈吟良久。道。昭德殿那兒。朕知尙有書數屋。或者堆在那裏。也未可定。德宗說
畢。學務大臣張百熙。適有事來奏。自請同往。德宗許可。張百熙便同瞿惲二人。來至昭
德殿。原來昭德殿。是宮中最後的一殿。扃閉已久。凝塵數寸。無從檢點藏書。他們三個
沒有法子。各人出了十兩銀子。賞給守殿太監。做爲掃除之費。等得掃除乾淨。進去一
看。只見宋元明等朝的鐫本甚多。且有精鈔之本。他們三個。查閱許久。依然未見這書。

惲毓鼎便問守殿太監道。此外尚有藏書之殿麼。那個太監答道。除了此殿。並無藏書之殿了。奴才有個同事。今年已經七十多歲。對於各位大人所查之書。或者有點知道。可否也賞他幾兩銀子。命他前來幫同檢查。他們三個聽了大喜道。這是最好沒有。爾快去把他叫來。那個太監去了半天。方才回了一個步履龍鍾的太監進來。只見他說道。天祿琳琅一書。只有二集。嘉慶初年。想編三集。而沒有編成的。說罷。便在舊書堆中檢了出來。擢惲張三個。忙將最精的數種。統統檢出。回呈德宗。德宗翻閱一過。便諭他們三個道。這裏頭有乾隆朝翰苑分書的。袖珍昭明文選一部。爾等查出。讓於細閱。他們三個又把這書查出。呈與德宗。德宗接來一看。見第一冊首頁。繪有純皇御容。不禁大喜道。朕得此書。有東西消遣了。說着。又說道。從前翁同龢師傅。每教朕研究碑版目錄之學。並且時以新出版本。進呈御覽。可惜那時朕不甚注意。到了如今。朕覺得狠對翁師傅不起。他三個聽了。奏道。皇上好學。萬古所無。卽如檢查天祿琳琅一書而論。真是聰慧無倫。德宗聽了。單問惲毓鼎道。現在翰林院裏。永樂大典。尚在幾冊。惲毓鼎奏

道。臣初進詞館的時候。尙存八千多冊。去年董福祥兵攻使館。翰林院後牆。正界英國使館。亦燬於火。致將該書散入英館。焚燬遺失者過半。現在所存恐怕不多了。德宗聽了。慨嘆不已。惓毓鼎又奏道。臣知明修永樂大典有兩部。一部賜翰林院。一部置乾清宮。其儲翰林院的數目。爲一萬二千餘冊。國初開四庫館。臣就大典所錄。搜輯佚書甚多。其後漸有亡失。至去年。更不堪問。不知乾清宮所藏一部。現在尙全否。德宗聽了。忙搖首道。早已失散殆盡說罷。便令他們三個退出。從此將這部書。寢食俱携。除了臨朝之外。總拿此書消遣。後來孝欽后每對臣下稱他有病。他更將此書置諸枕畔。常常的對皇后道。朕將來歸天的時候。只拿此物殉朕。就是皇后道。皇上好好兒的。怎要講出這種不吉祥的話來。德宗聽了。似乎有話要說的樣子。忽又朝外一望。便不講了。皇后便悄悄的站起來。走到窗口。將身子隱着向外一看。只見有一個太后宮裏的宮嬪。往前在走。心裏暗忖道。皇上方才本要講話。忽又不講。必是看見這個宮嬪。恐怕她聽見了。甚麼說話。又到大后那兒去搬是非。弄出閒氣。便暗暗的嘆了一口氣。叫着皇上帝。

皇上。皇上。你生在這個宮裏。我嫁了你這許多年數。試問那一天見你歡天喜地過一次。你的命固然不好。我的命何嘗好呢。她想至此。又想道。皇上天表靜穆。廣額豐下。於法當壽。平時又極儉樸。所着衣履。皆經澣濯縫紉。至於並無聲色狗馬之好。更不用講的了。我看他自從西安回京之後。尤其養晦不問朝事。居恆懨懨不安。難道真有甚麼大病麼。我知道太后的說他有病。不過不肯讓出政權罷了。未必一定真有謀害他的意思。我當善爲勸解皇上。是我的責任。果然真有三長兩短。這是嘉順皇后殉節的慘事。就是我的前車之鑒了。她想罷。忙去勸德宗道。皇上種種灰心的舉動。臣妾早已看出。雖然是老佛爺攬權過甚。壓制太凶。但也不可過事頹喪。以致聖躬有礙。臣妾此言。實出肺腑。要請皇上自己保重爲妙。德宗聽了。當時雖無怎麼切實表示。可是從此又在瀛台盤辟一室之中的。復過了好幾年。此書是以紅燈照拳匪爲主體。孝欽后與德宗二人又爲主體之中的主體。在這幾年裏頭的政治狀況。概不記載。這就用得着古代小說家。所謂有話卽長。無話卽短的老套子。直到戊申年元旦那一天。德宗隨

侍孝欽后臨朝受賀。忽在退朝的時候。偶爾跌了一交。當時自有內監等扶回瀛台。其實不過膝蓋略有微傷而已。孝欽后便小題大做起來。硬說德宗身體虛損。已成不起之症。立時宣召太醫入內醫治。太醫行禮診脈之後。德宗問道。朕病如何。太醫奏道。皇上膝上之傷。倒不礙事。不過聖躬確是損症。勢極危險。趕緊服藥。方有轉機。這位太醫。原是受了李連英的吩咐。必須遵照太后的旨意行事。始能保全自己祿位。至於藥不對病。他也只好昧了良心的不管了。當時德宗聽見太醫也說他是損病。頓時肝陽上升。把一張臉氣得緋紅的。怒問道。朕真是損病麼。爾再覆診一次。須要對症下藥才好。太醫聽了。於是又上去覆診。仍舊奏道。皇上雙頰通紅。口有穢氣。明是西醫所謂的肺病。中醫所謂的損症。臣職司醫官。豈敢隨便亂道。德宗聽畢。只把他的頭頻頻的搖着。嘆氣道。咳。爾等既是一口咬定朕是損症。只好就是損症的了。太醫退下。德宗這天。竟暗暗的哭了一日。當時便有內監將他對於太醫所說的說話。以及哭泣的事情告知李連英。李連英忙去奏知孝欽后。孝欽后聽了。便對李連英冷笑道。自從去年到現在。

皇帝每在背後笑我。李連英忙問道：皇上笑老佛爺何事？孝欽后道：他呀！他是笑我不照他的意思。懲治拳匪，以致釀成賠款，求和這些事情出來。李連英聽了，道：皇上這話，奴才雖然沒有親自聽見，揣度其故，一定有的。爲甚麼緣故呢？皇上因爲喜歡做洋奴，惟以洋人之話是聽，奴才常常聽見一班老年的臣工說：我們中國老佛爺活一天，自然安穩一天。如果老佛爺千秋萬世之後，皇上必定做石敬瑭第二，承認洋人做老子，也未可知。外面既有這種輿論，皇上當然不以老佛爺的舉動爲然的了。孝欽后聽了，大怒道：好麼！這樣就好了。我偏不死在他的前頭，看他可能把這個江山送給洋人。李連英道：奴才也看他這個病鬼，未必長命的。孝欽后聽了，急將雙手在她兩腿上一拍，道：這話才對了。自從這天起，孝欽后視德宗這人，更是眼中之釘。德宗雖然仍是每晨詣孝欽后的寢宮請早安，孝欽后竟常常的讓他侍立在側。兩三個鐘頭的，不令他退去。這種折磨，也虧這位皇帝受的。誰知德宗在七月二十一日那天晚上，竟在睡夢之中，彷彿同了珍瑾二妃，在頤和園裏賞月。忽然之間，看見有一顆極大的明星，從西北

方飛來。掠屋檐而過。其聲如雷。尾長數十丈。光燦燦的照徹庭宇。直至東南方角上。向地上墮下。不禁大駭。忙問珍瑾二妃。可曾看見。當時見珍妃慌忙奏答道。奴才早已看見此星墮下。邊說邊就淚流滿面。德宗急問道。珍卿何故忽然悲痛起來。當時珍妃掩面答道。奴才幼隨文廷武師傳讀書。稍知天文之學。方才所隨之星。就是紫微星。帝星既墮。似與聖躬極有關係。德宗聽畢。也就傷心起來。便拉了珍瑾二妃的手大哭道。如此說來。朕與二卿不久就要長別了。說罷大哭。忽被自己哭醒。方知是南柯一夢。德宗已知此夢不祥。忙將皇后召至。將夢中見帝星墮地的事情告知了她。誰知皇后不待德宗辭畢。已經泣不成聲的奏道。帝星墮地。皇上還是夢中所見。臣妾却是醒時看見的。德宗急問道。皇后所說之話。是真有其事的麼。皇后道。此是何等事情。焉敢謊奏。臣妾方才睡醒轉來。忽然有事。事畢剛要仍舊去睡的當口。陡聽得一陣雷聲震耳。跟着就見一顆大星。飛向東南方墮地。臣妾那時。尙未知是帝星。不過很覺希奇。忙問宮娥們。此是何星。當下就有一位老年的宮娥答道。這是紫微星。從前穆宗皇帝。豆症變險。

的時候。她也親眼看見一顆大星墮地。不到幾天。穆宗就升天去了。臣妾當下聽了。嚇得心膽俱碎。因爲究是不經之談。不敢前來妄奏。可巧皇上見召。所以慌忙奔來。誰知皇上也在夢中看見。豈不奇怪。德宗聽畢。頓時御容悽惻。便長嘆一聲。一言不發。皇后見他雙頰上火。面容慘淡。那個樣兒。非常可怕。急令內監商知李連英。要他連夜去請太醫。李連英聽了道。此刻已是半夜。老佛爺正在好睡的當口。奴才們爲了這些小事。那敢去奏。宣召太醫一層。未便作主。只有等到天明。奏過老佛爺再說。皇后聽了。急得躁脚道。這種大事。豈能延誤。李連英搖着頭道。大事也好。小事也好。總之未奉老佛爺的懿旨。誰敢貿然去請太醫呀。說罷。也不容皇后再說。反將她逼回她的寢宮去了。第二天一早。還是德宗自遣內監奏知太后。方命太醫進來開方。服藥之後。沒甚好壞。僅覺身體十分疲倦罷了。就是這天。孝欽后接到湖廣總督張之洞電奏。說道皇上聖躬不豫。臣聞肺病。一入第三期。便成不治之症。但願傳聞非確。薄海臣民。方始安心。現特派湖北名醫經尤善來京醫治。只要未入膏肓。定可著手成春。孝欽后見這個醫生名

叫經允善。疑是從前聯合僑民。電請她善爲保護聖躬的那個經元善的兄弟。行記起前事。不准進宮。後來還是各廷臣奏說。一個籍隸湖北。一個籍隸浙江。毫不相干。孝欽后方始准他入宮診脈。那位經允善診過之後。便奏德宗道。皇上六脈平和。似無病症。僅僅乎略有積鬱之氣在內。如服通氣消散之藥。馬上便會霍然。德宗聽了。面上稍現喜色。又輕輕的低聲諭道。他們都說朕是損症。爾所說的源病。頗朕合意。不過爾所開的方子。太后不知准朕服否。經允善聽了。十分詫異。但又不敢深問。只得說道。皇上請勿憂慮。臣可以保皇上次沒他病。經允善退出。孝欽后看了他的藥方。頓時大怒道。這種庸醫。連病源都不知道。真是膽大妄爲了。說完。便命把經允善驅逐出京。皇上仍服太醫藥方。不得改服他藥。德宗知道此事。伏枕痛哭終日。但是沒有法子。惟有長嘆而已。十月初十。是孝欽后的萬壽。孝欽后因爲這幾日她自己也有小病。皇上的病。日見沉重。便將此意諭知廷臣。一概不准鋪張。這天早上。德宗當然率領親信王公大臣入賀。所有起居注官。都在那兒侍班。大家正聚集在來薰風門外的時候。遙見皇上帶了

幾個內監步行從南海而來。入德昌門。門罅未闔。侍班宮窺見皇上。正扶着一個內監的肩膊。用雙足起落作勢。先舒筋骨。以爲跪拜之計。過了一陣。忽見一位管印太監牛高進。從宮內出來。對大眾宣諭懿旨道。太后說皇上臥病在牀。免率百官行禮。迅速轍去侍班。大眾退下。都不解道。皇上明明早已來此。何以太后仍說皇上臥病在牀呢。說着。內中有一個官兒。忽對大眾道。諸位快看。那不是皇上。又向南海回瀛台去了麼。大眾急仰頭向前一望。果見皇上。只帶了一名內監。慢騰騰的在那兒往前走。看他走到一個轉角的地方。突然掩面大慚起來。還似乎像要往海裏跳下去的樣子。又見那個內監。一把忙將皇上的衣服抓住。不知說了幾句甚麼說話。方見皇上。仍向瀛台的道門裏進去了。大眾見了這件事情。雖然都知道宮庭之內。必有甚麼黑幕。然而那個敢說。惟有各自嗟嘆了一陣。紛紛的散值。過了兩天。忽傳太后病劇。快命太醫院院長進宮診脈。那位院長。進去許久。尚未出來。一班王公大臣。都在朝房聽信。又過了好一陣。始見那位院長。滿頭大汗的從宮內出來。各位王公大臣。忙圍了上去問道。太

后聖體究竟怎麼樣了。不知那位院長答出甚話。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一回 糊塗安駕內幕收場 忽促登基全書結局

却說各位王公大臣。圍着去問那個院長。要聽太后的消息。只見那個院長答道。太后一日一夜。連瀉數十次之多。上了年紀的人。那裏禁受得起。幸而將我所開之藥服下。總算邀天之福。方始轉危爲安。但是尙未脫離危險時代。如果這幾天不變病症。那就無礙。大家聽畢。一個個的陡露愁慘之色。道。總要列祖列宗在天之靈。保佑我們太后才好。像這般的聖明之主。真是尋爾地球。也找不出第二個來的。說着。又問道。皇上的方子。也是閣下開的麼。那位院長道。皇上的藥方。是敝院裏的院副開的。據說皇上是弱症。明年的春上。恐怕難得逃過呢。大家聽了道。皇上固也要緊。如果真的沒救。也是無可如何的事情。好在皇上不甚開事。比較起來。自然是太后要緊得多了。大家又互相談論了一陣。各人臉上。莫不滿現忠義之氣。唏噓而散。十六那天。孝欽后的病。居然大減。因爲有好幾天沒有臨朝。所有要緊國事。都擱着未辦。便對李連英道。爾可扶我

到瀛台去一轉。免得皇帝出來吹風。他們年紀雖比我輕。照我看來。還不及我多呢。李連英聽了。慌忙頓頭道。這佛爺。今昨兩天。睡臥病有轉機。豈可勞動國家事情。暫由軍機處的王大臣去辦就是了。孝欽后道。不礙事。爾既怕我乏力。我就坐了轎子前去便了。李連英無奈。只得將太后攙上轎子。自己扶着轎柄。來至瀛台。德宗那兒早經有人報信。太后一到。德宗已由內監扶着跪接。太后一面叫他起來。一面問道。皇帝這幾天病體怎樣。德宗忙奏答道。臣兒托庇老佛爺的福氣。總是如此。並未添病。孝欽后聽了。便對李連英道。先把溥良召了進來。溥良進來跪下奏道。奴才昨夜方從東陵回來。所有工程均已辦妥。孝欽后道。前兩天我的病體。倒是很重。今兒好得多了。東陵的事情。可以不必急急。溥良聽了奏道。東陵的事情。原是替老佛爺備而不用。孝欽后聽了。微笑道。照你說來。我可不是成了一個老不死了麼。溥良聽了。一時無話可答。只得連道不敢不敢。這話一說出口。便自己知道很不成話。頓時嚇出一身冷汗。幸而李連英知道太后已經沒有話了。又高叫道。直隸提學使傅增湘有旨召見。溥良知道李連英

在解他的圍。趕忙磕頭退出。孝欽后又問傅增瀆道。爾幾時出京。傅增瀆奏道。臣今天陛辭請訓。明兒就走。孝欽后點點頭道。現在辦學務。不比往日科舉時代。爾就好好兒的去辦便了。傅增瀆退出。孝欽后又將軍機大臣叫起。隨便問了幾件要緊的事情。慶王奕劻見太后的神氣已憊。皇上天顏黯淡。兩宮不便久坐。忙奏道。奴才昨奉懿旨。差往普陀瞻視壽宮。打算十八起身。二十一回來覆命。太后聽了道。爾此去就是多耽擱幾天。也不妨事。慶王退下。李連英忙命將轎子抬進。扶了太后回宮。到了十九那天。各道宮門。忽奉懿旨。多添兵衛。不問王公大臣。沒有特旨。不准出入。又派牛太監稽查各處。伺察非常嚴肅。一種陰森氣象。竟會使人毛髮悚然起來。皇后一時心血來潮。想到瀛去台看皇帝。也被李連英所阻。皇后便對他發話道。我是皇后。去看皇上之病。怎麼也好阻止。李連英道。太后懿旨。誰敢違抗。奴才勸皇后還是回去。不要惱了太后。大家吃罪不起。皇后沒法。只得垂淚返宮。二十日上午。宮裏寂無動靜。到了午後。忽有幾個內監奔出宮門。囑備梓宮。各位王公大臣聽了。個個面容失色。以爲太后駕崩。於是

大家不約而同的。一齊向北跪下。高叫我的老佛爺道。奴才臣等在此跪送佛駕昇天。那班內監慌忙搖手道。我們叫備梓宮。乃是皇上駕崩。並非太后駕崩。說罷。便又慌慌張張的奔回宮內去了。各位王公大臣。個個弄得莫明其妙的互相討論道。我們只知道太后病重。並沒人說起皇上病危呀。怎麼反是皇上駕崩了呢。蔣本立到底年輕。不懂宮中規矩。忙在大衆之前。昌言道。醫皇上的醫官。須負責任。趕緊將他先行拿下。一俟太后病愈之後。再行請旨。懇辦醇親王載灃聽了。喝道。宮中之事。未奉太后懿旨。外臣怎好亂出主張。本立被責。方才紅了臉。一句不敢響了。到了旁晚。忽又傳出宮中。教養醇王監國之諭。二十一日。始准皇后省視德宗於寢宮。等得皇后推門進去。陡見皇上面罩紅巾。仰臥牀上。早已氣絕。所有內監。一個不在側邊。一時手足無措。放聲大哭。哭了一陣。並無一人前來。只得奔告太后。太后聽了。一句也無說話。不過長嘆而已。皇后乃命以吉祥轎昇帝屍。出西苑門。入西華門。吉祥轎的樣子。比較御轎稍長。彷彿像古時候的轎轎車一般。當時皇后披散頭髮。率同內監們。手執棒香。跟了吉祥轎子邊。

哭邊走。剛剛走到乾清宮的門口。忽然遇見服侍太后的一羣內監慌慌張張的奔來告皇后道。老佛爺要斷氣了。皇后聽了。更是急得雙腳亂踩。忽促之間。那有主意。只得將帝屍委諸殿中。急又帶了內監奔回西苑。到太后的寢宮裏去了。李連英一見皇后已走。便吩咐手下的內監道。我見帝屍在此地。委實不忍。現在大家要顧太后的大事。誰有開功夫來管帝屍。不如此刻就把皇上殮了。以便大家專辦太后的後事。那班內監本來是他的心腹。誰敢不遵。於是草草率率。糊裏糊塗的便把帝屍納入梓宮。那時禮部持了殮祭儀注。正待入東華門的宮門。却被守門兵衛攔着不准入內。及至回部。具了文書再來。始行放入。再看帝屍。早已殮畢了。做書的做到此地。讓我來把孝欽后與李連英的內幕揭穿。也使閱者曉得他們兩個的鬼戲。原來孝欽后自知不起。又知道她一死之後。德宗對她生前所作之事。必要大翻江東。她雖然已死。還怕做了鬼也蒙不利。於是不得不令德宗比她先死。慶王老成持重。平時頗持公論。孝欽后與李連英二人。生怕行起事來。慶王要來干涉。所以臨時派他赴普陀嶧去祝壽宮。還防他

回來得快。所以令他不妨耽擱幾天。這是譙虎離山之計。等得慶王十八起身。十九那天。便在宮內戒嚴。皇后要去看視德宗的時候。正是他們行事的時候。不然。怎麼不准皇后去看皇帝呢。當時孝欽后的意思。皇帝一死。由他督着人殮。封好梓宮之後。便無痕跡。不料她老人家。就在德宗駕崩的第二天。也就瞑目長逝。於是對於德宗死後的一切布置。不能眼見。幸而還有李連英在。所以李連英一等皇后離開帝屍的當日。立刻就叫心腹內監。將帝屍忽促入殮。以遮衆人的耳目。他對於德宗而論。自然是個罪人。可是對於孝欽后而言。豈非是一個大大的忠臣麼。獨有德宗御極三十四年。並無失德。只爲與嗣母孝欽后意見不投。在生之時。已若身處囹圄。死的時候。不得善終。糊裏糊塗的被人納入梓宮。做了一朝虛名皇帝。弄得如此收場。未免可憫。德宗大慚時的事實。乃是侍讀學士惲毓鼎先生親眼所見。確而又確。非比近時私家所載。大半錄於邸抄公牘之中。那裏還有甚麼真話。此事既已叙明。再說那時皇后奔進孝欽后的宮內。孝欽后已經斷氣。大約追到陰間。又去折磨德宗去了。至於她的喪儀。自然不比

帝屍那般苦惱。當時自有她的忠臣李連英對監國醇王說道。老佛爺臨終的遺命。說道要將她老人家平生所愛的寶物。統統入殮。說着就去把幾大箱的寶物。命內監們抬了出來。一件件的點給醇王過目。醇王當下邊看邊答道。老佛爺本是一國之尊。又是我們一家之主。她老人家的遺命。豈敢不遵。不過將來東陵地方。必須永遠派兵監守。否則恐啓宵小之心。反於老佛爺不利。李連英聽了道。我們清朝是萬萬世的基業。子孫派人保護祖上的坟墓。也是正理。至於王爺恐防後世。老佛爺的坟墓。有人盜掘情事。這是未免過慮。奴才的年紀雖然不大。可是未曾聽見一國之君的坟墓。都會被人盜掘的。那時皇后。一則年輕。沒有經過大事。二則忽促之間。陡遇了兩重國喪。早已哭得死去活來。雖然記得珍妃冤魂所說三十年報仇的那句說話。但是鬼神虛無之言。那敢出頭宣布。所以當時眼看那些寶物。放上棺內。並無一句言語。她這一來。可是便宜了。現在盜掘東陵的那班惡賊。做了做書的。不把那些寶物名目。一件件的記在這部書裏。也是爲怕那班盜賊惡賊。前來尋仇。當下醇王一面辦理孝欽后及德宗的喪。

事。一面遵奉遺命。將溥儀登基。改元宣統。照清朝的家法。皇帝即位數年。卽營壽兆。德宗御宇三十四年。竟沒人敢議及此事。鼎湖旣升。始命溥倫卜地。西陵附近。本來有地一塊。名叫絕龍峪的。孝欽后生時。業已賜與醇賢親王爲園寢。後又置之不提。及至德宗駕崩。倉卒之間。無從尋覓吉壤。慶王倡議。擬用此地。醇王惡其地名不吉。意猶未定。慶王道。還未何不改名九龍峪。就是醇王聽了。初很贊許。後又細細一算。自世祖至德宗。恰恰九世。疑於數終。又謂不祥。嗣閉家族會議。定名金龍。尊曰崇陵。逾年三月十二日。奉移梓宮於去陵六里之梁格莊暫安殿。德宗一生之事業。於此乃告終。宣統旣卽位。因爲尙是冲主。一切國家大事。皆取決於監國醇王。那時袁世凱已由直督內召。任爲軍機大臣。鄂督張之洞。因其爲三朝元老。也將他召京。以協揆兼軍機大臣。隆裕皇太后。想起德宗在生時。最爲孝欽后所惡的事情。就是戊戌變政。康梁二人。以及六君子。主張取消孝欽后的政權。事爲袁世凱所聞。便去密告太后。太后始命德宗拘禁瀛台。受困。當時若無袁世凱去告太后。德宗何至拘禁瀛台。何至死於非命。照隆裕后的

意思。本要把袁世凱斬首。好使德宗瞑目。後來被慶王張之洞等人一再苦求。方將他以足疾去職。袁世凱一見這道上諭。嚇得漏夜出都。恐防還有正法的後命。回到衛輝之後。閉門裝病。不問時事。至於後來復將他起用。命他來打南軍。那是以後的事情。此書不便記載。只有孝欽后欲借拳匪之力。殺盡洋人。殺盡洋人之後。便廢德宗。她是此書的主角。她最初的歷史。也將牠附記此書之後。孝欽后爲葉赫那拉氏。天命朝大兵定葉赫。頗行威戮。男丁罕免者。部長布揚古臨歿。憤言曰。吾子孫雖存一弱女子。亦必覆滿洲。以此祖制宮闈不選葉赫氏。孝欽后之入宮。實創舉也。孝欽后父任湖南副將。卒於官。姊妹歸喪。貧甚。幾不能辦行裝。舟過清江浦。時吳勤惠公棠宰是邑。適有故人官副將者。喪舟亦纜河畔。勤惠致贖三百兩。將命者誤送孝欽舟。覆命。勤惠怒。幕客越人駱姓者曰。聞舟中爲滿洲閨秀。入京選秀女。安知非貴人。姑結好焉。於公或有益。且區區三百金。卽失之亦何害。勤惠從之。且登舟行弔。孝欽感之甚。以名刺置奩中。語妹曰。吾姊妹他日倘得志。無忘此今也。既而孝欽后入宮。被寵幸。誕穆宗。妹亦爲醇賢

親王福晉。孝欽垂簾日。勤惠已任知府。累擢至方面。不數年督四川。勤惠一生政績。實無可言。言官屢劾之。皆留中不發。薨於位。易名曰惠。猶志前事也。又有人謂副將嘗繫獄。孝欽以眷屬入視。故沈少司寇家本召見。太后詢獄中情狀甚悉。此未可據。慈后父並未入獄也。光緒辛巳三月十一日。孝貞皇后崩。時孝欽病甚劇。慈安固康健無恙。凶信出。百官皆以爲西聖也。旣而始知爲東后。乃大驚詫。事因兩太后一日聽政之暇。偶話咸豐末舊事。慈安忽語孝欽曰。我有一事。久思爲妹言之。今請妹觀一物。在篋中。取卷紙出。乃顯朝手敕也。略謂葉赫氏祖制不得備椒房。今旣生皇子。異日母以子貴。自不能不尊爲太后。惟朕實不能深信其人。此後如能安分守法則已。否則汝可出此詔。命廷臣傳遺命除之。慈安持示孝欽。且笑曰。命姊妹相處久。無閒言。何必留此詔乎。立取火焚之。孝欽面發赤。雖申謝。意怏怏不自得。十一日。慈安閒立庭中。倚缸玩金魚。西宮太監捧盒至。跪陳曰。外舍傾進先食。西佛爺食之甚美。不肯獨用。特分呈東佛爺。慈安甚喜。啓盒拈一餅對使者嘗之。以示感意。旋卽使太醫。謂東聖驟痰厥。醫未入宮而

鳳馭上昇矣。時天下甚傳孝欽誅大學士肅順之功。實則肅順當咸豐時。曾密疏請文宗行鈎弋故事。事爲孝欽知。蓄諸胸中已久。故聽政首除肅順。而撫拾跋扈罪狀。以成其獄。觀此二事。則孝欽后之死德。宗實不虛矣。宣其罪狀。故特記之。

●錄目書新局書還時海上●

俠義 小說 雍正 奇俠 傳	俠義 小說 青劍 碧血 錄	生著 不肖 半夜 飛頭 記	滿清 奇俠 大觀	雍正 百〇 八俠	南派 劍俠 新劍 俠	南派 劍俠 小劍 俠	南派 劍俠 七劍 三奇	南派 劍俠 七劍 八俠	南派 劍俠 血滴 子	南派 劍俠 八大 劍俠	北派 劍俠 三劍 客	北派 劍俠 俠白	北派 劍俠 俠黑	北派 劍俠 俠紅	
洋裝 一冊 價洋 四角	洋裝 七冊 價洋 七角	洋裝 二冊 一元 二角	洋裝 二冊 一元 二角	洋裝 二冊 一元 二角	洋裝 二冊 一元 二角	洋裝 二冊 一元 二角	洋裝 二冊 一元 二角	洋裝 二冊 一元 二角	洋裝 一冊 價洋 六角	洋裝 六冊 價洋 六角	洋裝 六冊 價洋 六角	洋裝 六冊 價洋 六角	洋裝 六冊 價洋 六角	洋裝 二冊 價洋 六角	
偵探 小說 就是 我	寫情 小說 情海 波	宮情 小說 可憐 儂	俠義 小說 雙龍 劍	俠義 小說 劍俠 駭聞	俠義 小說 荒山 奇俠	天虛 我生 尺牘 菁華	天虛 我生 尺牘 菁華	天虛 我生 尺牘 菁華	天虛 我生 尺牘 菁華	天虛 我生 尺牘 菁華	天虛 我生 尺牘 菁華	天虛 我生 尺牘 菁華	天虛 我生 尺牘 菁華	天虛 我生 尺牘 菁華	天虛 我生 尺牘 菁華
洋裝 二冊 一元 二角	洋裝 六冊 價洋 六角	洋裝 四冊 價洋 四角	洋裝 一冊 價洋 六角	洋裝 一冊 價洋 六角	洋裝 一冊 價洋 六角	洋裝 一冊 價洋 五角	洋裝 一冊 價洋 五角	洋裝 一冊 價洋 五角	洋裝 一冊 價洋 五角	洋裝 一冊 價洋 五角	洋裝 一冊 價洋 五角	洋裝 一冊 價洋 五角	洋裝 一冊 價洋 五角	洋裝 一冊 價洋 五角	
標點 新式 名人 演講 集	標點 新式 曾國 藩類 鈔	標點 新式 白話 西廂	分類 本 白話 聊齋	社會 小說 上海 風月	社會 小說 上海 風月	社會 小說 上海 風月	社會 小說 上海 風月	社會 小說 上海 風月	社會 小說 上海 風月	社會 小說 上海 風月	社會 小說 上海 風月	社會 小說 上海 風月	社會 小說 上海 風月	社會 小說 上海 風月	
洋裝 七冊 價洋 七角	洋裝 二冊 價洋 一元	洋裝 二冊 一元 二角	洋裝 十冊 價洋 五元	洋裝 八冊 一元 八角	洋裝 八冊 一元 八角	洋裝 八冊 一元 八角	洋裝 八冊 一元 八角	洋裝 八冊 一元 八角	洋裝 八冊 一元 八角	洋裝 八冊 一元 八角	洋裝 八冊 一元 八角	洋裝 八冊 一元 八角	洋裝 八冊 一元 八角	洋裝 八冊 一元 八角	

中華民國十八年六月付印
中華民國十八年六月出版

版權所有

神怪
小說
劍紅
燈照

全書二冊 定價一元四角

作者 徐哲身

出版者 時還書局

印刷者 時還書局

發行者 時還書局

分發行 上海四馬路中市
時還書局

分發行 各省各大書局

總發行所 時還書局
上海英租界梅白格路人和里八三一號

號一三八里和人路格白梅海上
 行發局書還時

俠

名人傑作：聚精會神

義小說四種

羣英雄大眾會串：眾俠客一齊登臺

轟然烈烈 熱熱鬧鬧 豁人胸襟 令人消遣

姜俠
 魏編 紅鬃子

全書二册
 一元二角

本書為近代各大文豪實地調查東北紅鬃子之事實。以綠林草野之英雄。行劫富濟貧之俠義。快人快事。奇文奇情。至稱佳妙相得益彰。

莊病
 傲著 青劍碧血錄

全書一册
 價洋七角

本書情節離奇。意味深長。雖以俠義小說體裁。描寫兒女情事。穿插緊湊。不落空想。末後實以偵探結束。尤為奕奕動人。

姜俠
 魏編 劍俠駭聞

全書二册
 價洋一元

本他為九十六華仙劍俠之遺聞軼事也。當此烟癮當道。虬髯之事。僅傳於翰墨間。此種妙品。於賞花酌酒時。手執一讀。洵樂事也。

陶夢
 翠著 荒山奇俠

全書一册
 價洋六角

本書為當代實事。寫英雄則龍躍虎跳。談美人則旖旎風情。情節離奇。處處能引人入勝。事畢能百讀不厭。

外郵 埠票 兩代 購洋 郵十 費足 加收 一用

新出版書

目錄

時還書局

用收足十票郵一加費寄埠外

天	許	文	北	北	北	北	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不	泗	雅	姜	姜	許	莊	甄	正	奇
虛	文	對	北	北	北	北	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水	泗	雅	姜	姜	許	莊	甄	正	奇
我	文	照	派	派	派	派	派	派	派	派	派	派	派	生	流	流	俠	俠	俠	俠	俠	俠	俠
牛	交	際	白	紅	黑	白	劍	劍	劍	劍	劍	劍	劍	劍	劍	劍	劍	劍	劍	劍	劍	劍	劍
文	學	白	話	俠	俠	俠	俠	俠	俠	俠	俠	俠	俠	俠	俠	俠	俠	俠	俠	俠	俠	俠	俠
翰	南	聊	齋	齋	齋	齋	齋	齋	齋	齋	齋	齋	齋	齋	齋	齋	齋	齋	齋	齋	齋	齋	齋
大	全	大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十	三	十	三	十	三	十	三	十	三	十	三	十	三	十	三	十	三	十	三	十	三	十	三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價	價	價	價	價	價	價	價	價	價	價	價	價	價	價	價	價	價	價	價	價	價	價	價
洋	洋	洋	洋	洋	洋	洋	洋	洋	洋	洋	洋	洋	洋	洋	洋	洋	洋	洋	洋	洋	洋	洋	洋
六	七	六	七	六	七	六	七	六	七	六	七	六	七	六	七	六	七	六	七	六	七	六	七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總發行所……

上海梅白路八里三一號

武

▲▲雍正奇俠傳 一册：價洋五角

——姜俠魂編輯——

雍正百零八俠二册：一元二角

說不盡俠客之技能：話不盡俠客之奇事

雍正朝之俠客獨多。奇事特著。上列

二書。詳述滿清雍正朝之俠客。以驚

天動地之本領。作奇異怪誕之事實。

大有使人驚使人笑。使人拍案叫絕。

使人精神痛快之魔力。洵傑構也。

許嘯天著滿清奇俠大觀：全書二册

善著以爽快流利之白話文。描寫滿清

一代著名奇俠之怪事趣聞。計三十六

篇。篇篇有精彩。事有根據。非若

向壁虛造率意成文之武俠小說。而可

同日語也。

（外埠寄費加一郵票十足收用）

上海
海
里
八
一
三
號
白
楊
路
人
和
時
還
書
局
發
行

俠

不肖生
武俠名著

半夜飛頭記

寫蓋世英雄：則
叙兒女情事：則

均尤著
在者其
占得名
人上意
乘之作
。而。其
編。其
在。其
手。所
。大。記
百。述
讀。雅
不。深
厭。處
之。佈
價。局
值。之
。折
。中
。情
。面
。又
。處
。處
。在

淫婦被殺：奸夫被擒：却是一樁快事
新娘暴死：親筆出走：又是奇案
死：親筆出走：又是奇案
死：親筆出走：又是奇案
死：親筆出走：又是奇案

仗義行俠：飛檐走壁：慷慨激昂
柔情婉轉：愛我如命：神出鬼沒
你憐我愛：一往情深：魂銷魄現

全書二大
巨册價洋
一元二角
外埠寄費
加一郵票
十足收用

上海梅白格路人和里三八一號
時選書局發行

加式點號分段理印 新標符分整精的

▲▲白話西廂（許嘯天書）

西廂記爲古代名曲。亦名曲中之傑出者也。情節之香豔。佈局之精細。盡人皆知。若看感時四之變化。故將詞曲改成白話。寫得非常流利。敘得十分透澈。首卷附有著者長篇序文西廂本事西廂考證。推本溯源。既詳且盡。

▲精裝一册價洋一元五角▲平裝二册價洋一元二角

▲▲名人演講集一册：價洋七角

本書經許嘯天先生將梁啟超章太炎章宗祥胡適之張君勵袁觀瀾等十餘名人之演講詞詳加記錄。對於文學哲學經濟社會政治風俗等種種問題。都有透切的。研究。和精確的評斷。概足爲吾人研究學問之導師。又可作演講時之資料至理名言。洵是貴也。

▲▲曾國藩名言類鈔二册：價洋一元

本書爲許嘯天先生所選輯。分類詳細標目正端。凡治學治軍治身治政治世治家種種學識。詳載無遺。（外埠寄費加一；郵票十足收用）

上海梅白橋路八三一號

時選書局發行

